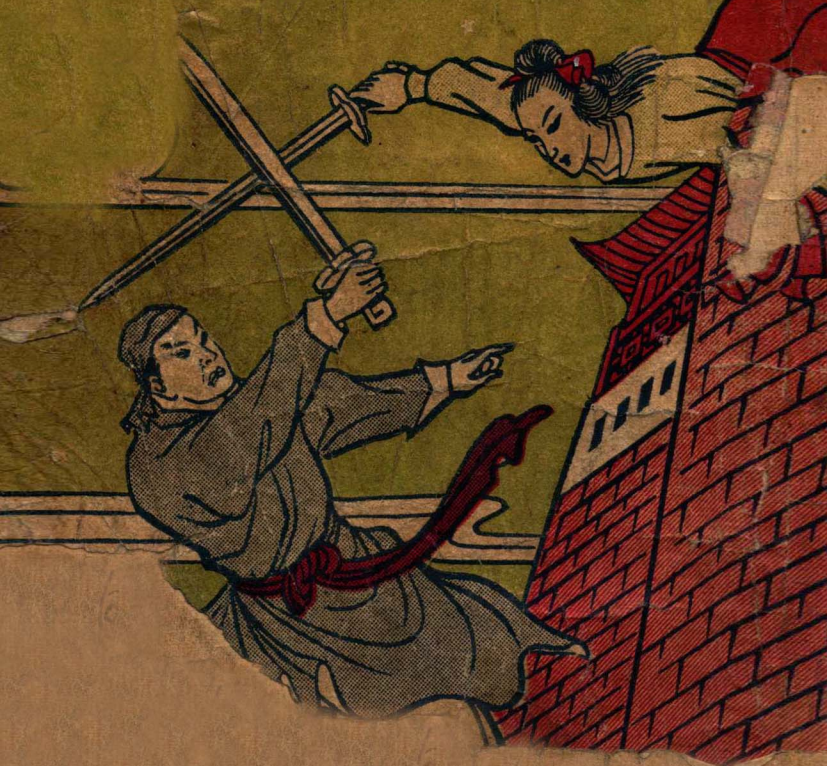


俠雲行里萬

馮玉奇著



馮玉奇著

萬里行雲俠

上海文立書局印行

版 出 月 一 年 八 十 三 國 民

萬里行雲俠 全書一冊

(外埠酌加郵匯費)

著 者 馮 玉 奇

校 正 者 胡 文 正

發 行 人 杜 文 俊

出 版 者 文 立 書 局

上海福州路四八〇號

經 售 處 國 內 外 各 大 書 局

總 經 售 處 上 海 百 新 書 店 匯 文 書 局 廣 藝 書 局
正 氣 書 局 大 明 書 局 文 光 書 局

萬里行雲俠目次

- 第一回 難兄難弟狼狽爲奸 賢嫂賢嬭強弱不同……………一
- 第二回 設毒計見財忘義 護愛兒含淚失節……………九
- 第三回 露真情慈母腸欲斷 窺祕密孝子險遭劫……………一八
- 第四回 爲父仇忍饑獨奔青松峯 拜老祖立志學藝清心觀……………二七
- 第五回 求神拜佛行善得子 奸夫淫婦作惡殺夫……………三六
- 第六回 白雲鶴力分兩牛 羊萬里智除雙妖……………四七
- 第七回 顯神通脚踢老教師 窺鬪劍巧遇小親妹……………五七
- 第八回 淫蕩俏丫環迷戀其主 狠毒惡無賴出賣孤女……………六七
- 第九回 玉佛庵欣逢慈母 小酒店痛誅強徒……………七七
- 第十回 逃魔窟嬌娃得歸宿 報大仇小俠入歧途……………八五
- 第十一回 臨舊地行雲俠格殺淫魔 趕夜路張老實戲弄惡鬼……………九四
- 第十二回 故態復萌一張迷魂帕 舊情難滅兩行辛酸淚……………一〇五

長篇武俠
奇情小說
萬里行雲俠

馮玉奇著

第一回 難兄難弟狼狽爲奸 賢嫂賢婦強弱不同

在山東濟南府城外有一座山，這座山可說是全國聞名的，就是東嶽泰山。泰山爲五嶽之冠，其形勢巍峨，高聳雲霄，使人疑惑它的頂尖兒，一定已和天際相接。假使人在半山之上，已經可以發現一朵一朵的白雲，腳底下浮了起來。所以泰山的頂上，是很少有人走上去的。沿山脚下，有一個村莊，名之爲趙家堡，蓋裏面趙姓爲大族的緣故。單說其中有一個趙今虎，年紀還只二十開外，娶妻沈氏，却並未生育。今虎本爲濟南府鏢師，後來在山東道上失事，損失極鉅，緣是削職查辦。現在失業在家，終日飲酒賭錢，所以弄得家境大不如前。沈氏本是賢淑之女，雖然對夫屢加勸諫。但往往好心反遭責罵，因爲今虎性情暴躁，一不如意，開口就罵，動手就打。可憐沈氏在這樣情形之下，真是敢怒而不敢言，也只有暗暗傷心流淚而已。這天晚上，今虎坐在燈下喝酒，沈氏陪在旁邊，却低頭做着活針。心中想着丈夫失業已久，閒在家裏，還要喝酒賭錢，這樣下去，總非久長之計，因此由不得深深地嘆了一口氣。今虎聽妻子嘆息，遂憑着三分酒意，把桌子一拍。喝道：「好好兒的，你爲什麼又長吁短嘆起來？這是什麼道理？」沈氏哀怨地望了他一眼，低聲下氣的說道：「夫君！你不要動怒，我想家中東西，吃盡當光，以後日子，怎麼的過下去？所以心中難過。」今虎聽了，十分不悅。遂冷冷笑道：「你心中難過，又有什麼用處？我

看你一天到晚，愁眉不展，好像家中死了什麼人的樣子，照你這樣情景，我做丈夫的要發財也不會發財了。老實說，自從和你結婚以來，我就年年倒霉，那年在山東道上還幾乎喪了性命。所以你這個女人呀！真是一個白虎星！」沈氏聽他絮絮地罵了一大套，心裏又委曲又悲傷，鼻子裏一陣悲酸，眼淚會滾落下來，人家說，眼淚是女人唯一的法寶。因為女人家一哭，男人家心腸就會軟了下來。其實這話也不盡然，還是要看情形而說的。假使是個寵愛的女人，那不要說她哭起來，只要她嘴兒一撇好了，男人立刻會說好話，賠小心。但反轉來說，心中不寵愛的女人，假使她越是流眼淚傷心，越會感到討厭可憎。沈氏此刻在今虎眼中看起來就是這個樣子，所以今虎的火星更會從頭頂上冒出來，他把酒杯向地上恨恨的一擲，猛可站起身子，揮手向沈氏不問情由的就是一巴掌，打得沈氏幾乎仰天跌倒地下去。但今虎還拍桌大罵道：「他媽的！你這賤人！你還哭什麼？一份人家都被你哭窮了，你還預備哭死我嗎？」沈氏覺得酒後的丈夫，是更加無可理喻的，假使回他幾句嘴，這反而使他會火上添油的。那廝還是自己識相，何必吃這些苦頭呢？沈氏想到這裏，便忍氣吞聲的收束淚痕，還勉強裝出了笑容。說道：「夫君！你何苦生氣呢？酒後生氣，容易傷身子的。千錯萬錯是我做妻子的錯，你就馬馬虎虎的饒了我吧！」今虎方才怒氣稍平，但還拍桌大喝道：「快給我添酒來，媽的！誰要你看這種哭裏帶笑的醜臉？你最好我死了，你可以再去嫁人，你還管我傷身子哩！」沈氏一聽要自己添酒，這就急出了一身大汗，呆呆地愣住了說不出話來。今虎氣呼呼道：「什麼？什麼？你不理我？你敢是聾了耳朵嗎？賤貨！是不是要我來揍你一頓，你才會開口說話嗎？」今虎一面說，一面惡狠狠的站起身子來，一步一步的逼

近沈氏，他兩道兇險的目光，好像要把沈氏吞吃下去的樣子。沈氏害怕極了，越是害怕，口裏也越加說不出話來，身子更加抖動得厲害。今虎越看越生氣，越看越光火，他就飛起一脚，把個沈氏踢倒在地上，口裏又暴跳似的罵道：「你這賤貨！你怕我吃了你嗎？你故意不理睬我是不是？我喝些兒酒，你心裏捨不得嗎？」沈氏這才急出一句話來說道：「不！不！你不要誤會，因為……因為……酒已經被你吃完了，你……叫我還到什麼地方去拿酒來呢？」今虎聽了，倒是愕了一愕。但立刻又頓足喝道：「別人家女人，知道丈夫要喝酒，就是酒沒有了，也會想法子去弄來，你……你難道就不會嗎？」沈氏慢慢地爬起身子，說道：「我……我又不是變戲法的，常言道，巧婦難爲無米之炊，你……叫我用什麼法子弄酒來呢？」沈氏這句話不料又觸怒了今虎，他衝上去舉手又欲把她毆打的當兒，幸虧門外走進一個男子來，把今虎連忙拉開了。說道：「噯！噯！哥哥！你怎麼又在發脾氣了？」原來這個男子不是別人，却是今虎的胸弟趙得彪。他們是早已分了家的，各立門戶。說起得彪這個人，和今可說是難兄難弟，一對寶貨，大家都是只知吃喝，不曉得賺錢的無賴。不過有一樣地方不同，就是得彪天勿怕，地勿怕，只怕一個玉皇大帝，和今虎齊巧相反。當時今虎見了這位志同道合的好兄弟，便十分氣憤的告訴道：「我的好兄弟！不要說起了，爲兄真是氣悶極了。自從討了你這個掃帚阿嫂之後，你看我可會得意過嗎？今天我歡歡喜喜的想喝些兒酒，誰知道她偏偏嚕哩嚕嚕的不答應，這種女人不是該打該罵嗎？」得彪笑道：「好了，好了，哥哥！你真福氣，娶了這麼一位賢德的嫂嫂，你還要打她，那你真是沒有良心的了。像我這個雌老虎，嘿！嘿！不要說我沒有喝酒，假使她生氣了，還要罰我喝她的洗腳水

哩！」今虎聽他這樣說，不禁哈哈的大笑起來。說道：「好兄弟！你是堂堂男子漢，怎麼把女人怕得這個樣子呢？你還要說出來，世界上的男子都給你丟了臉兒哩！」說到這裏，又圓睜了環眼。說道：「得彪！我告訴你，你不該怕老婆，一個女人家算得了什麼？不聽丈夫話，拖來打一頓，這稀奇什麼？你不信，我打給你看看，你也好回去學學我的樣子。」今虎說完了話，便真的搶步又向沈氏奔了上去。唬得沈氏跪了下來，連連叩頭。得彪也連忙拖住了今虎，說道：「哥哥！你……這算什麼意思？難道打人也算是開玩笑嗎？總而言之，嫂嫂見你會嚇得向地上跪下來，我那口子就不能夠了。」今虎氣呼呼道：「爲什麼？難道你不是她的對手嗎？」得彪伸手摸着頭皮，不瞭解地說道：「說來連我自己也覺得奇怪，我心中老是這麼想，我的氣力比她大，看她脚小伶仃，連風也吹得倒，難道我打不過她嗎？所以我幾次三番的也想跟她抵抗過。可是，這真有些奇怪，我一見她眉毛豎起來，我的心就別別地亂跳，而且我全身一陣寒斯斯，好像澆了一盆冷水的樣子。不用等她開口，我兩脚就像站在棉花堆裏的神氣，軟綿綿地會跪了下來。這不是稀奇嗎？我想她……一定有內功，所以我實在吃她不清。」今虎很生氣的說道：「哼！我就不相信她有什麼內功外功，這都是你寵容她的緣故。看將來碰到我的手裏，嘿！嘿！我非給她一點顏色看看不可。兄弟！明兒我若打了她，你可不要肉痛。」得彪忙道：「笑話！笑話！你肯給我出氣，我心中感激你還來不及哩！怎麼會肉痛哩！老實說，我希望你能夠把這個雌老虎降伏了，我就封你爲伏虎將軍。」今虎聽他這樣說，忍不住又哈哈地笑了一陣。這時沈氏端上茶來，請二叔用茶。今虎又說道：「弟弟此刻到來，不知有何事故？」得彪說道：「晚上沒有事情，想和兄長

一同到外面去賭銅錢，不知你可有興趣？」今虎聽了此話，不由開顏笑道：「好極，好極，如此，我們一同走吧！」今虎說到這裏，伸手一摸衣袋，立刻又皺起雙眉。嘆了一口氣，說道：「不行，不行，爲兄身無分文，如何好去賭錢？」得彪連忙說道：「沒有關係，我身邊有幾錢碎銀子，可以借一半給你，但願我們出門得利，大勝而歸，豈不是好？」今虎心中大喜，遂再三稱謝，兄弟兩人正欲出門而去，却被沈氏叫住了。今虎回身瞪了她一眼。喝道：「媽的！你有什麼鳥事？又來跟我麻煩？」沈氏囁嚅着說道：「時候不早，明天再去賭錢吧！今夜就和叔叔在家裏坐談一回，不是也很好嗎？」今虎不聽猶可，聽了此話，一個箭步，奔到沈氏面前，擦手又是一記耳光。大罵道：「混蛋賤貨！你掃我們興緻嗎？你觸我的霉頭嗎？我要你性命！」得彪慌忙上前拉開了他。說道：「算了，算了，一寸光陰一寸金，在這兒白白的浪費，豈不可惜？我們快去賭錢要緊。」一面說，一面便拖着今虎走出門外去了。剩下沈氏一個人，獨對孤燈，思前想後，覺得這樣下去，做人毫無希望，倒不如一死乾淨。但轉念一想，我娘家並無一個親人，父母單生我一個女兒，今日若自尋而死，父母在九泉之下，也要痛哭流涕。況且螻蟻尚惜生命，何況我是一個人呢？這麼一想，因此也就死不下手。不過丈夫這樣不肯上進，而且性子又這樣殘暴，叫下半世怎麼度日？痛定思痛，總覺萬分傷心，因此趁着今虎沒有在家，她便忍不住嗚嗚咽咽的哭了一場。正在這時，忽聽門外有人敲門。沈氏以爲丈夫回來，急得慌忙收束淚眼，開門一看，原來是二嬸劉氏。劉氏見她眼皮紅腫，臉上還沾着絲絲淚痕，心中奇怪。便忙問道：「大嫂！你哭過了嗎？這是爲了何事？」沈氏一面讓坐，一面嘆息道：「二嬸！不要提起了，想你大伯，一天

到晚，吃酒賭錢，不想上進，弄得家中無柴無米，他自己不肯認錯，還要凶惡惡的虐待我，你想叫我怎麼不要傷心呢？」劉氏一聽此話，也嘆了一聲。說道：「大嫂！我和你可說是同病相憐，一樣的不幸，莫非前生作了什麼孽？才嫁了他們兄弟這一對寶貨！我也恨得什麼似的，說起來，難道我們這樣苦命嗎？」沈氏說道：「二叔雖然不肯上進，他總還講一點道理，只有你那個大伯，他却蠻不講理，動手就打，開口就罵，所以我的命是比你更要苦得多哩！」他們妯娌兩人談了一回，難過了一回，不知不覺已有一個多時辰。劉氏因為得彪還未回來，料想他們一夜不回家，也未可知。正欲起身告別，忽見今虎兄弟兩人垂頭喪氣的走了進來。劉氏見了得彪，不由無名之火，竄到頭頂，河東獅吼，大喝一聲，奔了上去，伸手一把擰住他的耳朵。潑口大罵道：「你這個爛浮屍！殺千刀！你的胆子真不小啊！把我的銀子偷了來，竟然又去賭博嗎？我問你！你到底贏了？還是輸了？」得彪和今虎大敗而歸，心中正在萬分懊傷，此刻被妻子這麼的一罵，得彪嚇得魂不附體，真所謂屁屎交流。立刻跪在地上，叩頭不已，連喊玉皇大帝救命，小子下次不敢了。今虎見弟弟怕得這個樣子，心中大為憤怒，遂走上來。大喝道：「弟媳婦！你是個女人家，怎麼可以如此對待丈夫？你……難道發了瘋？」劉氏在沈氏口裏早已知道他們兄弟兩人想把自己弄伏，一時便倒豎柳眉，猛吼一聲，竟向今虎一頭撞了過去，而且一手抓了他的衣襟，邊哭邊嚷着道：「好！好！你做大伯的想調戲弟媳婦嗎？哦！你們大家來看呀！來看呀！我人也不要做了，大伯想佔我身子，他……是個黑良心啊！」劉氏一面大吵，一面亂撞亂顛。今虎因為聽她說自己調戲她，一時倒不免急了起來。因為被四鄰聽到了，大家前來張望熱鬧，以為我真的看中

了她，那豈不是兒戲的事。因此紅了臉兒，急急的說道：「噯！噯！二嬸！你……你……這是打那兒說起？我怎麼會來調戲你呀？」劉氏啐他一口，惡狠狠的說道：「你不調戲我，你拉住我做什麼？」今虎啊呀了一聲，苦笑道：「這是什麼話？你自己先拉住我，我幾時拉住你呀？」劉氏大喝道：「好，好，你先抱住我，吻我的臉，親我的嘴，我才拉住你的。你還要賴嗎？我們見官去，我們見官去！」劉氏一面說，一面拖了今虎衣襟，哭哭啼啼的要吵到大門外去。得彪跪在地上，一聽劉氏說今虎吻她臉，親她嘴，一時糊裏糊塗的信以爲真，遂猛可站起身來。急急的說道：「哥哥！哥哥！你親弟媳婦的嘴兒，這……這……可不能夠呀！」今虎真有些哭笑不得的樣子，啊了一聲，大叫冤枉！說道：「弟弟！你這個糊塗蟲！你怎麼也會相信呢？」得彪道：「我知道家主婆脾氣，她不過兇悍一點，謊話是不會說的，你不去親她嘴，她如何會冤枉你呢？」劉氏聽了，更加兇惡起來，揮手照定了今虎一個耳光。但口裏還大哭道：「你打，你打，喂！你們來看呀！大伯調戲弟媳婦不答應，大伯打人哪！」這麼的一來，把個今虎真弄得沒有辦法，他怕鬧到官府裏去，自己吃虧，因此只好忍氣吞聲的受了委曲。還賠不是。說道：「二嬸！算了，算了，是我不好，多管閒賬，以後我再也不來干涉你了。」劉氏不依，說道：「沒有這麼容易，你還想拉扯我的袴子，你明明不懷好意，我們到了官府，再評道理吧！」今虎聽她越說越不像話，連拉扯她袴子都說了出來。一時急得滿頭大汗，也只好向她跪了下來，連連求饒。劉氏見目的已達，遂放了今虎趕上去又把得彪耳朵擰住，拖着奔出門外回家去了。沈氏見一場風波平靜，心裏想想不免好笑，正欲前去扶起今虎。不料今虎早已霍的跳起身子，向沈氏瞪了一眼。大罵道：

「你這賤人！我被他們欺侮，你站在旁邊看白戲嗎？怎麼不給我代為說幾句話嗎？你這黑心的狗！我打死你！」沈氏急得滿頭大汗，一面躲避，一面申辯道：「夫君！你不知嬌嬌是個雌老虎嗎？你也不是她的對手，那何況是我呢？夫君！你不要在她那裏受了委曲，却在我身上出氣啊！——今虎不等她話說完，早已將她一把扭住，先打了兩個耳光。說道：「你……你……這賤人還敢頂我的嘴，你要死要活？」沈氏流淚說道：「我錯了，你饒了我吧！」今虎忽然瞥見沈氏手腕上尚有銀鐲一隻，遂緩和了語氣。說道：「要我饒你也不難，你快把銀鐲子脫下來。」沈氏哭道：「你要這銀鐲子作什麼？」今虎道：「給我做賭本鈔去翻本。」沈氏急道：「這是我母親留給我的，一點點紀念物，我再也不能給你去化費了！今虎聽了，不覺大怒，猙獰了面目。喝道：「你到底肯不肯？」沈氏道：「我不肯，我不肯，除非我死了之後，讓你拿去！」今虎在這裏已變成毒蛇猛獸一般的殘忍了，他眉宇之間充溢着殺氣，咬牙切齒的把沈氏一脚踢倒，而且兜胸幾拳頭。狠狠的說道：「好！我就叫你死吧！」沈氏是個柔弱的女子，禁不住他這麼的痛毆，因此哇的一聲，頓時嘴裏鮮血直噴。今虎在看到了血水之後，方才有些害怕，急忙把她抱起，連問怎麼啦？但沈氏已經受了重傷，她流着眼淚，已經是奄奄一息。臨死的時候，她說道：「夫君！妾身命薄如紙，死了倒也乾淨。或許我死之後，你的運道會好起來。不過我勸你千萬不要再過分的暴躁，否則，你將來還是要闖禍的。」一面說，一面已閉下眼睛來。今虎在這個時候，他是悔恨來不及了。抱住沈氏，也忍不住失聲哭了。

第二回 設毒計見財忘義 護愛兒含淚失節

今虎自從沈氏死後，他雖然給沈氏草草成殮，但也負了一身的債，因此他日常的生活更加感到困難起來。這天今虎在院子門口閒坐，忽然見村前走來男女兩人，手裏各抱孩子一個，見他們形色頗爲慌張。及至跟前，方才看清楚是從前在官府裏同過事的羊大成。旁邊的女人，想來是他的妻子了。這就迎了上去，含笑叫道：「羊大哥！你們慌慌張張的，預備上那兒去啊？」羊大成定睛見了今虎，不由大喜。遂忙說道：「今虎兄！我們那邊村子裏發生大火，可憐燒得一片焦土，我沒有辦法，只好帶了妻兒，去投親戚家裏安身呀！」今虎聽了，想了一想。說道：「你親戚家不知還有多遠？看天色快黑了下來，我的意思，要如來不及趕路的話，還是先到舍間去暫住一宵，明天一早趕路，豈不好嗎？」羊大成不勝感激，連連拱手。說道：「承蒙今虎兄如此熱心相留，那還有什麼話說？小弟真是感恩不盡。我還沒有給你們介紹，這是內人林春花。這是小兒萬里，年方三歲，這是小女秋芳，才只週歲。」說到這裏，又向春花說道：「這位趙今虎兄，是我從前同事，你叫聲大叔吧！」春花聽了，含羞招呼，一面叫兩個孩子，向今虎叫了大叔。萬里已經會說幾句話兒，所以照樣叫了。今虎很高興，一面拉拉萬里的手，一面便帶他們步入屋子坐下。羊大成見屋子裏東西，十缺九不全，顯出十分淒涼的景象。一時很爲驚奇，遂忍不住開口問道：「今虎兄！分別未到兩年，爲何弄得這樣狼狽光景呢？」今虎嘆了一口氣，很傷感的說道：「老兄！不提往事倒也罷了，提起往事，真叫人悲痛極了。」羊大成急道：「難道發生了什

麼不幸的事情過嗎？」今虎點頭說道：「自從和兄分手，一向空閒在家，這也不要說起了，誰知我內人又生急病而死，因此弄得家境大不如前了。」大成感喟地道：「嫂夫人這樣一個賢德之女，竟然不壽夭折，實是令人可惜。」今虎被大成這麼一說，想起沈氏在日，的確賢淑過人，她活的時候，我把她當作眼中釘看待。現在她死了，我才明白她是一個不可多得的賢慧女子。一時甚為心酸，忍不住吊下淚來。大成見他傷心，只道他們夫妻在日，恩愛異常，誰曉得沈氏原是被他一脚踢死的呢？於是便勸慰他說道：「人死不能復生，這也是她命該如此，徒然傷心，也是無益，老兄自己身子保重要緊。」說到這裏，又把他隨身帶的銀包透開，取出一錠元寶，約摸十兩銀子，交到今虎手裏。說道：「這區區之數，請老兄收下，不要客氣。」今虎偷眼望去，見他銀包內少說也有五十多錠元寶，一時大為眼癢。但表面上却顯出很不好意思的樣子，起身拱手說道：「老兄！你……這……何必如此呢？叫小弟不是太說不過去了嗎？」大成很正色的說道：「我和你乃是多年好友，所以不把你當作外人看待。假使你不肯收下，那麼小弟也就告別了。」今虎一聽，連忙把他拉住。說道：「如此小弟遵命，遵命！」一面陪他們到西邊廂房，說這兒給兄長嫂夫人暫時安頓，一面匆匆出外，預備沽酒買菜，款待大成。不料在大街之上，齊巧遇到了他的兄弟得彪，遂問兄長到什麼地方去？今虎說道：「我沽酒買菜去。」得彪嘿了一聲，說道：「兄長你真舒服，債務背了一身，那裏還來錢沽酒作樂啊？」今虎說道：「我是款待一位貴客去的。」得彪譏笑他說道：「你現在這種境況，還有什麼貴客會到你家裏來呢？別跟我開什麼玩笑了？」今虎正色道：「弟弟！你不要取笑我，難道我人窮了，連個有錢的好朋友都沒有了？」得

彪見他說得認真，遂笑嘻嘻的說道：「那麼到底是誰呢？」今虎說道：「是我從前衙門裏的一同辦事的朋友，姓羊名大成，他們家裏發生大火，燒成一片焦土。沒有辦法，所以前去投親，路過我家，我就請他們暫住一宵。這位朋友真是慷慨，聽我這幾年很不得意，便送我十兩紋銀，你想，我如何不要好好兒的款待他們呢？」得彪很羨慕的說道：「哥哥！這是你的鴻運來了，那才叫天無絕人之路呀！」今虎笑道：「不過他身邊原帶着五六十錠元寶，送我一錠元寶，這好比牯牛身上拔一根毛，那實在是算不了一回希奇的事情。」得彪聽了，不禁啊了一聲，把今虎手兒一把拉住。急急問道：「什麼？你這話可是真的嗎？」今虎笑道：「我騙你也沒有什麼好處，爲什麼不真呢？」得彪眉尖一蹙，哈哈笑起來，拍拍今虎的肩胛。說道：「哥哥！你發財的機會來了，這……真是你交了鴻運啊！」今虎不懂他這話是什麼意思？不禁目定口呆的樣子。怔怔問道：「你這是什麼話？別人家有銀子，這和我又有什麼相干呢？」得彪嘻嘻笑道：「財神菩薩進門，你若不動動腦筋，你這不是太笨了嗎？」今虎聽他話中，顯然有神秘的作用。這就沉吟了一回，但到底又搖搖頭兒。說道：「弟弟！我自從把你嫂嫂一脚踢死之後，我心中就悔恨得不得了，預備立志改過做好人，所以我叫我再做傷陰騭的事情，我實在不願意。況且人家還有妻兒一同帶了來，你若起了黑心腸，別人家做妻子的怎麼肯罷休？萬一告到官府，嘿！那還不是自尋死路嗎？這是使不得，萬萬也使不得。」得彪笑了一笑，說道：「你說使不得，我却說可以使得。哥哥！我問你，他的女人生得美麗嗎？」今虎豎了一個大拇指，笑道：「說到他的妻子，嘿！那真是一個雲裏觀音一樣，再美麗也沒有的了。」得彪笑道：「那麼他的兒子女兒有多大年

紀了？」今虎道：「一個三歲，一個才只有週歲，都是幼小得話也不會說的。」得彪聽了，把手一拍，叫了一聲好。說道：「哥哥！你現在不是孤另另的只有一個人嗎？晚上沒有女人服侍睡覺，這是多的苦惱呢！現在你只要把心一橫，將姓羊的送了命，不但得了錢財，而且妻子兒女都現成的送上門來，這……豈非是一舉三得的美事嗎？」今虎被他這樣一說，他此刻的腦海裏便浮現了羊夫人可愛的臉龐，真是柳眉杏眼，芙蓉兩頰，櫻桃小口，美麗得艷若桃李。尤其她玉手尖尖，並那三寸金蓮，假使能夠舉手一握的話，真是令人銷魂。黃金與美人的魔力，尤其是美人可以勝過黃金。所以今虎想到沈氏死後，一個人淒涼寂寂，他未免動起心來。遂沉吟了一回，方才低低的說道：「弟弟！那麼你又有什麼妥當的辦法呢？因為害人性命，這不是兒戲的事，萬一被人知道，可要犯罪的呀！」得彪知道有些眉目了，遂笑了一回。說道：「辦法是有一個，不過……」今虎急道：「不過什麼呢？你快說呀！」得彪說道：「不過事情給你弄成功了，你可不能把我忘記的啊！」今虎連連點頭說道：「當然，當然，你放心，假使事情成功，決定重重相謝。」得彪想了一回，又說道：「口說無憑，你要給我一個證據。」今虎道：「我有什麼證據可以給你呢？」得彪道：「你不是說羊大成有五六十錠銀子嗎？假使事情成功，你得分三十錠給我。」今虎道：「我也不知道他到底有五十錠還是六十錠？所以數目最好不要說，我得了元寶之後，分半數給你，你說好不好？」得彪點點頭，說道：「這句話倒也公平，那麼你不能賴的。」今虎忙道：「我和你自已兄弟，難道這一點還不信我嗎？弟弟！那麼你倒底用什麼好法子做掉他呢？」得彪略一沉思，說道：「你且沽酒回去，我明天給你回音吧！」今虎有些着急，說道：「不行，

不行，明天他要趕路的，這還來得及嗎？」得彪道：「那麼……好……有了，有了，」說到這裏，遂附了今虎耳朵，低低的訴說了一陣。說道：「哥哥！你道此計可妙。」今虎大喜，笑道：「妙極，妙極！那麼你回頭就來吧！」兄弟兩人商量定當，遂匆匆握手別去，今虎自管沽酒買菜，回到家裏，叫隔壁王大媽幫忙在廚房裏燒煮，遂殷殷款待羊大成夫婦。酒至半酣，忽見得彪匆匆到來，故作驚訝。笑道：「啊！哥哥家裏有貴客光臨嗎？」今虎見了，連忙給他們介紹。大成請得彪坐下同飲，林春花因為懷中小兒哭吵，遂略為用過晚飯，就抱了孩子，回房休息。這兒兄弟兩人，花言巧語的奉承大成，說我們情意相投，可結為金蘭之交，以後大家生則同生，死則同死，互相幫助，有福同享，有禍同擋，大成因為略有醉意，而且本來老實忠厚，當下不由大喜。遂笑道：「承蒙兩位賢昆仲看得起小弟，小弟敢不從命。」得彪笑道：「既然大哥贊成，如此我們應成個結拜儀式。離此不遠，有個關帝廟，我們飯後便去一拜，不知大哥意下如何？」大成道：「這是理所當然的事，豈有不贊成之理？」當時三人，歡然暢飲，飯畢之後，便一同走出大門，向關帝廟而去。關帝廟在半山之上，這時天色已夜，在這桂子飄香的季節，天高氣爽，兼之月明如晝，照映得清夜景色，十分幽雅。大成乘着酒興，跟今虎兄弟兩人趕路上山。只見樹林蔭翳，鳴聲上下，涼風拂拂，十分爽朗。三人來到半山，其實這是泰山支脈的半山，並不十分高險。果然在月光之下，露着黃牆一角，三人遂即入廟，裏面因久已失修，所以頹垣殘壁，顯得很是凄凉。大成道：「怎麼裏面沒有人管理嗎？」今虎道：「本來有一個老道士住在這裏，後來老道士死了，因為香火少，不能維持生活，誰願意在這裏等死呢？所以小道士都散去了。」一面說，一

面點上香燭，大成見佛殿之上，坐了協天大帝，左右周倉關平，在這暗澹光綫籠映之下，好像也顯出不勝寒酸之狀。因此心中頗為嘆息，遂說道：「菩薩和人一樣，運道好的時候，置身高樓大廈，身上錦繡奪目，像這裏的關聖大帝，好不淒慘。倘若有靈，應該顯些神威，讓這裏香火興旺起來。」今虎說道：「從前這裏在興盛時代，據說關帝是十分靈驗！曾經有這樣一個故事，有一讀書人，因兄長已死，和寡嫂有暗昧之情。鄉試之期，此讀書人與衆考生在未赴考之前，在這裏關帝面前扶占求籤，當這個讀書人跪求的時候，那占壇上本有黃沙一堆，立刻在黃沙堆裏發現兩行字來。寫着的是：『青紗帳中無限恩情待嫂嫂，黃泉路上有何面目見哥哥？吩咐周倉開刀！』在這幾行字顯出了後，說也奇怪，那個讀書人跪在地上竟然站不起來。衆人急忙扶之，不料已經氣絕身死，於是大家益信關帝之靈驗了。」大成聽了，點頭說道：「不錯，關帝首重義氣，與嫂私通，不義極矣！無怪要吩咐周倉開刀了。」得彪聽他們只管空談這些事情，一時猛可想到自己今日之行爲和存心，忍不住不寒而慄，連連打了兩個冷抖。遂急忙阻止說道：好了，好了，我們不要談這些空話了，還是跪下來行結拜之禮吧！」當時三人各述年齡，大成最長，今虎次之，得彪挨了老三，大家跪下叩頭，說了誓盟，彼此又行了兄弟之禮。得彪說道：「廟後有一古井，裏面已經沒有了水，不過往下而望，却可以窺見人影。」大成奇怪道：「無水怎麼還能見人影呢？」今虎接口說道：「奇希就是奇希在這裏，並且可以知道終身結局。比妨說，我往井中對照，照出來的我，假使將來大富大貴的話，我就穿了錦繡衣服。假使將來要落魄倒霉，我就穿了教化子的衣服。」大成聽了益發驚奇。笑道：「果然有這等之事嗎？那我倒也要前去看看了，不知道兩位

賢弟可會照過了沒有？」得彪道：「我們照看過了，也無非是普通而已，現在要看看大哥照出來，不知將來怎麼樣呢？」今虎笑道：「那一定是大富大貴，說不定還做高官哩！」大成笑道：「好說，好說，那麼請兩位賢弟快帶領我前去一照罷！」今虎和得彪暗暗歡喜，遂引導大成到廟後荒山之上。只見亂石兀突，落葉遍地。在一棵大樹下面，果然有井一口。大成道：「就在這裏往下照嗎？」今虎連說不錯，大成遂趨前照看，却見漆黑一片，並沒有什麼人影兒。這就說道：「沒有啊！沒有啊！」不料他兩聲沒有還未說完，後面今虎和得彪兄弟兩人早已把大成攔腰抱起。大成急問做什麼？說時遲，那時快，大成的身子，早已被他們拋下井裏去了。只聽大成竭叫了一聲救命，此後就沒有什麼聲息了。今虎料想他這一跌下去，不是腦漿直迸，也得頭破血流。得彪向今虎連連拱手。笑道：「恭喜，恭喜，哥哥！這真是神不知鬼不覺的，大事不就成功了嗎？」今虎笑道：「這是弟弟的妙計，叫我佩服之至！」得彪說道：「不過……：你可不要忘記了分一半給我的元寶啊！」今虎連說當然，兄弟兩人方才匆匆的下山。回到村子裏，今虎又向得彪問計道：「弟弟！我此刻回家，羊大嫂問起我來，你叫我怎麼回答？」得彪想了一回，遂又附了他的耳朵低說一陣，今虎連叫妙妙，遂歡歡喜喜的握手各自回家。今虎到了家裏，先走進西廂房中。只見林春花已哄睡了萬里，却還抱了秋芳在哺乳。一見今虎，慌忙把衣襟拉攏，紅了臉兒。問道：「大叔！大成和你在什麼地方玩啊？大成怎麼不見回來？」今虎忙道：「大哥和我兄弟兩人在關帝廟結拜兄弟，回來吹了風，因為多喝了一點酒，所以在我的房中已經睡着了。我怕大嫂不放心，所以特地來關照你一聲，請大嫂只管自己安置罷！」今虎說完了話，遂向春花道了晚

安，也悄悄地退出房來。春花雖然很放心大成的酒不知醉得怎麼樣了？但寄宿在別人家裏，夫婦之間也不能顯出過分親熱的樣子，倒讓人家見了笑話。因此也只好自管的熄燈安息，抱着秋芳，沉沉的睡去了。也不知經過了多少時候？忽然春花在夢中驚醒過來。她發覺自己的身上已經短了小衣小袴，而且還有一個人緊緊地壓着，她芳心裏這一吃驚，真是非同小可。遂急急的問道：「你是誰？你是誰？」只聽有人含糊糊的答道：「是大成，是大成……」春花在黑夜之中，伸手不見五指的環境下，因為都是一樣的東西，她也分不清究竟是不是大成？但口裏却薄怒嬌嗔地說道：「大成！你的胆子可真不小，這是別人的家裏，你怎麼……怎麼可以這樣呢？萬一被大叔知道了，我們還有臉皮兒見人嗎？快回大叔的房裏去罷！」春花雖然是向她勸阻着，可是他並沒有因此而停止工作，反而更加的橫衝直撞。春花心中未免有些奇怪起來，因為大成這個人是很懂禮貌的，縱然他喝醉了酒，此刻在別人家的家中，他也不會這麼的魯莽。於是用力把他推下，坐起身子，點了燈火。當這室中有了光綫之後，春花望到床上躺着的男子，她心中這一羞憤，幾乎悲痛欲絕。遂惡狠狠的量了他幾個耳光，要想大聲叫喊，又怕丈夫聽見，自己難以做人。因此流着眼淚，却說不出話來。原來這個姦污她的人，不是別人，就是今虎。今虎依照得彪計劃，果然給他稱了心願。此刻跪在床上，故作連連求饒。春花忍痛低低說道：「你快快的走呀！被我丈夫知道，這還了得。」今虎聽了，却老實的說道：「大嫂！你丈夫已經不在人世了。」春花聽了這話，不由心碎腸斷，一把扭住了今虎。怒目切齒的說道：「什麼？什麼？你這人面獸心的狗奴才，你……你……把我丈夫害死了嗎？我與你見官府去，我拉你上公堂去！」春花一面

說，一面她已經有些瘋狂起來的樣子。急急穿上衣袴，拉了今虎，幾乎向床下直滾下來。今虎不免有些慌張，但却鎮靜了態度。說道：「大嫂！你不要發怒呀！我可以告訴你經過的情形呀！因為大成兄和我們談得投機，大家到關帝廟去結拜兄弟，不料在廟後山上，他偶一失足，就跌下山澗裏去，因此粉骨碎身，竟遭無妄之災。我心中十分抱歉，因為使大嫂做了寡婦，這是我的罪孽。爲了這樣，我思之再三，便決心代大成兄來向你大嫂聊充安慰之人。現在我和大嫂木已成舟，況且大成兄已經死了，我又是一個光身，那麼我們結成一對，豈非兩全其美嗎？……」春花聽到這裏，真所謂晴天中起了一聲霹靂，一時心中的憤怒和痛恨，真不是一支禿筆所能形容其萬一的了。她一頭向今虎撞去，大叫一聲黑心的狗，她竟然氣得昏絕過去了。待春花醒轉來的時候，耳邊只聽萬里和秋芳的哭聲不絕。原來兩個孩子被他們吵醒，所以哭個不停。今虎趁此機會，便低低的說道：「大嫂！你且息怒，你且不要傷心，你萬事都要爲兩個孩子着想。假使你有三長兩短，那兩個孩子的性命，恐怕也是沒有的了。」春花聽了這話，不由呆呆地思忖了一回。暗自想道，不錯，我丈夫既已被他害死，而且我的身子亦已被他姦污，我縱然一死以明清白，恐怕也沒有辦法洗乾淨了。如今我只有忍辱偷生，把兩個孩子好好撫養成成人，然後把實情相告，叫他們爲父報仇便了。打定主意，遂說道：「你把我丈夫到底怎麼害死的？你告訴了我，我就答應嫁給你。」今虎吱唔了一回，說道：「並不是我害死他的，實在是他不小心，自己失足掉落山澗去的。」春花道：「那麼難道連屍骨都找不到了嗎？」今虎道：「這還到什麼地方去找呢？」說着，還故意嘆了一口氣。春花心中悲痛欲絕，抱着兩個孤兒，忍不住又號哭起來。今虎却假仁假義的

同情了一回，一面又甜言蜜語的向她安慰了一番，要她答應嫁給自己。春花說道：「嫁給你可以，但我丈夫既然死了，要守孝三年，然後可以和你同房。」今虎搖頭說道：「這又有何必呢？三年的日子不也嫌太長嗎？」春花道：「你若嫌長，我就馬上離開這裏，情願飄流到外面去的。」今虎聽了沒有辦法，只好允諾。不過他把大成的財物，便都佔爲自己所有了。第二天，得彪前來探聽消息，並向他分錢。今虎却給他五錠元寶，說當初自己看錯，其實只有十錠而已。得彪待欲爭論，却被今虎教訓一頓，說他貪心不足，連五錠也不給了。得彪懷恨在心，也就快快不樂的拿了五錠元寶回去，今虎雖然計劃成功，但是苦了春花，抱着孤兒孤女，一天到晚，除了流淚之外，就再也沒有歡笑的日子了。光陰匆匆，如此過了三年，萬里已有六歲。生得聰明可愛，不但性喜文章，而且尤愛弄棍使棒。年紀雖小，兩臂却有膂力。在這三年之中，今虎因爲改過做人，戒絕賭博，以大成財物，而經營商業，居然一帆風順，買田造屋，儼然是個大富翁的樣子。但是得彪依然十分窮苦，時常向今虎來借銀子。今虎嫌其太以麻煩，這日竟然拒絕不借，而且還大罵他一頓。得彪心中一氣，遂把過去之事，偷偷地向萬里告訴詳細。萬里年幼志高，一聽這話，氣得兩眼翻白，大叫一聲天哪！身子便昏倒地下去了。

第三回 露真情慈母腸欲斷 窺秘密孝子險遭劫

得彪見萬里昏倒在地，一時倒大吃了一驚，慌忙把他叫醒。萬里鐵青了臉兒，急急的問道：「二叔！你這話可當真的？」得彪忙道：「此非兒戲之事，豈敢說謊？你若不信，可問你娘便

知。「萬里聽了，當時別了得彪，急匆匆奔入房來。向春花撲倒在地，號啕大哭。春花不知是什麼緣故？忙問我兒爲何痛傷？莫非有誰欺侮你嗎？萬里邊泣邊說道：「娘問誰欺侮我？怒兒不孝直告，是娘欺侮我也。」春花聞語，不禁愕然。呆了半晌，慌忙扶起萬里。急急問道：「你……這話打從那裏說起的呀？」萬里哭道：「娘親不該瞞騙孩兒，叫孩兒認賊作父，這……不是使孩兒恥見於人嗎？娘親！我親生爸爸名叫羊大成，我不是姓趙，你……爲何不對孩兒直告啊？難道娘親只圖富貴榮華，而忘了血海大仇嗎？」春花想不到萬里會知道得這麼的詳細，況且今日被一個六歲的兒子，正義的責備，一時羞愧無地，痛到心頭，不由雙淚交流，臉色慘白，眼睛向上一眨，身子也跌昏過去。萬里見了，倒又驚慌起來，抱了母親的身子，連連的哭叫。良久，春花方才悠悠醒轉。泣道：「萬里！並非是爲娘的貪圖富貴榮華，而忘了血海大仇，實在是爲娘心中也有說不出的苦衷啊！」言罷，淚如雨下。萬里跪在地上，流淚說道：「娘親不要悲痛，孩兒年幼無知，言語冒瀆娘親，萬望娘親恕罪才好。不過娘親究竟有什麼痛苦？不妨與孩兒說來。」春花說道：「爲娘所以含辱偷生，都是爲了你們兄妹兩個人呀！因爲那時候，你才三歲，你妹妹還只有一週歲，假使我若從此死於地下，你們兩條小性命也不是要被他們活活的害死嗎？我想着你父親只留下了你們兄妹兩個人，我總希望把你們好好兒撫養成成人，然後叫你再替父報仇！誰知道孩兒已經明白了這一段事蹟，那也很好，爲娘無顏做人，倒不如一死乾淨嗎？」春花一面說，一面站起身子，似乎欲尋死的樣子。萬里拉住了春花，怎肯放手？急急的說道：「這樣說來，還是爲了不孝兒輩，害得娘親受了這般的委曲，這叫孩兒如何做人好呢？」說到這裏，忍不住捶胸大

哭。母子哭了一回，春花因為萬里如何知道？萬里把得彪告訴自己的話說了一遍。春花怒目切齒，恨恨的說道：「二叔這賊子也不是好人，當初害你父親，是他同謀。想孩兒雖然志高氣傲，但到底年在垂髫，假使此刻欲圖報仇，恐怕不是他們的對手。萬一大仇未報，反遭他們毒手，這叫你爸爸在天之靈豈不具痛哭流涕了嗎？所以為娘之意，還希望我兒暫住忍耐才好，不知我兒心中亦以為然否？」萬里沉思有頃，點頭說道：「娘親的意思雖然有道理，不過我既然已經知道他是我殺父的仇人，我若見了他，再低頭叫他父親，那叫孩兒心中怎麼能夠對得住已死的父親呢？」春花聽他說完，淚如泉湧，一時心中悲酸，忍不住又失聲哭泣。過了一回，方徐徐的問道：「那麼照我兒的意思，預備怎樣呢？只要你有妥當的辦法想出來，為娘是沒有不依從你的。」萬里嘆息道：「只恨孩兒年紀小，因此沒有能力報這個血海大仇。現在我想和母親妹妹偷偷地離開這兒，到別的地方過生活去，孩兒決心尋師學藝，但願我有一技之長，定來取這奴才的狗命。不知道這個辦法，娘親心中亦以為贊成嗎？」春花毫不思索的答應着說道：「真是謝謝蒼天，給我這麼一個有志氣的兒子，為娘實在太歡喜太安慰了。我兒既然這麼說，我們就決定逃走吧！」萬里聽了，大喜道：「承蒙娘親答應，那麼事不宜遲，此刻娘親快快的整理貴重什物，今夜三更，我們從後花園逃走好嗎？」春花點頭說好，萬里便找尋妹妹去告訴她了。他們母子兩人在臥房裏商量定當，不料却被鬼計多端的得彪又在窗外暗暗地偷聽了去。於是他心中暗暗的盤算了一回，笑嘻嘻的走到書房裏來找今虎。今虎坐在桌邊，一手數着銀子，一手打着算盤，正在點檢銀子數目。一見得彪到來，急得把兩袖覆在銀子上面，瞪着眼睛。喝問道：「你這時候又到這這裏來做

什麼？快點給我滾出去吧！」得彪冷冷的一笑，說道：「我今天不是問你借錢來的？你何必對待我這麼兇惡呢？」今虎一面把銀子很快的藏到抽屜內，一面仍舊顯出討厭的樣子。說道：「不是借錢來的？難道是還錢來的嗎？」得彪在椅子上坐下，一本正經的說道：「哥哥！你以為還錢是要緊的事情嗎？哼！我今天到來，却是告訴你一件比還錢更要緊的消息。」今虎皺眉問道：「是什麼消息？你且說來。」得彪道：「告訴你原不成問題，不過我也有一個小小的附帶條件。」今虎站起身子來問道：「是什麼條件？我最不喜歡說話老是吞吞吐吐的樣子，你只管爽爽快快的說吧！」得彪伸手說道：「先借兩錠元寶來用用。」今虎不覺拂袖冷笑道：「什麼？你不是說不借銀子來的嗎？可是說來說去，還脫不了仍舊是借銀子。你不要花言巧語的哄騙我，我是不會來上你當。對不起，你還是給我走罷！」得彪哈哈笑道：「想不到哥哥竟然一錢如命，老實說，兩錠銀子來買我這一個消息，還是給你大大的便宜。到了明天，嘿嘿，只怕你十錠銀子，也不容易買到了。」今虎見他一面冷笑着說，一面便移步向外走了。一時暗想，弟弟是個鬼計多端的人，他所以向我敲詐這兩錠銀子，其中一定有點緣故的。於是連忙又叫住了他說道：「且慢，你回來。」得彪回頭淡淡的說道：「一回兒叫我走，一回兒又叫我來，到底要我走？還是要我來？你也想想定當再叫呀！」今虎忍氣吞聲的說道：「你說是要緊的消息，那麼這消息對我有沒有利害關係呢？」得彪說道：「你這話真是問得太奇怪了，假使沒有和你利害關係，這消息也不算什麼要緊了呀！」今虎呆呆地想了一回，又低低的問道：「比方說，我不知道這個消息，我會有什麼損失呢？」得彪暗想，哥哥這狗奴才倒也刁惡得可恨，於是正色的說道：「老實的對你說，不但有損

失，而且你的性命也要保不牢呢！」今虎聽了這話，不由大吃一驚。他本來是站立着，這時又情不自禁的跌坐到椅子上去。急急問道：「弟弟！你說，你說，我們是同胞手足，難道哥哥有了生命危險，你做弟弟的竟然忍心不告訴嗎？」得彪笑道：「你這時候倒又說起同胞手足的話來了？對不起！兩錠銀子快拿過來。否則，我要漲價了。你給我四錠銀子，我也不要了。」得彪說時，回身又走。今虎急道：「別走，別走，我馬上拿給你好了。」說着，打開抽屜，取了兩錠元寶，放在桌子上。得彪伸手要來拿取的時候，却被今虎又攔阻了。說道：「弟弟！你銀子只管拿，不過我也得對你說一句話。假使你把銀子拿了，回頭告訴的却是一件無關緊要的消息，那你怎樣的罰呢？」得彪道：「我加倍還給你好了。」今虎點頭說道：「加倍兩字，倒也不想，只要你仍舊還我兩錠銀子，也就算了。」得彪點頭說好，把銀子伸手拿過，望了他一眼。譏諷地問道：「你相信我嗎？」今虎沒有辦法，只好連說相信。得彪遂把銀子藏入懷內，回身便走。今虎急得搶步上前，把他拉住了。說道：「弟弟！怎麼？你預備走了？」得彪好笑道：「瞧你，這樣胆小做什麼？我要坐到那邊椅子上去告訴你。」今虎紅了臉兒，遂忙又放了手。得彪坐下，咳嗽了一聲。說道：「拿杯茶來！」今虎見他這種神氣，不免有些火冒，瞪了他一眼，正待發作。但得彪却理也不理的仍舊說道：「倒杯茶來！生了耳朵沒有？」今虎因為銀子已落在他的袋內，所以只好忍氣吞聲的親自給他倒了杯茶，重重的在茶几上一放。說道：「別搭你媽的臭架子吧！快說，快說，到底是什麼要緊的消息？叫我悶得急死了。」得彪回頭呀了一聲，裝作才只發覺的樣子。笑道：「哥哥家中不比從前，難道一個僕人都不雇用？怎麼要你親自的倒茶呢？」今虎苦笑道：「算

了，算了，好弟弟！你快點告訴我吧！爲兄向你在這裏懇求了！」得彪喝了一口茶，方才正色的說：「你聽着，萬里這小雜種人小心不小，他不知怎麼的得了風聲，向他娘在逼問身世。現在他們知道你是殺他父親的仇人，他們預備在今夜三更，偷偷地向後花園逃走，將來萬里長大之後，還要向你報仇。你想，你想，這還不是一件很驚人的消息嗎？」今虎聽了這話，不由臉色發青，怪叫了一聲啊呀！忍不住暴跳如雷的說道：「他媽的！這小子血毛未乾，膽敢這樣的放肆嗎？……」說到這裏，立刻又放緩和了語氣，似有不信之意。瞪着三角眼，惡狠狠的望着得彪。說道：「你這些話到底是真實的消息？還是想離開我們的感情呢？」得彪笑道：「你不相信，你可以在今天夜裏，等在後花園假山旁，看他們母子三人是不是預備逃出去？這不是很簡單的可以證明了嗎？」今虎搓了搓手，沈吟了一回。說道：「我覺得有些奇怪，一個六歲的小孩子，他懂得些什麼呢？難道他會慫恿他娘親逃走嗎？」得彪反問他道：「照你說來，難道你疑心我告訴你消息是假的嗎？」今虎道：「這倒也並不是，但我心裏就只覺得有些奇怪是了。弟弟！你今夜三更和我一同在後花園等候，假使果然發現他們要逃走，你的意思，把他們預備怎麼樣處置呢？」得彪眉尖一蹙，說道：「我是爲你着想，常言道，拳頭打出外，手臂挽進裏。我們爲了是同胞手足關係，所以我老實的忠告你。斬草不除根，必生後患。他們既然背你而逃，那麼你也何必再有什麼感情作用呢？倒不如把他們一個個做掉乾淨。今虎在室中來回的只管踱步，表示很難委決的樣子。過了一回，才說道：「你的意思雖然對，不過把他們三個人活活的弄死，固然太以殘忍，而且於法也不容情，所以這個問題，尙待考慮。」得彪道：「你不弄死他們，他們將來就得弄死

你，這叫好心養虎，反被虎傷。你想，萬里這小子還只六歲，尚且要叫娘逃走，那麼到了十六歲的時候，他還不替父報仇嗎？你此刻心腸不毒辣，將來悔之晚矣！」今虎把拳頭緊緊一握，咬牙切齒的說道：「好！我就決心把他殺了。但是……：……春花是個苦命的女子，還有秋芳是個無知小女孩子，把她們也殺死，這就未免太作孽了，所以……：……所以……：……」得彪很快的接下去道：「不行，不行，要殺就一同殺。你把萬里殺死，留下了春花，她也決不會肯和你罷休呀！」今虎有些爲難的樣子，深深的嘆了一口氣。說道：「你有所不知，我和春花雖然同居了三年，但到今日還沒有享受過閨房之樂呢！」得彪聽了，很是驚訝。遂不明白地問道：「這是爲什麼？你難道這樣的老實嗎？」今虎道：「倒並非是我老實，因爲我們當初曾經有過這樣的條件。」得彪迫不及待的問道：「是怎麼樣的條件呢？」今虎道：「她說嫁給我，但是她要替大成守孝三年，然後方可同房。我心中暗想，這也是一個女子的美德，所以我就依順了她。現在算起來，再過半個月，就是整整的三年日子，我眼看看就可以同春花享受魚水之歡了，弟弟忽然要把她害死，你叫我心中怎麼的捨得呢？」得彪聽了，方才恍然有悟。遂淡淡的一笑，說道：「哥哥！我說你也太自作多情了，記得你從前對待沈氏大嫂，是多麼的兇惡，不問情由，拉來就打，拖來就敲，結果，終於被你活活的一腳踢死。現在你和春花既然還未同房，那麼彼此感情兩字，這就更加的談不到了，怎麼你又會捨不得了呢？」今虎沈吟了一回，方才說道：「就是因爲還沒有嚐過她這塊美玉的滋味，所以認爲可惜啊！假使我已經和她睡過了三年，哼！我也就不把她當作一件海寶貝看待了。」得彪哈哈笑了一陣，說道：「世界上美貌的女子要多少？只要有黃金，馬上便有美人。美人算得

了什麼希奇。她是跟黃金跑的。好在你現在有的是錢，不要說一個春花，就是弄十個春花來玩玩，也易如反掌啊！」今虎點頭說道：「你這話也有道理，我們且到了今夜三更，再作計較。弟弟！今天晚飯你就在我家裏吃吧！」得彪容易聽到哥哥也有留他吃夜飯的日子，一時心中十分歡喜。當下兄弟兩人談談說說，不知不覺的已經到了傍晚時分。今虎吩咐僕人擺上酒菜，兄弟相對而坐，低斟淺酌，這一餐晚飯直吃到二更時候，方才完畢。今虎附了得彪耳朵，低低地說了一陣，叫他依計而行，得彪點頭答應，今虎一個人便悄悄地先到後花園的假山旁來等候。這是八月裏的天氣，花園裏桂樹正開得燦爛，從夜風中吹來一陣陣的幽香觸送鼻子裏，令人心怡神曠。尤其在光圓似銅盆樣的明月籠映之下，依稀地帶着幾分畫意，十分可愛。今虎靜悄悄地欣賞着園中的景物，不知不覺地聽譙樓已打了三更時分。担是却並不見花園裏有什麼動靜，在今虎的心中這就開始疑惑起來。暗自想道：我莫非上了得彪的當了嗎？照理說，一個六歲的小孩子，他懂得什麼呢？只要有吃有穿，還知道什麼報仇不報仇呢？想到這裏，心中把得彪恨入骨髓，這小子真是太可惡了，騙了我兩錠銀子不算，還要吃我一頓夜飯。哼！這一筆賬我非跟他算明白了不可哩！今虎正在無限痛恨的當兒，忽然聽得有陣雪雪瑟瑟走路的地步之聲，同時還聽萬里的聲音。在低低的叫道：「娘親！你走得好好呀！你爲什麼身子好像在發抖呀？」又聽春花低低的說道：「孩子！不知道爲什麼？我心裏却覺得有些兒害怕。」萬里在安慰她說道：「娘親！你怕什麼呢？我們逃出了這個魔窟，我們就什麼都不怕了。」她們母子說的這幾句話，在靜夜的空氣中，今虎是聽得特別的清楚。到此方才明白得彪報告的消息，原來是千真萬確的。這就怒不可遏，氣得漲紅

了臉兒，單等春花母子三人逼近過來的時候，他便猛可的一個箭步跳到他們的面前，大喝了一聲好小子。便潑口大罵道：「你們這般不知死活的東西！你們胆敢背我而逃嗎？好！好！今日撞在我的手裏，你們還有什麼辯白？來人哪！」隨了今虎這一句來人哪的話，得彪帶了衆惡僕早已在四處角落裏埋伏，一聽來人，馬上手執燈籠的圍了弄來。得彪向今虎笑嘻嘻的說道：「哥哥！你看，你看，我可會說半句謊話嗎？」今虎跳腳罵道：「他媽的！快把這三個狗東西綁起來。」春花急道：「今虎！我……我們沒有逃走呀！你……不要冤枉我們呀！」今虎道：「你們身上還帶了包裹，不用抵賴，快快綁了再作道理。」這幾個惡奴才早已像虎狼一般的把春花，秋芳綁在樹桿子旁。衆人欲綁萬里的時候，冷不防萬里來了一個西風掃落葉的架子，倒不要看他年紀小，這一腿力量不輕，把幾個惡奴才却一齊仰天跌倒地下。萬里這時又向今虎戟指罵道：「你這個狼心狗肺的惡賊！你把我父親硬生生的害死，我今日替父紙仇！與你拚了命吧！」說時，一個箭步，直奔今虎，揮拳就打。今虎也是一個有武藝的人，那裏把他放在心上，略施小計，就把萬里打倒在地，衆惡奴一圍上前，把萬里也綁住在樹上。今虎親自取過皮鞭，冷笑了一聲。說道：「小鬼！你的死期到了，老子送你上西方極樂世界去吧！」一面說，一面就毫不容情的拉起皮鞭，把萬里結結實實狠狠地抽打起來。打得萬里滿臉滿身都是鮮血，萬里生成是個硬漢，却絕不叫一聲痛，不討一聲饒。旁邊的春花和秋芳目睹如此慘狀，早已哭得昏絕過去。今虎見得彪送上小刀，知道他的意思。遂把小刀接過，方欲把萬里結果性命。不料轉眼之間，說也奇怪，萬里的身子却是不見了。

第四回 爲父仇忍飢獨奔青松峯 拜老祖立志學藝清心觀

趙今虎拿了尖刀正欲把萬里結果性命的時候，忽然萬里的身子却霎眼不見了。你道這是爲了什麼緣故呢？原來萬里本是上界金童下凡，他是個有根蒂的人，怎麼會輕易地死在惡賊的手裏呢？所以萬里被今虎毒打的時候，就有一股子怨氣沖上雲霄。齊巧白眉老祖在天空雲遊而過，一見怨氣，便屈指一算，知道自己和萬里有師徒之緣，當下用一道氣光，把萬里身子攝了上去，給他平平穩穩的放在泰山的脚下。因爲要試試萬里的志氣，他把萬里身子輕輕一拍，他自己早已化了一陣清風走了。萬里經白眉祖師輕輕一拍之後，他便悠悠地醒了過來。睜眸向四下一望，見是冷僻的荒山脚下，一時心中暗暗稱奇，莫非自己模模糊糊的在做夢嗎？可是此刻混身疼痛非常，伸手向臉上一抹，却抹下一手鮮血，在淡淡的月光下看來，更令人萬分驚駭。他想着自己和娘親妹妹本欲逃走，後來被惡賊細綁樹上，狠狠抽打，打得我死去活來，這明明是實在的事情，並非做夢，但一忽兒怎又在荒山脚下了呢？想來想去，不大明白。但這也不去管他，如今我既然脫離這個魔窟，將來總可以慢慢報仇。想定主意，便竭力掙扎着爬起身子，意欲尋覓鄉村人家求救。但只覺混身骨節好像要拆開來似的，簡直是寸步難移。他喔唷喔唷的叫了兩聲，身子立刻又倒在地上。一時想着在這樣深夜荒郊裏面，萬一竄出一隻虎狼來，我的性命不是完了嗎？他越想越急，越想越怕，而且想起娘親妹妹，不知生死如何？心中一陣悲酸，他到底還只有一個六歲的孩子，因此忍熬不住嗚嗚咽咽的哭泣起來了。萬里正在無限傷心的時候，忽然見遠遠樹叢中有一團

紅光，那紅光閃閃燦燦的紅像在火燒的樣子。他心裏暗暗吃驚，遂停止哭泣，向前凝眸望去。不料那一團紅光却慢慢地滾了過來，越滾越近，滾到離開自己約丈外的時候，見那裏有什麼紅光？只有一個童顏白髮的老道，緩步行來。他背負了一很大的木箱，裏面不知裝了些什麼東西。萬里覺得奇怪，紅光忽然會變了一個老人，這老人一定不是個平庸之輩，莫非是什麼異人劍客嗎？那我何不就此拜他爲師，學了武藝，以後可以替父母報仇。想定主意，單等那老道走到身旁，遂不管身上傷處纍纍，就地一滾，直滾到那老道的脚旁，叩頭哀求道：「師父在上，弟子羊萬里在此拜見了。」那老道聽了，忍不住呵呵大笑起來。故作莫明其妙的樣子，問道：「小哥兒！你怎麼啦？無緣無故怎麼認起我師父來了？哦！是了，是了，我本是個木匠司務，你家莫非要修理什麼房屋嗎？」萬里聽他這樣說，倒不免怔了一怔。但立刻又說道：「師父！你不要跟弟子開玩笑，師父一定是個異人，求師父可憐弟子，千萬收留我吧！」老道忽然呀了一聲，說道：「小哥兒！你……你怎麼混身都是血漬呀！」萬里聽問，不由傷痛起來。便哭泣着道：「師父！提起這件事來，弟子心中無限心痛，可憐我是被仇人打傷的。」說到這裏，好像委曲得受不住似的，抽噎噎的哭泣不停。老道奇怪道：「你這麼小小的年紀，瞧來至多六七歲模樣，如何就會有什麼仇人了？那叫我真的太奇怪了。」萬里聽說，遂又止了哭泣，把父親被害的話向他告訴一遍。並且說道：「師父！弟子得了這個消息，我豈肯認賊作父？所以慫恿母親，預備黑夜逃出仇人的家裏。萬不料被這惡賊發覺，就把我綁在樹上，用皮鞭將我沒頭沒腦的痛打，打得我七葷八素，也不知道是生還是死？糊糊塗塗的就昏絕過去。等我醒來的時候，自己身子却在這冷僻的荒山了。」

我想這一定是老天可憐我，才把我救出來的。現在娘親和妹妹生死不知，只留我一個孤苦的孩子，而且混身受傷，寸步難移，師父若不肯垂憐相救，收弟子爲徒，則我血海大仇，將永遠無報復之日了。」說完了這些話，他忍不住又捶胸大哭。老道聽了，便低低的說道：「小哥兒！你不要哭呀！你小小年紀，既然這樣這志氣，不肯認賊作父。現在被他打傷了，你心中懊悔，所以哭起來是不是？」萬里聽了，忙又止哭。憤憤說道：「師父！你不要誤會我呀！我不是爲了被惡賊打傷而哭的，我是因爲你師父不肯收留我作徒兒，想着父母大仇難報，故而痛心大哭。假使我能報了父母大仇，縱然把我粉骨碎身，我也決不懊悔的。」那老道笑道：「你要爲父母報仇，固然是有一片孝心。不過你拜我這個木匠師傅爲師，將來充其量，也不過給人家造造房子罷了。所以你是看錯人了，你要報仇，你要到官府去哭叫冤枉，那麼地方上父母官才會給你伸冤報仇呢！」萬里道：「這個惡賊，平日勢力甚大，他和官府本有勾結，我若前去告狀，恐怕正巧落在他們的手掌之中。所以在這混賬世界，有什麼公理可說呢？師父！你……若不可憐我，我……是只好含恨而死了。」說到這裏，便欲一頭撞向地下。老道急忙阻止他道：「慢來，慢來，你不想想，你若死了之後，那你父母大仇更有誰去代爲報復呢？所以你要自尋的話，倒成了一個不孝之人了。」萬里聽了這話，心痛若割。流淚滿面的說道：「我是個孤苦的孩子，就是活在世上，恐怕也難報大仇。與其是活若痛苦，倒不如死了乾淨。但死了之後，又得做個不孝之人，那叫弟子不是太左右爲難了嗎？一個人到生不得死不能的情形之下，這痛苦豈是筆墨所能形容的嗎？師父！你是慈悲爲懷，你總要可憐可憐我才好啊！」萬里說完，納頭又拜個不止。老道暗暗點頭，但口中還這麼

說道：「你一定要我收留你作徒兒，這也可以。不過，你將來不要後悔。」萬里破涕笑道：「只要師父肯收留弟子，弟子到死決不後悔。師父大人在上，小徒這裏叩拜了。」一面說，一面恭恭敬敬的拜了八拜。那老道遂將萬里扶起，忍不住呵呵地又是一陣大笑。說起來也真奇怪，萬里被那老道扶起，却覺得混身已沒有了疼痛，好像和平常的樣子了。一時更加相信這老道是個異人，遂急又跪下說道：「弟子既拜了師父，但還未請教師父高姓大名。」老道笑道：「老朽本是個木匠司務，平日也沒有姓也沒有名，人家都是叫我木匠司務的。你現在做了我的徒兒，那麼你應該給師父做些兒事情呀！」萬里聽他這樣說，心中倒又狐疑起來。難道我失了眼，真個把木匠司務當作劍俠看待了嗎？但這且不要管他，反正我是決不懊悔的了。於是連忙問道：「師父叫弟子做什麼事情，請師父只管吩咐好了。」老道說道：「我背上負着這個木箱，已經走了很多的路，實在覺得非常的吃力。你做了我的徒弟，這件事情只好叫你代勞了。不過你身上是受傷之人，剛才還說寸步難移，這個大木箱你恐怕拿不動吧！」萬里抬頭向上一望，見那隻木箱像張八仙桌的那麼轉方，不要說裏面存了東西，就是一隻空箱子，也恐怕把自己會壓得透不過氣來。一時又不免暗暗的躊躇，但轉念一想，我已答應師父，豈能違拗，就拿不動，也得試一試才是。這就誠懇的說道：「不要緊，不要緊，我身上的傷已經好了。師父！你只管把箱子放到我背上來吧！」萬里說時，把背略為彎曲，等候他的按放。老道笑道：「你覺得嗎？我已放在你的背上。」萬里的眼睛是瞧不到身後去的；不過他背部的感覺，果然有一樣笨重的東西壓着了，起初有些難以支撐，身子幾乎也要倒下去。但不多一回，却慢慢的輕起來，好像是負了一袋米似的，倒也不覺什麼

了。這就笑道：「師父！輕得很！輕得很！那麼我們走到那兒去？師父在前面領路吧！」那老道心中暗想，小孩子還不脫好勝的脾氣，好勝固然是年輕人的通病，但非除去不可。於是說道：「你跟我走吧！你走不動的時候，你只管對我說，我們可以在路上休息的。」萬里答應一聲曉得，遂跟在老道背後走了。一面走，一面心中却在奇怪。剛才我混身疼痛非凡，連一步路也走不動。現在拜了他做師父，不但走路毫不吃力，而且背上還負了這麼大的一隻木箱，那不是奇怪嗎？照我眼前有這麼大的氣力，我要把惡賊一拳打死，那不也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嗎？萬里經過這一陣子思忖，他抬頭一見師父，却和自己離開很遠了。一時不禁暗暗焦急。不該胡思亂想，慌忙加快脚步，緊緊的追去。但越追越見師父的身子細小了，可想師父在前面跑得更遠了。而且背上負着的木箱也越發重起來，萬里額角上的汗水像黃豆大的直冒，他急得幾乎要哭了。因此只好連連叫道：「師父！師父！你等一等，弟子趕不上了。」他的話聲未完，忽然見師父又緩緩的走在面前，他回過頭來。笑道：「怎麼？你走不動了嗎？」萬里自定口呆的說道：我剛才見師父走得連影子也沒有了，怎麼一會兒又在我的眼前了？哦！莫非是黑夜之中我眼睛糊塗了？」那老道笑道：「你眼睛並不糊塗，原是我聽了你的呼聲又奔回來的。萬里！我覺得你走得太慢，不能和我一同行。因為我要回去還有許多事情等着我幹，若和你慢慢的走，豈不誤了我的正經？所以我預備一個人先回去，你隨後慢慢的找來吧！」萬里急道：「師父！你住在那裏？你可要向我告訴的呀！否則，叫我那裏找得到？」老道說道：「我住在青松峯的清心觀，你這裏一直向前走，走到沒有路可走的時候便到了。」萬里雖然覺得奇怪，世界上那裏會沒有路可走的嗎？但是不敢再

問，就點頭答應了，不多一回，那老道就一陣風似的早已走得不知去向了。萬里只剩了一個人，心中有些害怕，但師傅既然這麼吩咐，諒來不會上當，他便低了頭兒急急的趕路。走了一個時辰，只見兩旁都是亂山，當中一條極狹的山路，高高低低，十分難走。走得萬里脚底生疼，混身發酸，而且背上負了木箱，那背脊骨幾乎要脫去節的樣子。萬里心中自然十分痛苦。而且這時耳朵邊又聽得山上獅吼虎嘯的聲音，令人心驚肉跳。他又起了懷疑，我不要上了他的當嗎？這樣不顧一切的向山上走去，那不是活活的去送給猛獸吞噬嗎？因此他想停步不前，不過他又暗想，剛才我對師傅說，死了也不後悔的，怎麼一會兒我便胆小起來了？我聽人家說，一個人從師學藝，第一要緊心堅志強，假使畏畏縮縮的三心兩意，那就一生一世沒有成功的日子。況且我這次從師學藝，還是爲了報父親的血海大仇，那我如何可以半途灰心呢？想到這裏，鼓作了勇氣，便奮力向上走去。直走得萬里兩脚起泡，血水直流。他也咬緊牙關，毫無怨恨之意，可是不多一回，他的肚子又餓了起來。咕嚕咕嚕的響個不停，飢腸轆轆，只覺兩脚發軟，再也提不起步子來。他實在沒有辦法，只好在山路旁坐下。把背上木箱放在身旁，氣喘吁吁的休息了一回。這時已有四更時分，月影已經西斜，天空中浮雲片片，東蕩西飄。再過一個時辰，天色也快發白了。萬里心想，等到天明，路上一定有行人經過，我可以向行人探問，青松峯的清心觀不知還有多遠？便可依路而行。正在呆呆的細想，忽然鼻管內聞到一陣五香的氣味，從這氣味中猜想，可以知道不是紅燒肉，定是紅燒鷄之類。一時又暗暗的稱奇，在這荒山之中，那裏來這五香氣味呢？因爲自己餓得正在難熬，聞了這鷄肉的香味，他的饑涎會從嘴角旁滴了下來。於是慌忙回眸四望，這似乎

出於他的意料之外，想不到這香味正是從他身旁那隻木箱裏送出來的。在木箱的隙縫內，還有一陣陣熱氣冒出。萬里呆呆地愣住了一回，暗想，那真是奇怪了，師傅在那隻木箱裏，原來是藏着這樣的好佳餚，難道他曉得我走在半路上要肚子餓的嗎？這就預備動手開箱，可是把手指正欲揭蓋的時候，忽然又連喊不可不可！這是師傅叫我拿着的東西，他並沒有吩咐我餓的時候可以隨便充飢，我怎麼能偷偷的私吃呢？萬一師傅惱怒起來，這還了得嗎？想到這裏，把手又縮了回來，只好嚥了兩口唾沫。覺得坐在這裏也沒有什麼意思，好歹總要走到青松峯清心觀，見了師傅之後，師傅見我肚餓，他自然也會賞給我東西吃的。萬里打定主意，便振作精神，立刻站起身子。但是剛祇站定，兩腿抖了抖，立刻又倒坐下來。這就皺了眉毛，暗暗想道，看這光景，不吃點東西，無論如何是不行的了。他望着木箱，又呆呆的發怔，幾次要去揭開箱蓋，但總究有些兒不敢。忽然他低頭見到路旁有一叢綠綠的小草，一時又想，從前開荒的時候，災民都吃草根樹皮過生活。我現在餓得實在沒有法兒，也只有學學災民的樣子了。一而想，一面伸手把草拔起，放在嘴裏一陣咀嚼，早已吞吃下肚子裏去。說也奇怪，萬里吃了這叢小草之後，只覺滿嘴異香撲鼻，肚裏一點也不飢餓。而最奇怪的，他只覺混身奇癢難當。癢過一陣，立刻感到精神煥發，兩眼也明銳了許多，兩臂生了不少的蠻力。霍的跳起身子，把那隻木箱高高擎起，負在肩上，健步如飛，翻山越嶺，如履平地，仙模模糊糊的奔了一程，聽遠處鷄啼不息；而且天際也漸漸的發白，想是晨熹已經衝破了黑夜。抬頭見一座山峯，高矗雲霄。兩旁青松對峙，怪石兀突。有幾棵大松樹，二十個人牽手環抱，還差四五尺寬的地位。不能相連。粗枝密葉，樹下可以擺三四十桌酒

席，綠葉彷彿是個天然的涼棚，吃酒的人可以一個都晒不到太陽。這樣大樹，真是稀世少見，萬里不禁暗暗吐舌。這時他置身其境，真可說見不到下面的一切萬物，從可知自己已經走到很高的山頂了。不過仰面望去，却又見不到山峯的頂尖。一時也不曉得那山究有多高？他也不問三七十二一的向上只管直奔。奔到盡頭，果然有削壁擋住去路。山壁上有大字三個，清清楚楚的是青松峯的字樣。萬里到此，方知師父言之不虛，一時大喜。轉過削壁，豁然開朗。山路不像剛才那麼的崎嶇，却造有石級百步。登級而上，遠遠見樹蓬裏有紅磚黃牆的廟宇露出。臨近一看，果然是一座很巍峨的廟宇。廟門大開，門頂上橫書清心觀三個大金字。萬里放下了一塊大石似的安心下來，哈哈地獨自笑了一陣。說道：「到了！到了！便站在廟門口，先向廟內望了一眼，只見神殿上點了一盞大琉璃燈，却是靜悄悄的一個人也不瞧見。不過裏面陰森森的，好像有股子冷風吹到外面來，令人毛髮悚然，不寒而慄。萬里有些害怕，遲疑了一回。但仔細一想，既然是師父命我到來，我還害怕做什麼？於是壯了膽子，挺胸往裏就走。走入神殿之上，見有一個小道童，正伏在神案上面打盹，一聽有人進來，遂突然的跳起身子。向萬里大喝道：「那裏來的小毛賊？胆敢不問情由向這裏面亂闖嗎？幸虧我不會睡熟，要不然，這裏的銅磬一定要被你偷去了。你自己識相，快給我滾出去吧！」萬里在這冷不防之間，被他這麼的一喝，一時倒也吃了一驚。但定睛一看，原來這個道童也只不過八九歲的模樣，比自己最多也不過大了兩三歲光景，心中這才定了一定。因為自己初到這裏，總以客氣為主，先禮後兵，等他再有無禮的舉動，我便和他爭吵不遲。於是忍耐了性子，還賠了笑臉。低低的說道：「請這位師兄不要弄錯了，我是師父特地命我送木

箱來的。「那道童一聽這話，方才啊呀了一聲，笑出聲音來。說道：「原來這位就是羊萬里嗎？對不起，對不起，我奉老祖師命，在這裏已恭候多時了。」萬里聽他連自己名姓都知道了，遂向他作揖行禮。問道：「還未請教師兄貴姓大名？」道童說道：「愚兄名叫白雲鶴，師父白眉老祖，他說等你一到，就叫我帶你前去見他老人家。」萬里不禁大喜，方才知道師父的法號，於是又連連道謝，說累師兄久等，小弟在此謝罪。白雲鶴連說不要客氣，當下把萬里引進後殿，又穿了幾重院落，方到一間潔淨無塵的禪房。只見白眉老祖盤膝坐在一張垢床上，垂目合眼，好像是睡着了。萬里偷眼見老祖的衣服，燦然奪目，和昨晚遇見時候大不相同。他的眉毛好像白雪一般，長長的彷彿是鬚鬚一樣。最最驚奇的，他的頭頂四周，有一圈金黃的光芒，這光芒令人睜不開眼睛來。那垢床的旁邊，燃燒着兩枝粗長的紅燭，靠石壁上懸有三尺多長寶劍一把，還有一個晶瑩瑩的葫蘆，也會亮閃閃發光。萬里不敢怠慢，立刻雙膝跪下，奉上木箱。口裏叫道：「老師在上，弟子送木箱來遲，萬望恕罪。」白眉老祖聞說，遂睜開眼睛，即有兩道雷光射出，如萬里忍不住大吃了一驚。慌忙垂下了頭兒，不敢仰視。祇聽老祖說道：「萬里！你昨夜辛苦了。雲鶴！你把木箱開了。」雲鶴在旁聽了，遂把木箱打開，只聽拍拍的幾聲，有兩隻鸚鵡括着翅膀從裏面飛出，却落在老祖的肩頭上，左右分站，十分親熱模樣。萬里見了，暗暗稱奇。這時聽老祖又向雲鶴說道：「這是你的師弟，年紀雖比你輕，可是他的夙根，却深過你十倍。你要好好的照顧他，那麼你們師兄弟將來就有個互相幫助了。」說着，又對萬里說道：「你此刻跟師兄夫息息，你若肚子餓，你師兄會給東西你吃的。」老祖說完，又把眼睛閉下，靜靜的養神。這裏白雲鶴把

萬里引到外面，先在後山遊玩了一回。只見那邊風景，別有洞天，清靜幽雅極了。山上有不少飛禽走獸，他們都自由自在，十分安閒。萬里起初有些害怕，後來經雲鶴告訴，說這裏猛虎毒蛇都是有靈性的，和常人家中畜養的鷄犬一樣，十分和善馴服。萬里聽了，方才安心。兩人來到一個山洞內坐下，白雲鶴向外面不知叫了一聲什麼，忽兒有隻猛虎口中啣了一盤水菓進來。雲鶴伸手接過，那猛虎便即搖頭擺尾而去。萬里見了，驚喜莫明。師兄弟兩人，一面吃着菓子，一面互相閒談。萬里偶然問起雲鶴的身世，不料雲鶴聽了，頓時兩行熱淚，滾滾而下。萬里驚問其故，不知雲鶴說出些什麼悲痛的話來？且待下回分解了。

第五回

求神拜佛行善得子

奸夫淫婦作惡殺夫

白雲鶴的父親白寅生，在山西城內開了一月典當舖子，雖不能稱為豪富兩字，但也可說是個小康之家。雲鶴的母親呂氏，和寅生結婚十年，却並無生育一男半女。這時他們夫婦兩人的年紀已經三十開外，呂氏見夫君終日悶悶不樂，這當然是膝下無子的緣故。呂氏賢德女子，當下向寅生勸告，還是納一個小星，或可生下一個兒子，也能接傳白家香煙。寅生因為和呂氏夫婦之間異常恩愛，恐怕一旦納妾，家庭之中就會多生是非，當時婉言拒絕。他說一個人命中有子，夫人也會生育，況且我們年紀只有三十五六歲光景，還不能算老。假使我命中無子，不要說納一個妾，就是納十個妾，也沒有什麼用啊！呂氏聽寅生這樣說，心中雖然安慰，但也不願因此而斷了白家宗嗣，她便燒香唸佛，時常在每一個廟宇之內許下了不少愿心。說也奇怪，不到半年，呂氏肚皮

裏果然慢慢地隆高起來，而且吞酸作嘔，明明是懷了身孕的現象。寅生連忙給她請了醫生診視，經醫生向寅生道了恭喜之後，寅生樂得不知怎麼才好。從此以後，不准呂氏出外一步，而且更不准她拿什麼過分重量的東西，唯恐流產。光陰匆匆，不知不覺早已到了分娩之期。寅生預料這個月內，夫人必定要臨盆的，所以他住在家裏，也不敢出外。這日午後，寅生飯畢無事，坐在書房打盹，忽然做了一夢。夢中見白鶴一隻，向雲端裏翱翔而下，直投到自己的懷裏來。寅生心中一驚，便即醒了過來。不料這時小丫頭阿菊匆匆的奔了進來，向寅生笑盈盈的說道：「恭喜老爺，夫人已經生下一個公子了，現在母子平安，小婢特向老爺報喜。」寅生聽了，不禁大喜，當下就給他取名雲鶴。寅生中年得子，真是愛着珍寶。如此過了五年，雲鶴也長得聰明活潑，十分可愛。寅生請了一個老先生，就教雲鶴讀書認字。雲鶴過目成誦，記性甚強，但他性情，却不愛讀書，一天到晚，在院子裏堆石頭城，射鏢鎗，弄棍使棒的遊玩。寅生因為疼愛異常，也只好由他。不料雲鶴在六歲頭上，呂氏忽然得了一病，病勢沉重，藥石罔效，未到半月，終於一瞑不視。寅生中年喪妻，最為痛苦。自己既要經營商業，又要照料家務，內外兼顧，如何得了？因此弄得精神萎靡，垂頭喪氣，所以便懨懨的病了起來。在這個時候，倒幸虧是丫頭阿菊。阿菊在雲鶴產下的時候，她也只不過七八歲年紀，現在雖然還只有十三歲，不過她發育得早，所以個子兒已經很高了。而且還十分能幹，大小事情，她都弄得有條不紊。這次寅生病了，更苦了阿菊，一面請醫給他診視，一面還要照顧雲鶴，一面又要到鋪子裏代寅生去查查賬目。寅生病臥床上，對阿菊真是一萬分的感激。這時一般親友們都勸寅生續絃，因為一個人沒有了內助，連外面事業都

辦不好了。寅生雖然也有這個意思，但一時要找好的對象，也是談何容易？萬一娶一個不賢之女，叫她內助當然不必提起，恐怕叫自己還會發生許多麻煩。所以寅生心中倒不爭想起阿菊這個女孩子來，真是一個賢德而又有才能的姑娘。假使能娶她為妻，那我一切便都可以放心的了。但阿菊只有十三歲，而自己已經四十一歲的人了，論年齡，給自己做女兒還嫌太小，我怎麼能夠為了自己的利益而糟蹋人家小姑娘呢？爲了這樣，他是絕對不敢有如此的存心。這天寅生病剛復原，阿菊端了稀粥給他進餐。寅生很感動地望着她，低低的說道：「阿菊！這幾天真是累苦你了。」阿菊微微的笑道：「只要老爺病體好起來，婢女稍爲辛苦一點，這也是分內之事呀！」寅生聽她這樣說，心中更加敬愛着她。這時雲鶴也進房來，笑問爸爸好了沒有？寅生見了雲鶴，不禁觸景生情。遂誠懇的說道：「阿菊！你這樣的爲我盡心做事，我覺得無以爲報。現在我有一個意思，想我只有雲鶴一個兒子，却沒有一個女兒，所以我要收你爲義女，不知你意下如何？」阿菊聽說，真是喜上眉梢。遂即拜倒在地，笑盈盈的說道：「承蒙老爺拾愛，小婢彷彿青雲直上，一步登天，真是歡喜還來不及，如何還有什麼意思嗎？那麼小婢就在這裏拜見爸爸了！」寅生連忙扶起，也笑呵呵道：「女兒少禮，雲鶴！你快快來拜見姊姊。」雲鶴自從呂氏死後，他在晚上原是跟了阿菊一同睡的，所以對阿菊感情本來很好。此刻聽爸爸吩咐，遂含笑上前，拉了阿菊的手，親親熱熱的叫了一聲姊姊。阿菊喜不自勝，便也笑着叫了一聲弟弟。從此以後阿菊在寅生家中做事，當然格外的盡忠出力了。過了半月，有人來給寅生做媒，說姑娘是個大家閨秀，今年二十四歲，因爲當初眼界高，不肯隨隨便便的嫁人，所以才耽擱到現在的。媒婆的嘴是頂靈活的，

眞所謂巧舌如簧，死人也要被她說得活轉來。她又向寅生面前竭力的誇獎，說姑娘如何美麗？如何溫文大方？如何賢淑可愛？這麼的一誇獎，把寅生那顆心就慢慢地說得活動起來，當時就答應下來。揀定日子，下聘迎娶。新婚之夜，寅生見新娘李巧雲生得果然不俗，柳眉杏眼，櫻桃小口，在那融融花燭的光芒籠映之下，更覺容光煥發，好像芙蓉出水，海棠映日那麼的可愛，其實巧雲也不過是六七分的姿色，不過寅生自己因為四十開外，而且夫人死後快近一年，好久沒有親近過女色，所以此刻在他的眼睛裏看起來，就把巧雲當作天仙下凡一般珍貴。笑嘻嘻的說時候不早，我們可以安息了。但巧雲不肯就睡，說照他們的規矩，夫妻在新房之中，還要同飲幾杯合巹酒的。新婚之夜，合巹酒共飲，這在寅生的心中也並非不知。但普通也無非應個景兒而已，就喝些圓眼湯算。現在寅生聽她真的要大家喝酒，因為不忍拂她的意思，所以點頭稱好，立刻照辦。當下夫妻兩人坐在桌旁，低斟淺酌，十分歡樂。巧雲纖手握了酒壺，殷殷相勸，而且秋波盈盈，不時向寅生脈脈含情的瞷着。寅生喝了幾杯，早有幾分醉意，心中想着神祕的一幕，他眞有些情不自禁起來。巧雲方才和他寬衣解帶，共入羅帳。兩人倒鳳顛鸞，掀風作浪，無限纏綿地恩愛起來。直等雲收雨散，寅生早已精疲力盡，遂低低說聲慚愧，沉沉的入睡了。巧雲見他並沒什麼發覺，方才歡歡喜喜的也睡着了。原來巧雲是個浪漫的女子，她在家中就跟表哥王克明發生了苟且的行爲。今日嫁給了寅生，恐怕被他發覺自己不是處女，所以先把酒來將寅生灌得半醉，預備在糊裏糊塗之中就這樣的混了過去。果然，她的計劃是成功了，寅生在這個銷魂之間，他也没有理會這麼許多了。婚後的生活，當然是十二分的甜蜜。不過日子一久，巧雲在性慾方面，對寅

生不免有些兒厭惡起來。因為寅生到底是個四十多歲的人了，巧雲却還在花信年華的當兒。寅生雖然是已經盡了很大的力量，但在巧雲的心中，却仍舊不覺得十分滿意，批起分數來，只有五十分，根本並不及格。所以故意鬧了幾句口角，便憤憤的回娘家去了。寅生說回去玩幾天也好，三五天之後，我可以來陪伴你回家。不料巧雲一去半月，却不見回來。你道這是爲了什麼緣故？原來巧雲回家之後，又和王克明會在一起，久別重逢，當然又設法幽會起來。兩人你貪我愛，比從前格外的感到歡樂。巧雲在此間樂，不思蜀的情形之下，你想，如何不要把寅生拋諸於腦後去呢？寅生自然十分焦急，當下連忙親自趕到巧雲娘家，齊巧王克明也在那邊，兩人相見，巧雲還給他們互相介紹。寅生當然十分客氣，請他到家中去玩。克明含笑答應，大家閒談一回，寅生要接巧雲回去。巧雲還依依不捨，後經巧雲母親說項，再住三天，準定送女兒回來，寅生沒有辦法，只好快快而回。匆匆過了三天，巧雲由克明伴送回家。寅生不勝歡喜，說克明還是第一次到來，應該設筵款待。克明還花言巧語的討好了一回，說表妹全靠他勸着回來，否則，她還要在娘家住幾天呢！寅生信以爲真，心中還萬分感激。可憐他爲人老實忠厚，所以把小人認作了君子。從此以後，克明便成了白家通常之客。巧雲命阿菊和雲鶴呼克明爲舅舅，並且要他們待克明恭恭敬敬。阿菊雲鶴不敢有違，遂只好唯唯聽命。這樣過了一月，巧雲胆子漸漸大了，她在寅生到典當裏做生意去的時候，便把克明關在臥房裏，竟然白晝宣淫，肆無忌憚。這天下午，克明又悄悄到來，巧雲一見，如獲珍寶，原來克明已有數日不來。所以巧雲恨恨的白了他一眼，薄怒嬌嗔的說道：「你這麼多日子不到來，敢是在外胡調嗎？」克明連連搖手，嘆了一口氣。說道：「倒霉

真倒霉，我妻子忽然在前幾天得了急病死了，我料理她的後事，忙得不亦樂乎，怎麼你說我在外面胡調呢？」巧雲一聽，又驚又喜。遂急急問道：「她生了什麼病呀？怎麼好好兒的會死了呢？」克明道：「是傷寒症，這病太快了，不上七天呀！」巧雲笑罵道：「你們一定太恩愛了，所以冷了身子，生起傷寒來了。」克明解釋道：「不是，不是，這個你倒不要冤枉我，老實說，一個人精神有限，我在你身上出了力，怎麼還能在她身上浪費精神呢？說起我妻子的得病，完全是爲了晚上給我開門，從熱被窩裏跳出來，所以吹風受寒的。」巧雲道：「那麼你每夜如何很晚的回家呢？到底在什麼地方玩兒？」克明指指她面龐，說道：「你還問哩！我和你在外面幽會，有幾次不是總要深夜而回的呢？」巧雲聽他這樣說，遂冷笑了一聲。很生氣的說道：「照你這麼的說來，還是我把她害死的嗎？」克明連忙賠了笑臉，連聲的說道：「那裏，那裏，她自己生得短命，我如何會怪到你的身上？老實的說，她死了倒很清爽，我可以一心一意的服侍你了。」巧雲聽他這樣說，方才嫣然的一笑。但接着又微微的嘆了一口氣，表示很憎厭的樣子。說道：「你的那個很識相，她自己走了。可是我的那個不知什麼時候才會死哩？」克明笑道：「你放心，他明天也會急病死的，讓我們快快樂樂的做一對長久夫妻。巧雲！我親愛的表妹！你說好不好啊？」克明一面說，一面把窗帘拉上，回過身子，將巧雲摟在懷中，捧了她的粉臉，在她小嘴兒上噴噴的吻。吻得巧雲兩頰緋紅，芳心亂跳，一時按捺不住，氣吁喘喘的叫道：「表哥！你說得真好，我們好幾天不會這個了，此刻四下無人，我們快點到床上去吧！」克明伸手攬着她的粉腿，笑嘻嘻的說道：「你是一匹千里龍駒，什麼地方都可以跑，飛山過海，如履平地，我是一個大俠客，

騎馬不要放在我的心上，何必一定要到床上去，就在這兒不行嗎？」巧雲一聽他這樣說，吃的一陣嘻笑，兩人真的像乾柴烈火一般的燃燒起來了。他們這樣的色胆如天，滿以為沒有什麼人會發覺的。不料事有湊巧，阿菊齊巧在窗門口走過。一聽房中有嘻笑之聲，不免暗暗的奇怪。遂向窗縫裏偷偷地窺張了一下，這一張望，把個阿菊處女的芳心立刻刺激得像小鹿一般的亂撞起來。兩頰一陣通紅，手兒掩着眼睛，輕輕的啐了一口，別轉身子，急急的就走。暗自想道，原來媽和這個表舅舅是有着這樣一層不正當的行爲，怪不得媽待表舅舅如此親熱的樣子了。可憐爸爸人兒老實，竟還矇在鼓裏，這……不是叫他老人家太受一點兒委屈了嗎？想到這裏，心中十分惱恨。意欲把這事情向爸爸從實告訴，但又怕爸爸在面子上沒有風光。所以想了一個兩全其美的辦法，等寅生回家的時候，就向他偷偷地說道：「爸爸！你早出晚歸很辛苦吧！」寅生搖搖頭，含笑答道：「不！我倒不辛苦什麼。」阿菊又低低的說道：「爸爸！我說你在舖子裏可以用一個靠得住的賬房，你自己在家裏可以多休養休養身體，我看你近來精神不很好呀！」寅生道：「我的精神還算好，現在這個年頭兒，誰都靠不住。我天天到舖子裏親自去照料，他們還鬧着舞弊。假使我一不出去，那就更糟了。」阿菊聽他這樣說，一時很覺爲難，吱吱唔唔的要說又不敢說，因此忍不住輕輕的嘆了一口氣。寅生見她愁眉不展，臉上顯現着憂抑的顏色，好像有無限心事的樣子，一時倒不免暗暗的奇怪起來。遂低低的問道：「阿菊！你幹嗎垂頭喪氣？難道有什麼心事嗎？」阿菊搖搖頭，說道：「沒有。」寅生想了一回，忽然有些明白起來。遂哦了一聲道：「我知道了。」阿菊吃了一驚，急急的問道：「爸爸！你知道了什麼？」寅生沉吟了一回，說道：

「你要我多在家中休養，這是你不肯老實的告訴我，其實你一定是受了媽的委曲是不是？你不要害怕，你媽怎麼的欺侮你？你快告訴我吧！」阿菊聽了，方才平靜了臉色，遂含笑搖搖頭。說道：「爸爸！你猜錯了。」寅生不解地問道：「好孩子！你不要讓爸爸心中乾急呀，到底爲了什麼事？你也好歹向我說一個明白呀！」阿菊烏圓眸珠一轉，這就有了一個主意。說道：「媽很好，只是那個姓王的表舅舅，他……有些不老實。」寅生聽了，很不悅的說道：「怎麼？他調戲過你嗎？」阿菊紅了臉兒，暗想，爸爸竟誤會到我的頭上來了。意欲聲辯，但轉念一想，還是將錯就錯的好，於是低低的說道：「爸爸！是的。」寅生大怒道：「混蛋！這小子好大胆，我把他當作君子看待，誰知他是個衣冠禽獸的畜生！」阿菊急忙阻止了他，低低的說道：「爸爸！你千萬不要發怒，這是媽身上的親戚，你若得罪了他，恐怕媽要生氣。」寅生確實也有一點怕巧雲的，聽了阿菊的話，倒不禁呆呆地愣住了一回子。良久，才徐徐的說道：「阿菊！照你的意思，怎麼辦呢？」阿菊道：「我的意思，你好好兒跟媽說，叫她關照姓王的表舅舅，以後少到我家裏來。不過爸爸千萬別說是我告訴你的，你要說得含混一點，說在外面聽人家說，表舅舅不大老實，這種小人，還是少接近的好。否則，媽若知道我在告訴爸爸，她一定對我要過不去的。」寅生覺得阿菊倒也想得週到，遂點頭說好，當下父女兩人遂悄悄的別開。寅生晚上和巧雲睡在床上的時候，故作悶悶不樂的樣子。巧雲是個心中懷了鬼胎的人，所以親親熱熱的偎過身子去。低低的問道：「你幹麼一臉孔不高興？難道我得罪了你嗎？」寅生聽她這樣追問，遂堆下笑臉來。說道：「你怎麼會得罪我呢？」巧雲追問道：「那麼誰得罪了你？」寅生沉吟了一回，方才說道：「我在外

而聽人家說，你這個表兄王克明人品不大好，吃着嫖賭，樣樣都會，所以……所以……我的意思，以後請他少到我家中來。」巧雲聽了，心中暗暗吃驚，但表面上故作毫不介意的說道：「他在外面荒唐，和我們毫無關係，要你生什麼氣呢？」寅生道：「一個人在外面荒唐，就難免做出不端的行爲來。我怕他鬼頭鬼腦的樣子，不要來轉我女兒的念頭；所以我覺得這種人，還是少接近爲妙。」巧雲聽他這樣說，心中不免狐疑起來。難道我們的事情，已經洩漏到外面去了嗎？莫非寅生已經知道我們的關係，他爲了顧全我的面子，所以才這樣推托到女兒身上去嗎？想到這裏，全身一陣子發燒，臉兒頓時緋紅，於是也不敢多說話，單回答我知道了，一定叫他不要再來是了。寅生聽她很順從的答應，一時十分歡喜，也就自管睡去了，過了幾天，克明又匆匆的來幽會了。巧雲急急的說道：「我們的事情，被寅生知道了，你曉得嗎？」克明大驚失色，啊呀了一聲。說道：「什麼？這壞了得！你不要跟我開玩笑呀！」巧雲正色的道：「我吃飽飯沒有這麼空，會跟你開這種玩笑。」一面說，一面把寅生叫自己關照你，以後少到這裏來的話，向他告訴一遍。並又說道：「表哥！你看這件事怎麼辦？」克明握了拳頭，冷笑了一聲。說道：「辦法是有一個，就看在你有沒有這個勇氣？」巧雲道：「你且說來，讓我考慮考慮，這辦法是否妥當？」克明道：「我的妻子是死了，但他還活着，他自己不識相，我們可以叫他死呀！」巧雲想了一想，說道：「可是他不肯死，這又有什麼辦法呢？」克明笑道：「你這人真是聰明一世，懵懂一時，他不肯死，我們不是可把他活活的做掉他嗎？」巧雲聽了，倒是吃了一驚。慌張地道：「這……這……是犯法的事體，我可有些兒不敢。克明沉吟了一回，陰險的笑道：「雖然是犯法的

事，但我們可以神不知鬼不覺的殺死他呀！」巧雲皺了眉尖兒，有些爲難的樣子。說道：「那麼你用什麼方法呢？」克明附了她的耳朵，低低的說了一陣。笑道：「這是不費吹灰之力的事情，你怕什麼？」巧雲道：「就怕家裏人知道了，被他們傳開去，很不方便。」克明道：「你指點誰而說的？雲鶴是個小孩子，他是不懂什麼的。阿菊是他的養女，只要你對她好一點，她當然也會幫着你的。至於其他的僕人，那是更不用放在心上了，你說是不是？」巧雲並不作答，好像難以表決的樣子。克明冷笑了一聲，說道：「怎麼樣？你到底還是要和我做長久夫妻呢？還是馬上和我一刀兩斷？你爽爽快快的說一句，我立刻就走。」克明說完了這兩句話，還故意顯出惱恨的神氣，別轉身子，預備要走的模樣。巧雲急忙把他拉住了，秋波逗了他一瞥怨恨的目光。說道：「瞧你，這麼性急幹嗎？事情雖然可以依你，但是也得想得周密一點，免得發生意外。」阿明方才轉怒爲喜，捧了她的粉臉，吻了一陣嘴兒。說道：「你放心吧！我此刻就去買砒礪。你給他煮一碗麵，砒礪給他放入麵內，叫他吃下去，立刻可以歸西去的。」巧雲叮囑他千萬小心，不要被旁人知道。克明答應而去，不多一回，他買了一包砒礪，匆匆的到來，含笑交給巧雲。巧雲又和他商量一回寅生死後的辦法，克明方才匆匆的告別。這天寅生在舖子裏算賬，忽然心驚肉跳，一時不知何故？心中暗暗擔憂。恐怕在外發生禍水，遂提早趕回家來。巧雲故意含笑相迎，低低的問道：「你今天怎麼回來如此早呀？」寅生道：「我在外面忽然眼跳心驚，不知有甚大禍降臨，所以提早回家了。」巧雲聽他這樣說，心中暗暗希奇。但安慰他說道：「好好兒有什麼大禍呢？我說你終日往外辛苦，一定身子有些不舒服了。你還是靜靜的休養一回，我給你弄點點心吃好

嗎？」寅生此刻真有些肚餓，當下點頭說好。巧雲心中大喜，遂親自到廚下去了。這時阿菊和雲鶴見爸爸這麼早回來，都到上房裏來問候。寅生很歡喜的說道：「爸爸沒有什麼，你們兩個孩子要掙氣一點，那爸爸心中就歡喜了。」阿菊聽爸爸向來不說這話，此刻却這麼叮囑，一時暗暗悶。這時候已經黃昏將近，房內蓋罩了一層暗淡的薄暮。寅生倚臥床上，眼花撩亂地忽然見房外走進一個婦人來。他起初以為是巧雲，不料仔細一看，竟是髮妻呂氏，猛可想到呂氏是個亡故之人，他一陣冷水燒頭，不禁啊呀了一聲。這一聲叫後，那呂氏早已不見了。阿菊急問何故驚慌？寅生不敢相告，遂鎮靜態度，含笑回答沒有什麼。同時巧雲已端了麵碗進來，見阿菊雲鶴都在房內，心中有些擔憂，遂立刻說道：「你爸爸有些不舒服，你們快點到外面去吧！別來打擾你爸爸的精神了。」阿菊聽了，只好領着雲鶴到外面去了。這裏巧雲把麵拿給寅生，寅生正欲吃麵，忽然後房「喀」的一聲，遂急問是誰？巧雲前去一張望，回過身子。謊說道：「沒有什麼，是狸貓在吵着玩兒。」寅生道：「真奇怪，我此刻好像心亂如麻，這不知什麼緣故？」巧雲道：「我知你餓的緣故，吃了麵，睡一會，就好了。快吃麵吧！回頭冷了，吃着就碍胃。」寅生糊裏糊塗的，覺得這話也對，遂唏哩呼嚕的把麵吃完了，當他吃完麵後，天色已夜，忽聽院子外有鬼叫之聲，十分悽厲。寅生毛髮悚然，不禁暗暗吃驚。其實呂氏的陰魂在焦急她丈夫的被害，所以幾次三番的顯靈，要想她丈夫不吃這一碗麵。但寅生却不覺悟，竟然中了圈套，這也怨不得呂氏爲鬼要哭泣起來了。寅生既然吃了這碗麵，他當然是性命難保。第二天早晨已氣絕身死，而且還七孔流血。阿菊雲鶴見爸爸好容易死了，自然悲痛欲絕，哭得死去活來。雲鶴年幼無知，當然不懂什

麼。只有阿菊心中明白，知道巧雲有了野心，才把爸爸害死的。一時深悔當初沒有明白的相告，否則爸爸一定把她趕走，那麼爸爸也不會被害了。這樣一想，更加心痛，幾乎哭得昏絕過雲。從此以後，克明便堂而皇之的在白家住了下來，這典當舖子，他以協助巧雲的名義也佔據下來。阿菊心中實在氣不過，遂把他們陰謀醜事，詳細告訴雲鶴知道。雲鶴方知爸爸是被淫婦謀害而死，他痛恨萬分，覺得要報父仇，非出外尋師學藝不可。於是他在一個黑夜裏，整理一點衣裳，便不別而走了。欲知雲鶴到何處而去？且待下回分解。

第六回 白雲鶴力分兩牛 羊萬里智除雙妖

白雲鶴在青松峯上的山洞裏，把已往的事情，向萬里細細的告訴。當他說到黑夜之中拋家出走的時候，眼淚已滾滾地落了下來，深長地嘆了一口氣，咬牙切齒，表示無限痛憤的樣子。萬里聽了，想起天下的事情，可說無獨有偶，一時激起同情之心，眼淚也落了下來。遂恨恨的說道：「想不到我和師兄同樣地懷了殺父深仇，我們真可說是一對可憐蟲了。」雲鶴聽了，驚奇十分。遂忙問道：「師弟的爸爸難道也被仇人相害的嗎？」萬里說了一聲是啊！遂把父仇之事，也向他告訴一遍。雲鶴嘆道：「這真想不到，我們竟真同病相憐。」萬里又問道：「那麼師兄拋家出走之後，又怎麼會遇到師父的呢？」雲鶴說道：「這件事情說來話長，好在如今沒有事，你愛聽，我就告訴你吧！」說着，停了一停，伸手拿菓子吃了一隻。然後方說道：「我黑夜出走之後，茫茫四海，一時叫我上那兒去好呢？況且我不別而行，心中別的倒沒有記罷，只有阿菊姊姊，她不

知道會不會受這淫婦的欺侮。我心中實在有些放不下。但事到如此，放心不下也沒有什麼用，只好管自的鼓作了勇氣，向前進行。這樣晝行夜宿的過了幾天，在路上遇到一個賣解的老頭子，我見他很有些拳術，當下就認他做了師父。不料這回老頭子存心不良，叫我苦苦地練了幾套拳術，却是逼我到街上賣解，給他掙錢。我見他只會了幾套拳術，別的一無技能，方知自己年幼少見識，因此上了他的大當。要想趁機逃走，但是他却把我管得非常嚴緊。這天我們白日在大街上賣解，晚上睡在一家小旅店內，我已看好了方向，所以並不睡覺，單等這老頭子鼻鼾聲起，我就偷偷起身，跳窗而逃。不料這可惡的老頭子，好像預先知道我的存心一樣，他是故意裝睡。見我跳窗而逃，他便一骨絡翻身躍起，把我抓了回來，綁在床脚旁，不管死活的將我毒打了一頓，打得我混身是傷，血痕斑斑。但他還不許我叫一聲痛，用棉花塞在我的口裏，我是眼睜睜的給他打了一個夠，直等我昏絕過去，方才息手。將我抱到床上，解了繩索，用水把我噴醒，兩眼惡狠狠的瞪着我，問道：「你這該打的小雜種，你學了藝，拜了師，你還想逃走嗎？真是一個負恩忘義的奴才！你要死？還是要活？」我聽他這樣問，想到在這活地獄裏受苦，那倒還是死了乾淨。不過我死固不足惜，但我父親的血海大仇，叫何人代為報復？因此只好忍辱含痛的向他苦苦哀求，求他千萬可憐我年幼無知，饒我這一條小性命吧！他聽了，連連冷笑。把一柄小刀在桌子上戮了下去，刀柄豎在桌面上。說道：「你下次若再逃一逃，我馬上叫你死！」我聽了連喊不敢，他就管自的睡熟了。」萬里聽到這裏，奇怪地問道：「這回子他倒不怕你再逃走嗎？」雲鶴忙道：「我的老弟！他是一個老奸巨猾的東西，心中早有計算，因為我這時被他打得遍體是傷，不要說不能

夠跳窗再逃，連翻個身，轉個側，都覺疼痛難當，所以他是很放心的安睡了。只可憐我痛了一夜，流了一夜的眼淚，真是比死都還要難熬。誰知到了第二天，他還不管死活的叫我出去賣解，我求他休息一日，養好了傷，他不答應，說我故意裝死。我沒有辦法，只好咬緊牙關，跟着他一步步移一步的同去賣解。他還一路叮囑我，叫我在人家面前，不許裝出被打傷的樣子。天哪！你叫我怎麼受得了呢？我們走到一條小河的旁邊，不知怎麼我靈機一動，忽然動出一個逃走的腦筋來。你道我用什麼方法？原來我自幼在家中常到池塘裏去遊玩，所以略識水性，於是趁他不防備之間，就撲通的一聲，跳到河水裏去。他回身見我跳到河裏，以為我無意做人而自殺了，這就急得大喊救命。我恐怕人家來救起我，便向河底裏鑽游下去。起初聽岸上人聲嘈雜，後來連我自己也不知感覺，竟糊塗了過去。「萬里聽到這裏，又急急的問道：「後來怎麼了呢？這個老頭子叫什麼名字？你可記得，我們以後遇見了他，非報仇不可。」雲鶴道：「他姓周名老大，是個流落江湖之輩，好在沒有什麼大仇，我也不記在心裏了，再說我落河之後，也不知怎的，等我醒來的時候，自己身子已經躺在一隻漁船甲板上面，旁邊坐了兩個年老的漁翁漁婆，他們見我醒來，臉上都含笑容，一個給我換去濕衣，一個給我喝了熱茶。我知道是被他們相救上船，當下慌忙跪倒，謝了救命大恩。並問他們貴姓大名，他們說姓范，並無名字，人家因為他們年已半百，所以都叫他們范老老和范媽媽的。當時范老老問我如何掉在河裏？又問我家鄉何處？我把詳細情形，對他們告訴。范老老十分惱怒，因為我孤苦無依，遂願收我作乾兒子，問我心中可歡喜？我在無家可歸之時，那裏還有不答應的道理？慌忙向他們拜了八拜，口叫義父娘親！樂得他們夫婦倆拉

開了嘴兒笑得合不攏來了。從此我在義父的家裏住了下來，不要看范老老是個捕魚之人，他原來也是個隱俠，有着一身很好的武藝，在他家住了一年，義父日夜教我武藝，我用心學習，早已能夠飛簷走壁，拾塊泥團，向空中拋去，天上飛着的小鳥，無不中泥而墮。而且更學了一種水中功夫，我在水裏行走，一日一夜不上岸來，不會淹死。那時我有了這些功夫之後，我便時時想報父親血海大仇。但義父却說我的本領，不過滄海一粟，父仇雖然要緊，但也不要太以性急。我聽此話原很有理，只好又靜靜的住了下來。如此又過了一月，這天我在村中遊玩，忽然見有個老道，衣衫襤褸，坐在一株大樹下求乞。許多村童却拿了磚塊拋他，有的笑他骯髒，指手叱他罵他。我連忙上去相阻，說他是個檻外之人，你們不該欺侮人家，並且把義父給我買點心吃的錢贈給他。不料這般村童都罵我野種生的，所以願意和教化道士做朋友。我不甘受辱，當下心中大怒，遂上前打倒一個。衆村童一鬨而上，把我包圍起來。我那裏把他們放在心上，意欲將他們打個落花流水，又怕牛手闖了禍水。因此欲想個辦法，把他們嚇退。齊巧村前有兩隻大水牛，咆哮如雷，互相地用角相撞的格鬪。我心中生了一計，立刻指着兩隻水牛。說道：「你們不用和我交手，看這兩隻牛，誰有本領把它們拉開來？誰便過來和我較量較量。衆村童聽了，以爲我口說大話，遂齊聲說道：「你有本領，你先把水牛拉開給我們看。」我巴不得他們有這一句話，當下就奔到水牛身邊，喝了一聲畜生，左手拉了一角，右手也拉了一角，把兩牛用力一分。只見兩隻水牛各自一個翻身，左右滾了開去，服服貼貼的不爭不鬪了。衆村童嚇得目瞪口呆，方才四奔逃散。那時這個老道便哈哈的大笑起來，口喊善哉善哉！他便起身走了。我見他衣服雖然襤褸，但

此刻我眼睛裏看起來，他混身上下都發着金光，我心中暗暗稱奇，難道這個老道是什麼異人嗎？於是急急的追奔上去，不料我越追越遠，他雖然緩緩而行，但始終追他不上。所以我心中益發相信他是一個劍俠，這機會豈肯錯過？我一面追，一面叫喊師父停一停。但是他却不聞不問，只管向前進行。我想一個人存心學藝，最要緊是心裏堅定，不怕任何困難，始終不變意志。所以我不管奔得汗流浹背，連鞋底泡都跑出來了，但我還是咬住牙關，不肯放鬆。後來實在弄得上氣不接下氣，而且不知不覺已經奔到深山窮谷，路又難走，一個不小心，身子就一個筋斗的翻了下去，跌在地上再也爬不起來。我還想竭力掙扎起來再追趕，忽然一陣哈哈大笑，只見那個老道却站在自己的身旁。問我說道：「你這小哥兒好不知趣，爲什麼苦苦的追逼我？剛才你給我幾文錢，難道你要討還去了不成？」我一聽這話，連連搖頭，一面爬在地上，磕頭不已。說道：「師父在上，弟子白雲鶴今日得遇師父，萬望垂憐收留，無任感荷。」他聽了又哈哈的笑道：「你不要跟我開玩笑，我是一個教化道士，一天到晚，在街頭求乞過生活，你拜我做了師父，難道你想學些教化子的本領嗎？」我回答道：「我情願跟隨師父終日在街頭討飯，只要師父收留了我，我什麼苦楚都不怕。」他聽我說得這樣決心，忽然在袋內摸出一條小小的蛇來，我認得這是最毒的赤煉蛇，不覺吃了一驚。聽他却一本正經的說道：「你既然什麼都不怕，那麼你這條蛇害怕嗎？」我不知道他是什麼用意？自然搖了搖頭，回答不怕。他笑着道：「你不怕，很好，那麼你給我吧。這條蛇吞了下去，回頭這蛇會從你鼻子裏游了出來，你有膽量試試嗎？」我聽了這話，一時心中倒不免疑惑起來，所以遲疑了一回，却默不作聲。那老道又呵呵地笑道：「拜我教化子做師父，

少不了學點討飯的本領，你既然怕這條小小的蛇兒，那怎麼行？那怎麼行？小哥哥！我勸你還是好好兒的回家去吧！」他一面說，一面便回身欲走。我連忙把他拉住，心中暗想，我好不容易辛辛苦苦的追到這裏，連腳底泡都走了出來，若是就此打消這個主意，那豈非可惜。想我和他無怨無仇，他爲什麼苦苦要害我性命呢？這麼看來，他一定是故意試試我胆量的。想到這裏，便伸過手去。說道：「師父！我就吞吃，我就吞吃，師父有命，弟子豈敢有違？」那道人追問一句道：「這是毒蛇，你難道真的不怕死嗎？」我誠懇的說道：「求師心切，就是死了，也甘心慚願。」道人聽了，顯出敬愛的樣子。拍着我的頭頂，連叫了兩聲好孩子，不知怎麼的？我就身不由主的跟了老道騰空起來。」雲鶴一口氣的說到這裏，咽了一口唾沫。方才又說道：「這個道人，就是我們的老祖。現在我在這裏還只有兩年，師父不讓我到外面去，說要成劍俠，非一朝一日的工夫，能夠成就。如今我勸師弟，也得好好兒靜修不可。」萬里聽了，連連稱是，從此以後，他們師兄弟在山上一住五年，白眉老祖早晚教他們用功修鍊，兩人的劍術是已經成功了。白眉老祖起初不許他們兩人出外，後來又過了三年，才放他們師兄弟到山前山後追逐飛禽走獸，輔助外功。並且教他們去各省的深山大澤中尋覓草藥。這採藥的一門，是修道的舟楫，目的不是給人醫病，原是用以輔佐自己內外功的一種工具。且說這日他們師兄弟又到一座荒山裏去採藥草，這時日已西斜，黃昏降臨了大地。忽然在夜風中吹過來一陣啜泣之聲，萬里奇怪道：「這是什麼哭聲呀？」雲鶴道：「好像是個女子的哭聲。」萬里道：「這樣冷僻的荒山之中，如何有女人呢？莫非是什麼鬼怪嗎？」雲鶴道：「我們且去找尋一下，看個仔細，究竟怎麼一個女人？」兩人說罷，遂尋聲

而往。只見那邊一棵大樹底下，坐着一個少女，掩着臉兒，嗚嗚咽咽的哭泣。雲鶴上前低低的問道：「喂！你這個姑娘姓甚名誰？爲何在此獨自哭泣？看天色已經夜了，回頭若有猛獸來此，你的性命不是要沒有了嗎？」那女子一聽有人問她，便拾頭向前望了一眼，見他們師兄弟乃是年輕的男子，遂顯出無限嬌羞的樣子，伸手拭了淚痕。一面羞答答的說道：「哦！兩位公子，小女子乃是迷路之人，所以在此發急呀！」雲鶴已經十七歲了，他見那女子生得柳眉杏眼，芙蓉其頰，櫻桃其嘴。尤其那雪嫩皮膚，柔軟而細膩。體態輕盈，真所謂修短合度，濃纖得中，十分艷麗。因此他的心中不免動了愛憐之情，遂急忙又說道：「你是一個弱不禁風的女子，你怎麼能夠到此冷落的荒山來呢？我剛才問你姓什麼？叫什麼？你爲什麼不回答我呢？」那女子輕輕的說道：「我姓陸名叫曼卿，爸爸陸忠林，他從前在朝中官居禮部郎中。只因奸臣專權，意欲陷害爸爸，爸爸幸虧早日告老回鄉，隱居在此山上，至今屈指一算，已有十二個年頭了。我四歲到此，現在年方十六，平日步門不出，今日偶然和妹妹愛卿並了頭等衆人出來閒散，誰知忽然刮起一陣狂風，把我吹到這裏，妹妹和衆人都失散不見了，所以我一個人害怕得哭泣起來了。」雲鶴被她的美色所迷惑，心中十分同情。遂又說道：「陸小姐還是官家千金，不知府上何處？我們可以送你回家。」曼卿聞言，不覺破涕爲笑。萬福謝道：「就在這裏山脚下的土地廟附近，若蒙兩位公子仗義相助，真使小女子感恩不盡了。」萬里在旁却不耐煩的樣子，向雲鶴勸阻道：「師兄！時候不早，我們快些回山去要緊，這些閒事，不要多管了吧！回頭師父知道，他老人家可要生氣哩！」雲鶴道：「我們反正順路下山，就送她一程，也不費多少時間，見義勇爲，互助乃人類應盡義

務，我們豈能袖手旁觀呢？」萬里聽了師兄一番大道理，因此無話可答，這好隨在後面，眼看雲鶴送那女子一路下山，三人到了山脚下的時候，親見幾個丫環模樣的女子，急急的奔來。見了曼卿，便笑盈盈叫道：「大小姐！你回來了！啊呀！真急死人，老爺太太在家急得都要哭了呢！」曼卿笑道：「幸虧這兩位公子送我下山，梅香！你快代我叩謝兩位吧！」其中一個丫頭，含笑步至雲鶴面前，行了一個禮。說道：「多謝兩位公子相救，還未請教貴姓大名？」雲鶴說道：「做姓白，名雲鶴，這位姓羊名萬里，是我師弟。我們順路送下山來，不費什麼氣力，不必客氣。」梅香道：「我家離此不遠，敢請兩位公子到我家稍憩片刻，喝杯淡茶，聊表小姐之謝意。」雲鶴聽了，回頭向萬里望了一眼，表示徵求他同意的神氣。萬里到底具有夙根之人，他心中有了主意，當下不動聲色，點頭答應。雲鶴就是恐怕萬里不答應，又要阻攔，此刻見他點頭，心裏不由大喜。遂跟同衆人向土地廟而去，行不了幾十步路，來到一座莊院，門口垂柳數株，迎風飄舞。還有幾隻管門的黃狗，見了衆人，搖頭擺尾，表示迎接主人的樣子。這時大門內忽然走出兩個年老的男女來。男的員外裝束，女的當然是個安人模樣。身後還有一個少女，年約十四五歲，和曼卿面目彷彿，顯然是她的妹妹。曼卿見了倆老，口叫爸媽，偃在他們身旁，絮絮地告訴被救的經過，一面又回身向雲鶴等介紹道：「這是我爸爸陸忠林，這是我媽，這是妹妹愛卿。這位是白雲鶴公子，這位是羊萬里公子。」陸忠林聽了，連忙請雲鶴兩人入內寬坐，僕婦獻上了茶。忠林先道了謝，然後說道：「兩位公子乃少年英雄，老夫心中甚爲敬愛，意欲將兩女配與公子爲室，不知兩位意下如何？」這時曼卿和愛卿侍立在父母之側，一聞此語，羞澀萬狀，秋波各向雲鶴與萬

里身上脈脈含情的瞭。雲鶴情竇初開，頗有此心，乃未敢貿然答應。不料萬里却先開口說道：「承蒙老伯抬愛，小姪受寵若驚，敢不遵命。但小姪曾受母命，謂小姪配室，女方人口需要成雙，方可結合，否則不利。所以小姪有個請求，請老伯將府上大大小小的人數都排在一起，給小姪點明人數，倘若果然成雙，小姪必定允諾。」雲鶴不知道萬里鬧的什麼把戲？一時站在旁邊，默不作聲。忠林聽了，向曼卿望了一眼，曼卿點頭示意，表示答應。忠林笑道：「這是很便當的事，毫無問題。」當下就命了頭僕婦人等連同自己父女四人一起排隊而立。萬里以手一點數過去，口中唸唸有詞，說也奇怪，經萬里這麼一指點，衆人都木然而立，好像失去了知覺一樣。雲鶴知道師弟是弄的點穴法，一時頗爲驚奇。急急問道：「師弟！你這是什麼意思？却要捉弄他們呢？」萬里笑道：「師兄！你不要被美色迷惑，而神智糊塗起來。你以爲他們真的是人嗎？嘿！這是你上了當了。」雲鶴道：「那麼你說他們是什麼東西？」萬里道：「不是妖魔，就是鬼怪。想道深山窮谷，可說終年不見人跡，他們居然安居在此，而且室內富麗堂皇，可見一切都是假的。師兄倘然不信，我可以試驗給你看。」萬里說罷，把手一揚，忽聽嘩啦啦的一聲霹靂，只見四週那裏是什麼房屋？原來他們却站在壘壘荒塚的旁邊。再看地上，有血淋淋的狐狸十數隻，倒斃在亂草堆裏，原來萬里用一個掌心雷，把羣妖一網打盡，沒有一隻逃漏。其中兩隻狐狸身子特大，想來就是曼卿姊妹兩人了。當下雲鶴見了，深深敬服，而且羞慚滿面。急問萬里道：「師弟！你何以見得他們全是狐妖呢？」萬里道：「我見他們雖然人語，而滿面隱顯妖氣，所以肯定他們決非人類。想他們修煉多年，好不容易的才化人形，不料却迷了我們的身上，這也是他們自

取滅亡。假使我不叫他們站在一起，他們必定四散而逃，雖然掌心雷厲害，恐怕也未能一網打盡。留一妖精，則萬人受害匪淺矣！」雲鶴聽了，大加贊許，覺得自己及不來他，無怪師父當年說他的夙根，深我十倍了。當下師兄弟兩人急急趕回青松峯的清心觀來，見過師父，白眉老祖哈哈大笑，說道：「你們險些兒中了妖毒了，所以年輕之人，切忌貪愛女色，否則，將來對於本身利害，恐怕進出很大，切記！切記！」雲鶴見師父兩眼向自己望，可見這話是向自己而發，因此羞慚得無地自容，跪下磕頭，向師父求恕。白眉老祖說道：「想你苦苦學藝十年，才有今日，此後前途，還希你自己珍重爲要，爲師決無他意。」雲鶴連連稱是，方和萬里退到外面去休息了。如此又過半年，雲鶴想起父仇未報，遂向老祖懇求，放他下山一行，一面報了父仇，一面探望義父母范老老范媽媽，以報相救之恩。白眉老祖點頭允許，同時向他叮囑了一番。雲鶴答應稱是，一面又和萬里話別。萬里見師兄可以去報他血海大仇，當時十分眼癢，也要下山一行。却被老祖阻攔，說他年尚幼小，再過兩年，放他下山。萬里沒法，也只好含淚退下，一面送雲鶴下山。師兄弟相聚八年，一旦分離，殊覺依依不捨，當下各道珍重，洒淚而別。萬里待雲鶴走後，從此更加寂寞冷靜，不過對於修鍊劍術，却自更能湊效。光陰匆匆，又過兩年，萬里在山上已有十年時間。這日白眉老祖命萬里來到跟前，怒氣沖沖，好像非常痛恨的樣子。萬里大吃一驚，慌忙拜伏在地。小心翼翼的問道：「不知師父爲何震怒？莫非弟子有甚不肖之行爲嗎？」白眉老祖冷笑道：「當年你師兄下山之日，我會經千叮萬囑，叫他學了本領，是除了報仇之外，做些有益於世道的事情。不料他下山兩年，把爲師言語忘得一乾二淨，却做出不端的行爲來。我收了這樣不肖

之徒，豈不被天下劍俠所笑嗎？我今命你下山一行，並贈青風劍一柄，除報父仇之外，還給我取雲鶴首級前來見我。」萬里聽了這話，大吃一驚，一時不敢違拗，雙手跪接了寶劍，向白眉老祖拜別，匆匆下山而去。不知雲鶴做了什麼不端行爲？萬里可曾把他殺了回來見師？且待下回分解。

第七回 顯神通脚踢老教師 窺闖劍巧遇小親妹

話說羊萬里別師下山，一路之上，晝行夜宿，這日來到河北地界，天色已經慢慢的昏黑。萬里數着空中的歸鳥，不由想起家中的母親來了。可憐她爲了我們兄妹兩人，忍辱偷生，受盡了惡賊種種的委曲。現在我離家十年，母親和妹妹也不知是否還在這惡賊的家裏嗎？好在我已學了一身本領，血海大仇，想來是不日可報的了。一面想，一面不由暗暗的傷感。不知不覺的抬頭一看，原來前面已到了一個挺大的莊院。只見東西兩扇八字大牆門，門外兩邊植有柳樹拾株，樹旁還有拴馬的木椿，木椿旁有上馬的石墩。大門牆雖然開着，却不見裏面有人出入。萬里心中暗想，看這氣派，顯然是個當地的紳士人家。那麼我何不上前去借宿一夜，且待明天再行趕路吧！想定主意，便跨步走入大門，只見東首有平屋一間，門口懸有木牌，上書門房兩字，萬里正欲近前問訊，忽然門房裏竄出一隻大黑狗來，向萬里汪汪的狂吠。接着後面跟出一個三十左右的健漢來，生得一臉橫肉，兩隻三角眼，顯出兇惡的樣子。向萬里瞪了一眼，因爲萬里身上穿得並不體面，況且又是個年輕的少年。他便和那黑狗一般的看法，認爲萬里定是個求乞之人，這就大喝

道：「喂！你到這裏是找什麼人來的？」萬里見他這樣毫無禮貌，心中好生不悅。暗想，有其僕，必有其主，想來這裏面主人也是個作威作福的勢利人家，我何必去求懇人家。於是連忙說道：「不找什麼人，我走錯了路，對不起！」萬里一面說，一面便回身退出。不料那個健漢見他進來後又退出去，心中便大起疑竇，暗想，這小子明明賊胆心虛，敢是小賊來偷東西的嗎？這就搶步趕了上來，攔住了萬里的去路。說道：「你的眼睛生了沒有？青天白日之下，怎麼會走錯了路？這裏不是山路，也不是水路，你花言巧語的想來欺騙老子嗎？」萬里聽他出口傷人，不由大怒，正欲向他發作。但猛可想起師父的教訓，外面做事情，總以忍耐三分為旨。於是把一口氣又從肚子裏咽下去，反而微微的一笑。問道：「誰是老子？」那健漢覺得在他這一句問話中大有輕視的意思，一時欺他年幼。遂老實不客氣的說道：「我是你的老子，怎麼樣？告訴你，我兒子比你還要大得多呢！」萬里笑道：「我老子早已死了，你難道也活得不耐煩了嗎？」那健漢聽他這樣說，不覺氣得暴跳如雷。罵道：「什麼？你咒唸我死嗎？他奶奶的，你這小賊太無皇法了。你鬼鬼祟祟的，明明是來偷東西的呀！」萬里笑道：「我偷了你們什麼？你怎麼一點兒不曉得嗎？我瞧你啊！還不及這隻狗兒呢！它倒還會叫兩聲呢！你却只想偷懶，真是狗奴才！」那健漢瞪着眼，喝問道：「什麼？你敢罵人！」萬里道：「我罵你做什麼？罵了你才污了我的嘴呢！你這種人就不值我一罵。」一面說，一面便匆匆要走。那健漢怎麼肯受他這樣侮辱？遂伸手拉住了他。說道：「你要走了嗎？沒有這麼的容易。」萬里回身笑問道：「依你說，怎麼樣？是不是留我住幾天？」那健漢啐了一口，罵道：「你在做夢，媽的！小鬼！你偷了什麼東西？想匆匆的逃了，

讓我搜抄搜抄。」萬里道：「你死了還活着？我偷了你們東西？真是放屁！」那健漢聽了，倒是呆了一呆。說道：「我才閉了眼睛打一回兒盹，想不到就有小賊溜了進來。我知道你是什麼時候進來的？也許你在裏面已經偷了東西。跟你說，我們做門房的，責任重大，你非給我搜抄搜抄不可。」萬里見他一面說，一面動手要自己身上摸索的樣子。這就連忙攔住了他，說道：「慢來，慢來！我們年輕人名譽乃第二生命，你冤枉我做賊，這不是兒戲的事。你要搜抄不出什麼來，給我怎麼樣的交代？」那健漢道：「搜抄不出什麼來，證明你不是賊，你就只管走。要如搜抄出來有東西的話，嘿！那就得送你到官府去了。」萬里冷笑道：「你倒說得容易，你要搜抄，我們先到公堂上去。叫官府給我們做個公正人，怎麼樣？」那健漢聽他這樣說，一時倒躊躇了一回。方才說道：「那又何必，我勸你不必嘴硬，還是快把偷的東西交出來，免得入獄受罪。」一面說，一面拉住萬里，大有強迫搜抄的樣子。萬里心中再也忍耐不住了，這就把手一擋，就這麼輕輕的一推，誰知道那大漢就摔了一個跟斗，跌得爬不起來。口裏還大呼強盜強盜！經他這樣一陣子叫喊，自然驚動了裏面的衆人，只見一鬪而出的奔來十多個大漢，爲首一人，年約五十多歲，身材兒生得高大，眉宇之間含了一股子殺氣，精神飽滿，顯然是個好勝的人。他們既然奔出院子，向四面一看，見只有一個十五六歲的小孩子，並沒有什麼強盜，一時都好生奇怪。急問強盜在那裏？那跌在地上的大漢，伸手指着萬里。急急的說道：「黃教師！你來得正好，這個小賊就是強盜，他還罵你，罵你是個老而無用的狗東西！」那個黃教師被他這麼的一進讒言，氣得兩肩倒豎起來。便喝道：「那裏來的血毛未乾的小畜生？竟然如此的撒野嗎？」萬里見那刁奴這般

可惡，遂連忙解釋道：「不！不！老教師！你千萬不要聽他的胡說白道，我和你素不相識，怎麼會罵你呢？」黃教師道：「你罵不罵我，這倒不必說了。想你是個外鄉之人，怎麼憑空的就來欺侮人家呢？」萬里道：「明明是這奴才來欺侮外鄉之人？怎麼反而說我欺侮你們呢？這真是太以笑話了。」黃教師因為深信那門房的話，以為萬里真的罵了他。所以他冷笑了一聲，遂吩咐衆人說道：「不必多說廢話，來人！先把這小子抓住了再細細的審問。」他身後十餘個大漢聽了，便一齊搶步過來，預備把萬里捉拿。誰知萬里等他們切近，就將身子一蹲，撲在地上，把腳輕輕的一伸，飛了一個掃膛腿，說時遲，那時快，這十多個大漢便像甩稻草似的一齊跌出一丈開外，一個個的爬了幾下才爬了起來。黃教師想不到一個小小的孩子，竟有這一下子工夫，心中也不免大吃了一驚。因此望着萬里，倒是怔怔地愣住了。萬里問道：「你是這裏教師嗎？還未請教貴姓大名？」黃教師道：「老夫姓黃名泰山，你這小子何人？竟敢這樣的放肆，那還了得嗎？」萬里笑道：「泰山？哈哈！好個有名無實的東西！」黃泰山氣得臉兒發青，喝道：「什麼？你敢小覷我？」萬里道：「你雖然是個上了年紀的人，但火氣比我們年輕人還要大，一點忍耐工夫都沒有。被人家稍爲一激，便激怒起來。不問好人歹人，就吩咐抓我，那你不是個粗魯莽夫嗎？」黃泰山聽了，氣得怪叫如雷，他更不打話，把兩腳一頓，使出一個鷓子鑽天的架子，凌空足有一丈來高。然後再變成老鷹捕鷄的姿勢，飛撲萬里。萬里知道這老頭兒也有些本領，遂忙將身閃開，使出一個鯉魚打挺，避開泰山的兩手。接着就地一滾，使出一個葉底偷桃，去撈泰山的下陰。泰山驚得一躍，來個野馬溜韁，竄到萬里背後，順手就是一拳。萬里把身子蹲下，便撲地倒

竹。泰山以為他是被自己打倒了，心中大樂，便走近過去，預備把他抓住。萬不料萬里是個計謀，待泰山挨到身旁，就飛起一腿，泰山冷不防站脚不住，便一個跟斗直跌了出去。萬里一躍而起，忍不住哈哈大笑。說道：「泰山之名，有名無實，果不虛也。」這時衆僕人都相顧失色，早有人入內去報告主人。只見一個三綵鬚鬚身穿員外衣的男子，匆匆走出來。向萬里深深一揖，賠笑說道：「師父的本領實在了不得，叫人佩服之至！倘蒙師父不棄，請入到舍間盤桓盤桓。」萬里聽了，知道他是這裏主人無疑了。遂連忙還問姓名，他說姓高名守義，多有得罪之處，還請海涵原諒。萬里見他說話殷勤，而且滿面仁慈之氣，一時把剛才被辱之憤怒，也就渙然消散。跟着高守義走進花廳，步入裏面一間精緻的書房，請他上坐，僕人送茶畢。高守義方才說道：「師父貴姓大名？仙鄉何處？」萬里心中暗想，我這次下山的目的，是在報父親的血海大仇，那麼我自然不能把真姓名告訴給人家知道的。於是說道：「我姓會，名子都，原籍山東，路過寶莊，不料貴門房太有禮貌，說我是個偷物之賊，還叫尊教師出來捉拿，想起來真是好笑煞人！」高守義聽他這樣說，不由羞慚滿面，恨恨的說道：「想不到刁奴如此可惡，回頭一定把他責罰是了，千萬請師父不要生氣。」萬里笑道：「這倒不必了，只要高老先生明白我不是無端打人，那也就是了。」守義說道：「老朽平日最敬愛有本領之人，今日師父如此年少英俊，尤令人佩服極了。老朽兒女各一，小兒名志強，年僅十歲，小女名志英，年已十四歲，兩人性喜習武，故而請了這位黃泰山教師教授武藝，不料黃教師一無所用，竟被師父打倒。所以鄙意欲將小兒小女拜你爲師，不知師父能否金諾？倘蒙不棄，真是感激不盡了。」守義說罷，也不待萬里回話，就命他的兒女

兩人出來，拜見師父。萬里見一個年約十歲的孩子，還有一個小姑娘，嬌小玲瓏，甚爲美貌，他們盈盈的拜倒在地，口裏還叫着師父在上，徒兒叩見。萬里急得慌忙扶起，連連說道：「不敢，不敢，我自己還是一個年輕之人，怎麼能收公子小姐作爲徒兒呢？」守義忙道：「師父不要見却，你雖年輕，但本領高強，老朽十分敬佩，千萬請你收留。」萬里沉吟了一回，遂忙問道：「高老先生把我認作兩位公子的師父，那麼把這位黃教師怎麼辦呢？」守義很爽快的說道：「這是很容易解決的問題，他既然沒有什麼武藝，老朽只有多送他幾兩程儀，請他回去了。」萬里連連搖頭道：「不能，不能，我的意思，還是請他仍舊做兩位公子的教師。兄弟因爲尚有要事在身，不能久居在府上，還請老先生多多原諒才好。」守義聽他再三的拒絕，十分失望，一時呆呆的說道：「師父！莫非你嫌這兩個孩子沒有什麼出息嗎？所以堅決的不肯收留。」萬里道：「不是，不是，我實在不能留在你的府上，所以不能累兩位公子反而失却一個良師。黃泰山的本領實在也很強，剛才他被小弟打倒，實在因爲他偶然有失的緣故。假使你放棄了黃泰山，以後再要找他這麼一個有本領的教師，恐怕就很困難了。老先生！我勸你快去請他到來，讓我和他做一個朋友，倒也不錯。」守義聽他這樣說，恐怕一面請不到，一面反而得罪了人，所以慌忙奔到外面，只見黃泰山正在整理包袱，預備回去。這就先啊呀了一聲。說道：「黃師父！你怎麼啦？預備上那兒去啊？」泰山很不好意思的說道：「小弟真是慚愧，無顏再在府上，所以預備回去了。」守義聽了，慌忙說道：「說那裏話來？我知道師父要走的，所以特地追了出來，剛才那個少年，他對我說師父本領很不錯，這次所以跌倒是有防備的緣故。他還要跟你做一個朋友呢！師父！

來，來，來，快跟我進去大家見見吧！」守義一面說，一面把他拉了就走。黃泰山沒有辦法，也只好跟他匆匆來到書房。萬里連忙拱手相迎，笑道：「老兄偶然失手，這是免不了的事情，所以請老兄不必介意，小弟太以魯莽，還望原諒是幸。」黃泰山想不到他還以禮相待，一時更加羞慚，但心中却暗暗佩服。這般年輕的人兒，固然有此本領，而且還有這麼好的忍耐。於是也笑道：「兄弟在北道混了二十多年，就是南七省也去遊過數年，和人較量至少也有五六千之上，但像先生這麼大的本領，實在還只有第一次，使兄弟甘拜下風。不知令師是那一位？」萬里道：「小弟的師父名叫白眉老祖，這次奉師命下山，另有要事，故而甚爲匆忙。老兄乃我們前輩，還望多多指教。」泰山搖頭道：「老不中用，老不中用，你們後生可畏，果不虛也。還未請教貴姓大名？」守義在旁邊給他們連忙介紹一遍，並且吩咐僕人擺上酒席，大家入座，志強志英在下首相陪。泰山問道：「會先生的師父在什麼山上，聽你說他的法號，好像神仙一般，莫非果是什麼異人嗎？」萬里點頭說道：「他在青松峯的青心觀，這地方是很不容易上去的。至於我那師父，來去無蹤，就是我們身爲他的徒兒，也不常常見到他的面，他實在是一個異人。」黃泰山聽了這話，將信將疑，遂說道：「我在江湖上奔走數十年，也曾經聽到有一般劍俠，能夠口吐劍光，不知果有此事嗎？」萬里笑道：「不錯，我師父就是這樣的一個劍俠。」黃泰山又問道：「先生不知也有這種技能嗎？」萬里道：「略能一二，」衆人聽了，疑信參半，守義忙道：「能否一試？以擴弟輩眼界。」萬里含笑點頭，把嘴略爲一張，只聽哧的一聲，就有一道氣光飛了出來，在室中盤纏。不過在白天裏，是很難看得出來。黃泰山有些不相信似的，遂又問道：「這就是劍光

嗎？但怎麼不能見到呢？」萬里聽他這樣問，就知道他心中的意思，遂抬頭向窗外望去，只見空中正有小鳥兒一羣掠過。於是把劍光就飛到窗外，不多一回，只見桌前落下兩隻血淋淋的小鳥來。萬里遂把劍光收住，笑道：「諸位可會看見了沒有？」黃泰山和守義等衆人都大吃一驚，遂吐舌不止的說道：「厲害，厲害，先生有這樣本領，恐怕江湖上好漢都要向你望塵莫及了。」萬里忙正色的道：「那裏那裏？我這一點點本領，真好像滄海一粟，算不了什麼希奇的，要知道天下之大，更有不少異人劍俠，像我這種人那裏及得到一根毫毛呢？」黃泰山聽了，方才敬服，不敢再有憤恨的意思，把剛才被他打倒的怨氣早已消失了。一回酒畢，守義招待他到西書房休息。這時天已入夜，萬里一個人坐在房中，想着師兄不知做了什麼惡事？師父要我把他殺死，提了首級去見他老人家，但我們相聚八九年來，平日情同手足，如何叫我下此毒手？因此不免暗暗的煩惱。抬頭見院子外月色如畫，這就慢慢踱了出來。恰值八月天氣，涼風拂拂，吹送在身上，倒頗覺舒服。萬里慢慢來至假山旁邊，只聽有陣乒乒乓乓的擊劍之聲，響入耳鼓。一時甚爲驚奇，遂尋聲而往。只見一個小小的池塘旁邊，正有一對小兒女在互相的鬪劍。萬里認得他們就是守義的兒女志強和志英兩人，於是看了一回，覺得兩人的劍法倒也純熟，因此情不自禁的喝了一聲彩。志強志英聽有人叫好，遂把劍收住，回頭來望。見了萬里，兩人急急的奔上前來，拜伏在地，說請師父多多指教。萬里慌忙讓過一旁，一面叫他們起來，一面說道：「我們都是年輕之人，以後請不必這廝客氣。」志英年齡較大，雖然是個女孩兒家，倒也落落大方。便含笑說道：「這不是客氣，因爲輩分如此，我們當然只好叫你師父。師父的本領高人一等，恨我們福薄，所以不肯收

留我們作爲徒兒哩！」志英說完，垂了粉臉，大有淒涼之色。萬里聽了，頗覺不忍。遂忙說道：「你們不要誤會，因爲我實在尚有要事在身，所以不能久留府上。既不能相聚一處教授你們的武藝，那麼我縱然收留你們做了徒兒，不也是枉然嗎？」志強插嘴問道：「師父不知有什麼要事？能否向我們告訴嗎？或許我們可以幫助你一同去做，等做完了這一件事，請師父再教授我們的本領好不好？」萬里聽他這樣說，倒忍不住好笑起來。遂搖頭說道：「我此去還有幾百里幾千里路程，你們吃得了這個苦嗎？」志強志英齊聲說道：「我們不怕吃苦，只要師父老人家不討厭我們。」萬里笑道：「就是你們不怕吃苦，你的父母也不會答應呀！」志英歡喜地道：「不會的，只要師父答應，我爸爸絕對不成什麼問題。」萬里連連搖頭，說道：「這個黃師父的本頭也不錯，其實你們跟他學習武藝，也已經很好的了。」志強披了披嘴兒，說道：「黃師父怎麼及得來你呢？」萬里笑道：「你這話不能讓他聽見，否則，他一定要不高興。」志英笑道：「只要你肯做我們的師父，他不高興，也由他去罷！」萬里笑道：「那怎麼行？黃師父心中想起來，還以爲我搶了他的地位哩！」志英道：「但是跟他學藝，最多也不過是一點拳術劍法而已，假使拜了你做師父，那你一定還會教授我們吐劍光。」萬里忙道：「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我在師父那兒整整用了十年苦功哩！」志英道：「十年苦功算不了希奇，只要有這一個希望日子，下念年苦功，我也情願不叫一聲怨！」萬里聽她這麼說，一時心中暗暗的奇怪，遂望着她粉臉兒愣住了一回。低低的問道：「奇怪！你是一個女孩兒家，要學會了這麼高強的本領做什麼呢？」志英被他這樣一問，她的翠眉就緊緊地鎖了起來。好像有無限隱痛的樣子，低了頭兒，深深地嘆了一口

氣。萬里益發奇怪，遂追問道：「高小姐！你爲什麼不回答呀？」志英沉吟了一回，才抬起頭兒。在月光之下，可以見到她的眉宇之間是顯了一股子殺氣。她痛憤地說道：「我要報仇！」這句話不但萬里感到驚奇，就是旁邊的志強聽了，也啊呀了一聲叫起來。急急的問道：「姊姊！姊姊！你要跟什麼人報仇呀？」志英的眼角旁已展現了晶瑩瑩的眼淚，她咬着雪白的銀齒。恨恨的說道：「我要替爸爸報仇！」志強有些目定口呆的愣住了，咦了一聲。說道：「姊姊！你越說越不對了，我爸爸又沒有什麼仇人，你你……這……是打那兒說起呢？」萬里知道其中一定有緣故，遂也問道：「我倒明白了，高小姐！這裏的爸爸也許不是你親生的父親嗎？」志英已忍不住的流下眼淚來，哽咽着說道：「是的，師父！你猜得正對呀！我是被人賣到這裏來的，這裏爸爸因爲見我生得還算不錯，所以收我做義女的。」萬里聽了，這才恍然大悟。但志強攀了志英的手兒，却又急急的說道：「姊姊！你這話可當真的？怎麼我一點也不知道呢？」志英道：「你那時候還只有兩歲，當然什麼都不知道，我已經六歲了，還有個不知道嗎？」萬里見她撲簌簌的只管落着眼淚，遂很是同情的又問道：「那麼你親生的爸爸到那裏去了？」志英嗚咽起來，泣道：「可憐他老人家被仇人害死了！」萬里聽了這話，因爲自己的父親也是被仇人害死的，這就更加同情。心裏想道，同是天涯淪落人，我們竟然是一對可憐蟲呢！想到這裏，他眼皮兒也幾乎紅暈了。但立刻鎮靜了態度，安慰着說道：「不要傷心，那麼你還記得起殺你父母的仇人姓什麼叫什麼嗎？」志英忙道：「我記得，我記得，他叫趙今虎。」萬里一聽這三個字，立刻心驚肉跳，臉色鐵青。啊呀了一聲，急急問道：「趙今虎？他是你殺父的仇人？」志英驚異地望着他，點頭

道：「是呀！怎麼啦？」萬里逼進一步，問道：「你爸爸叫什麼名字？你家中共有幾人？」志英倒害怕起來，說道：「我爸爸叫羊大成，我本來名字叫秋芳，我還有一個哥哥叫萬里……」萬里做夢也想不到眼前的志英就是自己的親妹妹秋芳，他心中也說不出是悲是喜？猛可的把她抱住了，哭起來叫道：「妹妹！妹妹！我們十年不見，想不到在這裏相逢了。」志英還以他是調戲自己，這就連忙狠狠的推開他。怒冲冲的說道：「你不是姓曾名子都嗎？怎麼冒名我的哥哥？太豈有此理了。我記得母親說過，我哥哥後頸上有紅痣一顆的。」萬里聽了，便忙給她看痣，志英想不到他後頸上果有紅痣，這就投入他的懷抱，嗚咽大哭，倒把志強看得愣住了。後事如何？下回分解。

第八回 淫蕩俏丫環迷戀其主 狠毒惡無賴出賣孤女

諸位，你道秋芳怎麼會被人賣到高守義家中來呢？作書的話分兩頭，便要說到第三回中萬里被今虎綁在樹上預備毒害的時候，忽然被白眉老祖相救而遁。當下今虎見萬里好好兒的突然失蹤不見了，心裏自然大為驚異。立刻吩咐衆僕四處尋覓，但那裏有萬里的影子呢？今虎和得彪兄弟兩人，連連稱奇。今虎說道：「這倒怪了，剛才那小子被我打得已經昏也昏過去了，如何一霎眼之間就不見了？難道他就逃得這麼的快嗎？」得彪聽了，目定口呆的愣住了，一時也說不出一個道理來。因為春花這時已昏絕在地上，這就說道：「哥哥！這件事情也不必追究了，老實的說，就是這小子逃跑了，但打得混身是傷，看起來這條狗命也差不多的了。倒是嫂嫂在地上暈倒

了，快把酒弄醒了吧！」今虎聽了，遂命女僕把春花抱進臥房去，這時秋芳却嗚嗚咽咽的哭個不停。今虎手裏原拿了一柄小刀，他恨恨的說道：「他媽的！你這小鬼還哭些什麼東西？我把你做了拉倒。」一面說，一面舉刀就要向秋芳刺了過去。却被得彪阻住了，說道：「哥哥！這女孩年幼無知，殺了她很可惜，你既然這麼的討厭她，還是讓小弟帶回家中去吧！」今虎聽了，沉吟了一回。說道：「也好，不過以後你不許再帶她到我家裏來。」得彪點頭說好，遂抱了秋芳，自管回家去了。這裏今虎來到春花的房中，只見春花在床上哭得非常的傷心。她一見今虎，便猛可從床上跳起身子，一頭向今虎懷內撞了過來。邊哭邊說道：「你這狠心的惡賊！你……把我的兒子打得這個模樣，我今天與你拚了性命吧！」今虎却伸手把她抱住，哼了一聲。說道：「春花！你要與我拚命，那你等於自尋死路。我老實的告訴你，你兒子女兒都被我殺了，你預備怎麼樣？」春花聽了這兩句話，不免心碎腸斷，哇的一聲，吐出一口血來，身子又跌到地下去了。今虎把她抱到床上，恨恨的打了她兩個耳光。向女僕們吩咐道：「好好看守這個賤人，不許給她逃走。」一面說，一面自管回到書房裏來。坐在燈下，呆呆的想了一回。我爲了春花，答應給她替丈夫守孝三年，然後與我同床睡覺。現在好容易的挨到了三年，眼看着這一朵鮮花自己可以去採了，萬不料又會發生這一件事情，那不是叫人可惱嗎？不過我如今把她兒女也弄走了，她當然更加懷恨在心了。要想和她洞房的希望，恐怕是不容易實現的了。我一不做，二不休，還是把她弄死了，太太平平的再討一個妻子，那便什麼麻煩也都沒有了。想到這裏，把心一橫，身不由主的便向房外走去。但走到房門口的時候，他又停止了步。因爲他腦海裏又浮上了春花這傾人的嬌容，還有

三年前自己把她強姦時的一幕，他覺得這個美人兒非好好的嚼她一嚼味道不可。今虎的腦海裏既然有了這一個念頭，他毒辣的心思又打消了。悶悶地回到桌邊坐下，就在這個時候，只見一個十七八歲的少女，端了一碗蓮子湯進來，笑盈盈地口叫大爺，說吃點心了。今虎定睛一看，原來是個丫頭阿芸。阿芸生得頭臉清白，手脚乾淨，也有五六分姿色。她臉上總是笑嘻嘻，眉目之間，也老是顯出風流的意態。今虎當初心中一意的戀戀春花，所以對於這種丫頭，根本不放在心上。因為他自己髮妻，也生得十分美貌，尙且被自己一脚踢死，何況是這些低三下四的人呢！當時搖搖頭兒，毫不在意的說道：「我不想吃，你拿出去吧！」阿芸秋波向他逗了一個媚眼，溫柔地說道：「大爺！我勸你不要生氣，氣壞了身子，那也犯不着呀！」今虎說道：「這賤人太可惡了，我也沒有待虧她，誰知她却背着我想要逃走呢！」阿芸趁機說道：「可不是？我說她既沒有情義，大爺何必這麼癡心呢？難道不好再討一個漂漂亮亮的大娘嗎？」今虎說道：「你的話雖然不錯，但這村子裏就沒有好的人才。這些鄉下姑娘，都是粗手毛腳，那一個看得上眼呢？」阿芸笑道：「大爺！常言道『鄉下大姑娘，有吃嚙看相。』容貌好的女子不一定是會討人歡喜的。」今虎聽她話中含了神祕的作用，一時倒不免向她望了一眼。笑起來道：「你是一個小姑娘，怎麼知道這些話呢？阿芸！你今年幾歲了？」阿芸覺得大爺的心被自己慢慢地打動起來，這就歡喜得眉飛色舞的。羞澀地答道：「我十八歲了。」今虎暗想，已經成熟了。遂伸手把她拉到懷內來，很不老實的在她胸部按了按。笑道：「你有沒有婆家呀？」阿芸偎在他懷內，動也不動的儘讓他隨意的摸弄。笑着搖搖頭兒，却故意掙扎了一下。說道：「大爺！你怎麼啦？人家被你摸得肉癢

嗎？」今虎見她並無一點惱意，知道阿芸情實已開，很有意思接觸異性了。這就胆子跟着慾火擴展起來，索性抱她在膝上坐下，嘴兒湊在她的頰上吻了兩下。笑道：「阿芸！你什麼地方癢啊？要不要我給你……哈哈！」今虎說到這裏，一面伸手向她胯間抄探了進去，一面却忍不住哈哈地大笑起來。阿芸原是存心來勾引今虎的，因為她想迷倒了今虎，自己便可以在這屋子裏做起主人來，所以她也有個打算的。此刻被今虎來了這麼一個動作之後，她的臉兒便一層層的嬌紅起來。同時她把兩腿一夾，俛着今虎的臉兒也吃吃地浪笑不止。今虎的手兒被她用兩腿夾住，這就縮不回來，索性由她袴腳管內摸了上去。覺得阿芸皮膚倒還滑膩，因為整整有三年不會親近女色了。此刻手兒摸到阿芸的大腿上，幾乎有些魂不附體的迷醉起來。阿芸見他氣吁喘喘的樣子，連呼吸都有些迫切起來。這就故意刁難他了，一骨絡翻身跳下，預備匆匆地要奔到房外去了。今虎這就急了，連忙把她拉住了。說道：「阿芸！你到什麼地方去呀？」阿芸故作驚慌的神氣，說道：「時候不早，我要去睡了。」今虎色迷迷的笑道：「睡在大爺的房中吧！」阿芸搖搖頭道：「我……心中有些兒害怕。」今虎道：「你怕什麼呢？」阿芸道：「我怕大爺的手太頑皮，你爲什麼向我不管一切的摸索呢？」今虎笑罵道：「他媽的！你這小妮子！把大爺的胃口吊上了，倒賣起俏來了。阿芸！大爺命令你，你不許走。」今虎說完了這兩句話，把笑容收起了，立刻又變換一副兇惡的臉兒，很嚴肅的說。阿芸有些害怕的態度，低低的問道：「大爺！你要我待在這兒幹什麼呢？」今虎却伸張兩手，把她抱到床上。笑道：「大爺愛你，快陪我一同睡覺。」阿芸故作驚喜的表情，但立刻又搖搖頭，似乎不相信的樣子。說道：「我是一個低三下四的丫頭，大爺

會愛我嗎？我可不相信。」今虎伸手已去拉她的衣衫，說道：「別說呆話了，你瞧，我要你一同睡覺，那還不是愛上你嗎？」今虎一面說，一面已把手兒向她衣襟裏斜插了進去。手指早已觸到一堆軟綿綿的乳峯，而且還摸着了蓮子那麼的一顆。今虎捻了兩下，樂得哈哈地笑道：「阿芸！你不是送蓮子湯來給我吃嗎？我現在就想吃你這一顆小小的蓮子。不知道你肯不肯給我吃嗎？」阿芸嗤嗤的笑着，却並不答話。今虎見她變得可愛，自己的慾火便熱烈地燃燒起來。他把燈火吹熄，蓋上了被兒，身子就向阿芸嬌軀上壓了下去。阿芸囁囁着說道：「大爺！你不要太以性急，阿芸還是一個未破瓜的處女呢！」今虎笑道：「你這條道路還沒有人們行過，我先給你開闢一下。」說着，順手下游，只覺芳草萋萋，令人心醉。下面有一小溪，其狹窄又好像一綫天。今虎以手劃之，又如桃子頂尖上一條綫兒。這時阿芸皺了眉毛，輕輕的叫聲喔唷。今虎忙含笑問道：「怎麼？」阿芸赧赧然道：「以指相探，尙覺疼痛難擋。更何論欲施輕狂舉動乎？所以婢女十分害怕，望大爺開恩，饒了我吧！」今虎好笑道：「阿芸！沒有痛苦，那來甜蜜？世界上的事情都是相對的，況且你這個東西，一定要經過痛苦之後，方才會感到美感舒服。你若不信，和我睡過三夜，你就相信大爺言之不虛了。」今虎說到這裏，實在也忍無可忍，於是便像一頭野獸似的，開始衝撞起來。阿芸到底是個處子，當下痛得連聲哼個不停，而且還淚下如雨的哭泣起來。今虎在這個時候，只管自己的需要和滿足，他並不顧阿芸的死活。所以阿芸縱然那麼悲慘狼狽的樣子，他却沒有一些兒同情的表示，仍舊沒有停止他猛烈炮火的進攻。直等他自己精疲力盡的時候，方才像一隻戰敗的公鷄似的，垂頭喪氣，動也不動了。阿芸的眼淚已流了不少，她深深悔恨

不該來勾引大爺，這真是自討苦吃了。遂恨恨的說道：「大爺！你的心也太狠了，怎麼一點道理也不講的？」今虎笑道：「在這個場合之下，還講什麼道理呢？阿芸！這是第一次，你所以感到那麼的痛苦。第二次，第三次，只怕你笑還來不及呢？」阿芸道：「謝謝你，我下次再也不敢嘗試了。」今虎哈哈的一笑，便撲着阿芸沈沈的睡去了。從此以後，今虎把阿芸當作一件海寶貝那麼的看待，不分晝夜的共同荒淫。阿芸因爲今虎對春花還沒有完全的忘情，心中十分的妬忌，遂對今虎說道：「大爺！照我的意思，斬草不除根，必生後患，春花既然對你無情，還是把她殺死了罷！你若不下毒手，將來難免被她所害，不知大爺意下如何？」今虎沉吟了一回，方徐徐的說道：「讓我今夜再去試試。她若肯了便罷，不肯的話，馬上白刀子進，紅刀子出，叫她死而無怨。」阿芸聽他這樣說，一時也無法阻攔，只好由他了。當天晚上，今虎懷藏小刀，喝了一點兒酒，直向春花的臥房走來。只見春花坐在桌旁，又在暗暗的垂淚。老媽子阿王，陪在旁邊，向她低低的勸慰。見了今虎，便連忙起立，告訴道：「大爺！剛才真是危險，我才一轉身她便要上吊自尋了，幸虧小的發覺得早。否則，她這條命兒就準沒有了。」今虎聽了，點了點頭，便命阿王退出，自己含笑走到春花的身旁，拍了拍她的肩胛。低低的說道：「春花！你不要發傻了，螻蟻尚且惜生，何況是一個人呢！我勸你想開一點兒，現在是三年到了，我們還是快快樂樂做一對夫妻吧！你要兒子女兒，這再便當也沒有的事，我們甜甜蜜蜜的恩愛一宵，保險你明兒生一個白白胖胖的好兒子哩！春花！你就答應我吧！」今虎說着，低了頭兒去，想吻她的粉頰。但春花猛可站起，冷不防的揮起手來，只聽拍的一聲，在今虎的頰上就量了一個耳光。圓睜了鳳目，倒豎

了柳眉。嬌叱道：「別放你媽的狗屁！你殺了我的丈夫，你又殺了我的兒子女兒，我恨不得咬你幾口肉，方報了我這血海大仇！你倒要和我做對夫妻，那你真是在夢想了。」今虎被她打了耳光，而且又被她這麼痛恨切齒的怒罵了一頓，一時也惱怒起來。遂把懷內小刀取出，向她惡狠狠的揚了揚。說道：「他媽的！你這不識抬舉的女人！你要死還是要活呀？我今夜給你最後的警告，你答應了，我們同登牙床，共圓好夢。你若再敢倔強，我就對不起你了！」春花聽了，却冷冷的笑了一陣，顯出毫無害怕的樣子。說道：「你預備拿刀來威脅我嗎？好極了，好極了，我原不想活命呀！你就爽爽快快的殺了我吧！假使你不受天打雷劈的話，這作惡之人豈不是更多了嗎？我活着不報此仇，死了也一定追奪你的魂魄！」今虎氣得怪叫如雷，把小刀就向她直刺了過去。春花把身子一讓，這一刀就刺中在桌子上。今虎連忙拔起，舉刀喝道：「你真的不要命了，你爲什麼還要躲避呀？」春花在這個時候，她心中又有一個感覺，暗自想道，我若這樣無名無目的給他殺死，那不是死得太沒有價值了嗎？我一定要想個辦法，死得有代價一點。她烏圓眸珠一轉，這就嫵媚的一笑，秋波逗了他一瞥，勾人靈魂的媚眼。今虎醉眼矍矍地看到了她這一笑，覺得美若仙子凌波，豔如桃李芬芳，舉了小刀，倒是怔怔地愣住了。春花於是溫和地說道：「今虎！你既然愛我，你爲什麼要殺我呢？」今虎忙道：「假使你答應了我，我如何會殺你？」春花盈盈道：「我就答應嫁你了。」今虎聽了這談，樂得心花兒也朵朵地開了，立刻把刀放下，撲奔上去，把春花抱在懷中，連連的吻香。春花在這個情形之下，也只好受了一點委曲。但又急急的說道：「今虎！我們今夜算爲洞房花燭之夜，大家應該興奮一點，我想喝一點兒酒。」今虎連說好

的，好的，便馬上吩咐僕婦，擺上酒筵。兩人一同在桌邊坐下，春花給他斟酒。今虎說道：「我已喝過了不少，現在還是你多喝幾杯吧！」春花故作撒嬌似的樣子，把嬌軀坐到今虎的懷內，啞了一聲。說道：「今虎！你不喝，那你就不是真心的愛我。」今虎把她當作阿芸一般的亂吻亂摸，笑道：「哦，好吧！我喝我喝。那麼你也喝一杯，你不喝，你也沒有真心的愛我。」春花被他這樣一說，那就沒有推阻的辦法，只好也喝了下去。兩人喝了一壺酒，今虎有些坐不住了，遂摟了春花腰肢，連說我們睡吧！春花點頭說好，遂扶他在床上躺下，回身走到桌邊，拿過今虎帶來的的小刀，藏在背後，臉上不覺含了一肚子殺氣。這時聽今虎在床上猶含糊地叫道：「春花！我的好心肝，好寶貝！快來睡呀！」春花咬牙切齒，叫聲來了，便直奔床前，正欲舉刀直刺。忽聽窗外有人大叫道：「大爺！大爺！春花殺你。」今虎在矇矓中聽了此話，心裏一驚，酒便醒了一大半，睜眼一見床前的春花，果然舉刀而立，滿面殺氣。一時大怒，立刻飛起一腿，把春花仰天踢倒。就在這時，阿芸在房外帶了僕婦早已一闕而入，把春花用繩索細綁起來。阿芸討好地說道：「哼！我早已料到這個賤人不懷好意，所以在窗外偷窺動靜。大爺！你若沒有我這一聲叫喊，恐怕你的性命完了。」今虎聽了，羞憤無限，一時深悔不該不聽阿芸的勸告，以致險些兒喪了性命。這就恨得什麼似的，大聲吩咐僕人拿上皮鞭，他親自把春花狠狠的抽打起來。邊抽邊罵道：「你這不要臉的賤人，胆敢來害我的性命嗎？我聽了你花言巧語，險些兒上了你的大當。今日我非打死你不可！」說着，又連連的腳踢。可憐春花咬緊了牙齒，一聲也不響，唯求速死而已。但今虎却不肯把刀馬上的將她殺死，要她慢慢兒的受熬一點痛苦而死。打得春花血痕斑斑，

遍體是傷，這就昏絕了過去。阿芸在旁看着，真有些兒慘不忍睹。遂低低的說道：「大爺！我看這賤人一定也不會活了，還是把她搬到荒山裏去給野獸吃了吧！免得多費一口棺材。今虎聽了，連說好哇，遂命僕人把春花屍體連夜搬到荒山野地裏去了。這裏今虎抱了阿芸，又吻個不停。笑嘻嘻的說道：「阿芸！你真好，我真是太感激你了」阿芸道：「大爺！你現在可以知道我是多麼真心的愛上你啊！」今虎連連稱是，便抱了她到床上又去尋歡作樂了。再說得彪抱了秋芳回家，劉氏問他這是什麼緣故？得彪把事情向她告訴了一遍。劉氏好生不悅的道：「你瘋了，家裏窮得這個樣子，你還領個女孩子來做什麼呀？」得彪笑道：「女孩子是很值錢的，我想把她養大了，可以賣給人家賺一票錢呀！」劉氏啞了他一口，生氣地道：「算了罷！要把她養成人起碼再過十年，在這十年中你拿什麼給她吃？拿什麼給她穿？遠水救不得近火，我可不希望在她身上發大財。」得彪是十足道地的怕老婆，聽玉皇大帝這麼說，豈敢有違？遂含笑低低的問道：「那廝照你的意思，預備怎麼辦呢？」劉氏道：「我說現在就賣給人家，多少總可以撈一點錢的。」得彪聽了，點頭稱好。如此過了幾天就把秋芳賣給一個販賣人口的張三，由張三再把秋芳賣到高守義的家裏。守義因為見秋芳長得嬌小玲瓏，而且長眉杏眼，十分可愛。所以收作了義女，留在身邊。光陰匆匆，不知不覺的過了十年。想不到在十年後的今天，秋芳和萬里兄妹倆却會相逢在一起，那就無怪他們要抱頭痛哭起來了。這且表過不提，再說當下志強在旁邊見了他們相抱痛哭的情形，而且又知道他們是嫡親兄妹，一時又驚奇又歡喜，立刻三腳兩步的奔到裏面，把守義拉到花園裏來，並把這些事情向守義急急的告訴，守義聽了，也深為奇怪。遂向萬里說道：「原來師

父和志英還是嫡親的兄妹，這真是巧極了。」萬里見了守義，却早已向他跪了下來。說道：「老伯！你千萬不要再叫我爲師父了。我妹妹若沒有老伯收爲義女，恐怕她現在不知流落到什麼地方去了？今日我們兄妹如何還有見面的日子呢？所以老伯的情義，真叫小姪感到心頭了。」守義聽了，慌忙把他扶起。笑道：「師父！你：行這麼大禮，兄弟怎麼受得了？」萬里急道：「老伯！你爲什麼還要這麼的稱呼呢？請你就直呼我爲萬里吧！」守義嘻嘻地笑道：「如此老朽不客氣了，賢姪！你們既然是兄妹，我想你就應該安安靜靜的在這裏住下了。」秋芳不待萬里回答，就說道：「哥哥！你現在不能推托了，你要好好兒教授我們武藝，我要和你一同去報父仇不可。」守義聽了這話，不勝驚訝，原來他也沒有聽過秋芳告訴過有殺父之仇的一回事情，所以便急急的問其緣故，萬里聽了，遂把仇人在十年前相害的經過告訴了一遍。並且說道：「妹妹！有你哥哥在着，報仇之事你可不必費心。現在我們難得兄妹相會一處，爲兄當然要在老伯府上多勾留幾天了。」志強笑道：「你現在不是師父了，那麼我也得叫你一聲大哥了。」萬里笑道：「如此，我就叫你弟弟吧！」說着，大家非常高興。黃泰山聞說這個消息，也前來道賀。萬里毫不計較的說道：「你是我妹妹的師父，那麼我也得叫你師父了。」泰山紅了臉兒，連連搖手的叫着不敢不敢，大家忍不住都笑起來了。從此以後，萬里在高家住了半月，因爲報仇心切，遂向守義告別而去。秋芳本欲跟了回去，却被萬里勸阻，當下兄妹洒淚作別。說報了大仇之後，再來探望妹妹，守義也贈送他五十兩銀子，給他作爲盤川。但萬里本是任俠好義，把所有銀子一路救濟窮人。這日萬里來到山東地界，時已入夜。抬頭見前面有一玉佛庵，遂叩門借宿。只見一個老尼，相迎而

出。兩人呆望良久，萬里忽然想起，遂跪倒地上，抱住了她大哭起來。老尼不知何人？且待下回分解。

第九回 玉佛庵欣逢慈母 小酒店痛誅強徒

這個老尼被萬里抱住大哭，一時弄得莫明其妙，遂急急的推開了他身子。連聲的問道：「啊你……這位公子，這……這是什麼道理？你是誰呀？你爲什麼向我大哭呀？」萬里聽她問了三個你字，可見她是驚奇得這一分樣兒的了。於是很快的叫道：「媽！你……如何連自己的兒子都不認得了嗎？你……怎麼會在這裏落髮爲尼啊？」那老尼聽他口口聲聲的叫自己爲媽，一時驚喜交集。遂慌忙問道：「我在十年前果然有一個兒子，但是他被仇人害死了，你叫什麼名字？難道你真的是我兒子嗎？」萬里忙道：「我姓羊名萬里，我們的仇人就是趙今虎。媽！你老了，你憔悴得這麼可怕了，叫孩兒心中痛苦極了。」原來這個老尼真的就是春花，因爲萬里那時候還在鬢齡之年，現在隔別了十年之久，萬里已經長大成大成人，春花怎麼還能夠認得呢？直等他說出羊萬里三字，她方知道眼前的少年就是自己的兒子，她一時糊糊塗塗的還只道在做夢，抱住了萬里的身子，叫了一聲我的兒啊！便痛心地的哭泣起來了。母子兩人哭了一回，春花遂流淚問道：「我真的不認識你了，孩子！你真好記心，倒還認得你苦命的娘嗎？」萬里道：「媽雖然蒼老了，但人樣兒還沒有多大的改變。况且我的腦海裏沒有一刻不在想念着媽的人兒，所以我一望就知道你是我的媽了。」春花深深地嘆了一口氣，說道：「我是只道你已經死了，所以我是再也想不到你還活

在這個世界上，而且還長得這麼兒高大了。萬里！還有可憐你妹妹，也不知是生是死呢？」春花說完了這幾句話，眼淚又像斷線珍珠一般的滾落下來了。萬里聽她這樣說，倒又不禁破涕爲笑。遂急急的告訴道：「媽！你不要傷心，我告訴你吧！妹妹沒有死，妹妹也長得個子兒高高的好好地在做呢！」春花驚喜萬分的說道：「啊！萬里！你這話可是真的嗎？」萬里道：「真的，我如何敢欺騙媽呢？」春花忙又問道：「那麼你遇見過了秋芳嗎？她如今到底住在什麼地方啊？還有你不是被惡賊害死了嗎？又如何的逃走的啊？」萬里於是把過去的事情，向春花詳細的告訴了一遍。並且又安慰着道：「媽！十年前我們受了這麼的冤枉和痛苦，但十年後的今日，我們是可以出頭了。媽！孩兒學了一身的好本領，難道還報不了這個血海大仇嗎？哼！不要說一個趙今虎，就是十個趙今虎，也決不放在孩兒的心上了。」春花聽了萬里的告訴，她在佛像面前便跪倒下來，連連的磕頭不已。口中喃喃的唸道：「阿彌陀佛，真是菩薩保佑，使我們母子三人平平安安的活在世界上，這是多麼一件困難的事情呀！」萬里一面把她扶起，一面又低低的問道：「媽！你在這裏削髮爲尼有多少日子了？這個趙今虎狗奴才還住在老地方嗎？」春花聽問，不由一睜辛酸的眼淚又落了下來。嘆息道：「孩子！這事說起來一言難盡，我們且到禪房坐下，爲娘好好兒的說給你聽吧！」於是母子兩人來到禪房，大家在桌旁坐下。春花還給他斟了一杯香茗，然後含淚說道：「當初我只道你們兄妹兩人被惡賊所害，想我苦命之人所以偷生在世，也無非是爲了你們兄妹兩人而已。現在你們兄妹已被惡賊害死，那我要做什麼人呢？所以便幾次三番的想自盡而死。但這個惡賊還不肯把我放鬆，要想把我強佔，我於是心生一計，就假意的迷戀他，

把他用酒灌醉，正欲拿刀將他結果，報了大仇，萬不料却被淫婢阿芸發覺，便大叫我暗殺人，因此把這惡賊驚醒，反而將我綑綁起來，不管死活的把爲娘一頓抽打，可憐打得爲娘血痕斑斑，體無完膚，糊糊塗塗地死過去了。……」萬里聽到這裏，不由暴跳起來，大罵惡賊可殺，我若不把他碎屍萬段，怎消心頭之恨？一面又急急的問道：「媽！後來怎麼了呢？」春花滿面顯出痛苦的样子，含淚說道：「待我醒回來的時候，却見我身子已睡在一個禪房裏了，旁邊站了一個白髮龍鍾的老尼，給我在身上敷着傷藥。我叩問她法號，她說叫靜空師太，原是這裏玉佛庵的當家，於是我把身世向她告訴，並且求她收爲徒弟。靜空見我可憐，也就答應下來。從此以後，我在庵中修行，今世不能報仇，也只好且待來生了。光陰匆匆，如此過了五年，靜空師太物化歸天，就把庵中之事託咐爲娘管理，這樣直到現在，不知不覺的已經整整地有十個年頭了。我做夢也想不到還會遇見了你，這……還不是老天可憐我們，使我們母子團圓嗎？」萬里聽了，又安慰又痛憤，遂恨恨的說道：「我把趙今虎這奴才捉來，一定給娘親也痛痛快快的打一頓，然後再叫他死去。」春花聽了忙道：「孩兒！你的年紀還小，千萬小心爲要，趙今虎這惡賊近年來結交的都是江湖上好漢，而且聽說他本領也學得很大了，所以你倒不能太以小覷了他呀！」萬里聽了，雖然不以爲然，但口裏却連聲的答應。母子兩人談了一回，遂匆匆的吃了晚飯，方才各自安息。一宵無話，到了次日，萬里別母出外，預備到趙家去報仇。來到趙家村上，先在一家小酒店內坐下。店小二上來問吃點什麼？萬里說拿五斤好酒，並白鷄紅燻蹄子等下酒之菜。店小二答應，不多一回，酒菜拿上，萬里便獨個兒先吃喝起來。正在這時，忽然見外面走進一個大漢來，他滿面生着橫肉，

兩眼顯出兇險的光芒。萬里見了，就知道他不是善類，遂向他注意了一眼。但那大漢見了萬里，却笑嘻嘻的走過來。說道：「小哥兒！我們併桌一塊兒吃好嗎？」萬里正欲探聽他是個什麼路道？當下點頭贊成，連說很好。那大漢便在桌旁坐下，叫店小二添上杯筷，也點了酒菜。萬里含笑問道：「還未請教貴姓大名？」那大漢笑道：「我叫翻山虎李龍，小哥兒姓什麼叫什麼？你打那兒來的？好像不是這村子裏的人呀？」萬里笑道：「不錯，我叫朱杰，是從河北到這兒來探親的。」李龍說道：「你這麼一個年輕的人兒，老遠地到這兒來，一個人不怕被人家欺侮嗎？」萬里搖搖頭兒，笑了一笑。說道：「現在是個清平世界，社會上壞人都死光了，那裏還有什麼人會來欺侮我呢？」李龍兩隻賊眼盯住了他，冷笑了一聲，說道：「朱老弟！你不要這樣的大意吧！明兒受了人家的虧，你才悔恨來不及了。」萬里故作焦急的樣子，說道：「那麼照李大叔的意思，叫我怎麼樣好呢？因為我沒有一個同伴，但探親又不得不探，所以一個人不在外面走，那怎麼能辦得到呢？」李龍方才緩和了語氣，說道：「老弟！你不要急呀！我的意思，你應該找一個師父，做你的保護人呀！」萬里聽了，暗想，這小子倒要想做我的師父嗎？倒忍不住暗暗好笑。遂忙問道：「李大叔！你叫我在人地生疎的異鄉，認誰做師父好呢？」李龍很正經的說道：「遠在千里，近在眼前，只要你頭腦子清楚一點，你就可以得着一位很有本領的良師，我說你這個機會切莫錯過了才好啊？」萬里將計就計的，要看他對自己鬧的什麼把戲？這就故作恍然大悟的樣子，立刻離座而起，哦了一聲。說道：「莫非你李大叔就是我的良師嗎？真是有眼不識，師父在上，待小徒一拜。」萬里真有忍耐工夫，他說完了話，竟然真的向李龍拜了下去。李龍見了，不覺

大喜，慌忙扶起，連喊孩子少禮，兩人重新入座。萬里遂問道：「師父要弟子拜你爲師，不知師父有什麼專門的技能嗎？」萬里這句話問得非常幽默，大有輕視的意思。李龍嘿了一聲，說道：「孩子！你是外鄉人，無怪你不知道了。要如在這趙家村裏的人，誰不認得我李大爺，誰就是瞎了眼睛。你若問我有什麼技能？我可以給你一點兒小玩意看看。」說着，叫店小二另外端過一把很結實的椅子，向萬里說道：「孩子！你看這把椅子不是很好嗎？我坐給你看看。」一面說，一面便站起身子，走到那把椅子上坐下。大約有了頓飯時分，他又站起回座。萬里明白他剛才是在運用內功，但表面上却故作不明白的神氣。笑問道：「師父！你這麼坐一回子，難道就是你的技能了嗎？」李龍哈哈地笑了一陣，說道：「孩子！你不要急呀！看着吧！你心裏就覺希奇了。」一面說，一面便向那把椅子吹了一口氣。說也不信，那把椅子經他輕輕地吹了一口，立刻就像雪人遇到了太陽一般，頓時變成一堆木屑的灰塵了。這時酒店裏的人都大叫李大爺好本領，却不敢向他說要賠償的話。萬里見了，也覺李龍的內功倒也不錯，一時不敢過分的向他輕視。而表面上更顯出萬分駭異的樣子，吐了舌頭，却縮不回去。李龍忍不住又哈哈地大笑了一陣，說道：「我的好孩子！你現在覺得怎麼樣啊？」萬里立刻滿斟了一杯酒，向他道賀。說道：「真了不起！師父有這麼好本領，叫弟子敬佩極了。不過，我一路到來，聽人家說趙家村裏有兩個英雄，一個叫趙今虎，一個叫趙得彪，不知師父也認識他們嗎？」李龍聽了，好生不悅的樣子。說道：「怎麼？難道你沒有聽人家說起我李龍的大名嗎？」萬里搖頭道：「弟子不敢說謊，實在沒有聽見。」李龍以拳擊桌，恨恨的說道：「豈有此理，我的大名難道還不及他們兄弟兩人嗎？」萬里忙道：

「師父也認識這兩個個人嗎？」李龍道：「說起來我和他們還是結拜兄弟，但論本領，老實說，他們就及不來我一根汗毛哩！」萬里暗想，原來他們還是同黨，這就非把他做掉不可了。遂又說道：「原來還是師父的結拜兄弟，那就是了，說不定外面人聽了師父的威名，連他們兩人也沾了不少的光哩！」李龍這時已有了幾分酒意，忽然想到了什麼似的，便哈哈大笑起來。萬里忙問師父笑什麼？李龍說：「不是我醉後說酒話，趙今虎的老婆和我還有密切關係哩！」萬里原是個小孩子的脾氣，還很天真的問道：「師父！是怎麼樣密切的關係呢？」李龍很得意的笑道：「今天反正無事，我就告訴你一點聽聽。好孩子！你拜別人做師父，一定有許多麻煩，第一戒色，第二又是戒妄殺，第三戒賭，第四……真是嚕哩嚕嚕，說不完的討厭。可是在我這裏做徒弟，什麼都不用戒的。你想這不是很自由自在嗎？好了，空話少說，我現在要說這一段和趙今虎老婆密切的關係了。說起我和趙今虎的認識，實在也非常的有趣，那是叫做不打不成相識。原來我從四川到來，一路游學，在這趙家村中和趙今虎相遇，彼此一言不合，便動手較量起來。」萬里急忙問道：「誰勝誰敗呢？」李龍冷笑一聲，說道：「這不用說了，再比趙今虎厲害一點人物；我也不放在心上呢！何況是他。所以不上三腳兩拳，他就被我打倒在地。今虎倒是個很識趣的人，就此和我反而結拜了兄弟，並且就在他家中躡攔下來。」萬里故意豎起了大姆指，笑嘻嘻的說道：「師父真了不起，不愧是一個大英雄！」李龍哈哈地笑道：「但英雄就逃不過美人關；我見今虎那個老婆生得美麗，而且還十二分的風流，因此把我那顆心倒引逗得有些癢斯斯起來。」萬里急又問道：「他的老婆叫什麼名字呢？」李龍道：「她的名字叫阿芸，但沒有姓，後來人家告訴

我，她本來是趙家的一個丫頭被今虎弄上了手，便做了他老婆了。當時我暗暗留意她的行動，見她對我有眉目傳情，我知道這女人也是個淫婦。所以有一天趁今虎出外的時候，我就闖進到她的臥房裏去。萬不料這個淫婦正在房中洗澡，全身一絲不掛。她見了我，不但並無一點羞恥的樣子，而且還對我盈盈的一笑。我明白她也很有意思，當下慾火高燃起來，猛可的走上去，就把她赤條條的抱到懷裏……」萬里聽到這裏，面上一陣通紅，他再也聽不下去。遂連連搖手，說道：「好了，好了，師父！你下面不用說了，我大概已經也可以明白的了。」李龍因為有了幾分醉意，遂興奮地還繼續說道：「孩子！你知道什麼呢？我說得高興頭上，誰也不能阻止我。後來，後來，我把她抱到床上去，先在她混身摸了一回，這女人生得真胖，皮膚倒也細膩。我手指的感覺，軟綿綿地真是非常的舒服。而且我另一部分的东西也作怪起來，別人都可以服從我的命令，牠却倔強得了不得，昂起頸兒，雄糾糾地只管想到小溪裏去游泳的樣子。於是我沒有辦法，只好讓牠隨心所欲的幹起來了……」李龍說到這裏，又向萬里望了一眼，神祕的模樣笑道：「孩子！你聽了這些事，心中也有些癢斯斯嗎？」萬里這時心中的憤怒，他的頭頂上是已經要冒出火星來了。但是他還竭力的忍耐着，臉上浮了不自然的微笑。說道：「師父這樣的風流，小徒將來也要跟着師父學學呢！」李龍醉眼糊塗地望着萬里，見萬里生得唇紅齒白，十分俊美，一時心中便起了另一個的邪念。覺得玩弄女人還不及玩弄男人的後庭花來得有興味。今日這麼一個好機會，我倒不能錯過呢！想到這裏，他便情不自禁的去拉萬里的手兒。低低的說道：「孩子！我們就在這小酒店內弄一個房間，咱們師徒兩人鍊起功夫來好不好？」萬里也因為在這人多耳雜的環境下不

容易落手，現在聽他這麼說，那是正中下懷，遂點頭含笑。連忙說道：「很好，很好。」一面說，一面吩咐店小二弄一個房間。當時兩人步入房內，關上了房門。萬里說道：「你預備怎麼樣叫我鍊功夫呢？」李龍色迷迷的說道：「你我把衣服都脫盡了，大家睡在一張床上，我就慢慢的教你鍊功，看你可擋得住我猛烈的進攻？」萬里到底年輕，還不知道他是什麼意思？遂呆呆的問道：「你進攻什麼呢？」李龍哈哈笑道：「進攻你的後門呀！孩子！我正經的對你說，凡是給我做徒弟的人，誰都要給我弄一弄後門，是測驗他能不能鍊就這一門功夫的意思？孩子！你當然也不能例外，快些兒躺到床上去，給為師的受用吧！」萬里聽他說出這話，不由大怒。但轉念之間，不覺計上心來。遂也笑嘻嘻的說道：「師父！你不知道，我這後面是向來給人家進攻的，不過我要先看看師父的本領大不大？倘然太小了，我還不大滿足呢！」李龍想不到萬里幹的本來就是這一行的，因此樂得心花亂放，遂很快的脫下褲子，笑道：「我的好寶貝！你師父這一件法寶大極了，你不信，可以當場檢查。」萬里等他褲子拉下的時候，就把嘴兒對準他胯間輕輕的吹了一口氣。只聽李龍啞啞一聲，頓時皺了眉毛，直不起腰來。萬里故意問道：「師父！你做什麼呀？」李龍是個內家，那裏還有不明白的道理？遂哭喪了臉兒，向萬里跪了下去。哀求着道：「小爺饒命，在下有眼不識泰山，剛才冒瀆了小爺，千乞原諒是幸。」萬里哈哈笑道：「師父！你……你瘋了嗎？這……這到底是怎麼的一回事？那叫我可真弄得有些兒莫名其妙了。」李龍哭道：「小爺！你不要開玩笑笑了，總而言之，小人該死，不該戲弄小爺。現在我向你懺悔，我情願拜小爺做師父，以後聽小爺吩咐，決不有違。」萬里冷笑道：「我要收你這種無恥之徒，這也是我的倒霉。」

了。想你平日作惡多端，不法之行爲，本來殺不可赦。今日撞在小爺手中，這是你惡貫滿盈，死期到了。」萬里說到這裏，把口一張，只見一道劍光，在李龍頭頂上盤繞了一圈，頓時之間，李龍早已身首脫離，倒在血泊泊之中死了。萬里生恐凍累旁人，遂寫了一張紙條，說：「惡賊李龍，行爲不檢，理應處死，萬里行雲俠字。」幾個字兒，把紙條放在李龍屍體之上，然後借了土遁往趙今虎家中而來。萬里到了今虎花園裏面，方才現身而出。這時已經黃昏，萬里對於四週景物，依稀尚能認得，這是十年前自己在這兒住過的地方，所以他不必探問的直找到今虎的臥房。當他向窗戶內望進去的時候，忽聽一陣吃吃浪笑的聲音；定眼一望，見床上正有一男一女在玩着把戲，而那個男的却想不到就是自己的師兄雲鶴。萬里心中這一驚駭，不禁呆呆地愣住了。不知後事如何？且賺下回分曉。

第十回

逃魔窟嬌娃得歸宿

報大仇小俠入歧途

再說到白雲鶴的後母李巧雲，她與表兄王克明私通之後，便起了一個毒心，將白寅生活活的害死。自從雲鶴失蹤之後，這好比拔去他們一枚眼中釘，從此更加肆無忌憚，逍遙自在了。巧雲和克明尋歡作樂，儼然如對夫婦的樣子。這夜兩人睡在床上，竭力地活動了一番之後，便悄悄地談起心來。巧雲道：「寅生死了，雲鶴走了，從此我們可以不用担一點心事了。」克明道：「不過還有一個阿菊，這小妮子很看不起我們，非把她除掉了不可。」巧雲道：「這是很容易的事，我想還是把她趕走了乾淨，反正她又不是寅生親生的女兒，你說好不好？」克明想了一回，

連連的搖頭，說道：「把她趕走，我以為反而不好，因為她心中記恨，到了外面，一定要把我們的事情傳揚開去，這……這不是更覺麻煩嗎？」巧雲凝眸沈吟了一回，問道：「那麼照你的意思，預備怎麼樣辦呢？」克明笑道：「辦法是有一個，就怕你不肯答應。」巧雲道：「只要果然是好辦法，我如何會不答應？你不妨說出來給我聽聽。」克明遲疑了一回，似乎欲說又不說的樣子。巧雲不耐煩地說道：「你怎麼啦？到底是個什麼辦法？難道是說不出口的吗？」克明被她一催，方才附了她的耳朵，低低地說了一陣。巧雲不聽猶可，聽到了他這話之後，立刻醜性勃發，伸手擰住了他的大腿。罵道：「好啊！你這沒良心的種子！原來你是想看中阿菊的身子，所以才想出這麼一個好法子嗎？」克明被她擰痛得嗷嗷一聲叫起來，連忙聲辯道：「哦！我的好表妹！你不要誤會我的意思啊！我並非是貪心不足，實在是一個很好的滅口之計。你再三的一想一想，你就知道我這個辦法是最最妥當的了。」巧雲冷笑道：「是不是你把我玩厭了，所以想換新鮮了嗎？老實告訴你，你不要做夢，你這個辦法，我是絕對不會答應你的。」克明笑道：「你以為我愛她嗎？這是你完全的錯了，我無非把她姦污了一次之後，叫她有苦說不出來。表妹！你這麼一個可愛的女子，老實說，我到死都忘不了你的。就是阿菊給我做了小老婆，她的房中，一個月裏我也最多不過去住上三夜罷了。因為你是一隻活馬，那個女人及得來你的風流呢？」克明一面說，一面把她小嘴兒緊緊地又吻了一個痛快。巧雲被他吻得興起，伸手抱住了克明，好像要瘋狂狂起來。克明於是再度的躍身上馬，竭力的向她効勞。兩人你貪我愛，克明見她兩頰由紅轉白，鼻子上都有了汗點，幾乎要昏絕過去。遂笑着道：「表妹！你瞧我這個辦法，還是答應了吧！」巧雲

在這個時候，心花都已經被他樂開了，當下便連聲的答應，說好的，好的。克明一聽好的，更加歡喜，也就一瀉如注，不會動彈了。一宵過去，到了第二天，克明又向巧雲連連的懇懇，巧雲笑道：「也好，我就給你去說客，但你不許把我忘記的。」克明點頭說道：「那是當然，我假使忘記了你，天誅地滅，一定不得好死。」巧雲聽他唸了重誓，方才相信了他，遂悄悄地來到阿菊的房裏，阿菊慌忙起身迎接。巧雲笑道：「不要客氣，阿菊！我今天和你來商量一件事情。」阿菊問道：「媽！是件什麼事情？其實我們母女之間也用不到說商量，只要女兒能力及得到，一定給你媽去効勞的。」巧雲點頭道：「難得你有這一片孝心，那叫我做娘的真是歡喜極了，其實原沒有什麼大事，因為孩子年紀大了，我做娘的對於你終身問題，當然也得時時放在心上呀，你說是不是？」阿菊聽她這樣說，兩頰蓋上了一圓圈紅暈，羞人答答的樣子。說道：「媽！女兒年紀還小呢！」巧雲道：「也不算小了，嫁了人，保險你會養兒子了。」阿菊羞紅了嬌靨，一時回答不出什麼話來。巧雲又附了阿菊的耳朵，低低的說了一陣。笑嘻嘻的說道：「我們娘兒倆同事一夫，你看不是很好嗎？」阿菊聽了這話，不禁大吃了一驚，兩頰立刻蓋了一層愁雲。急急的說道：「媽！這……這……那裏使得呢？被外界知道了，豈不是連牙齒都要笑掉了嗎？」巧雲却一本正經的說道：「那有什麼關係呢，只要我們不傳揚開去，誰知道啊？」阿菊不肯，說道：「媽要我嫁人，我當然不敢違拗，但除了克明舅舅之外，我什麼人都願意嫁的。」巧雲聽了這話，不禁大怒，遂撩起手來，不問三七二十一的就是量了她一下耳刮子。還惡狠狠的罵道：「你這好大胆的賤人，竟敢違抗我的命令嗎？我問你，你要死還是要活？」一面說，一面扭住了阿菊，又沒

頭沒腦的打了起來。阿菊這時年還幼小，所以她好像一頭柔弱的羔羊似的，嚇得跪下來苦苦的哀求。但巧雲靈機一動，立刻把克明叫來，說一不做，二不休，索性把她按住在床上實行強姦吧！克明聽了，樂得什麼似的，當時和巧雲一齊動手，把阿菊身子按在床前。克明伸手早已拉下阿菊的褲子，只見阿菊的玉體已橫陳在克明的眼前了。巧雲見克明呆呆的愣住了，這就恨恨的打了他一拳頭。說道：「小鬼！老娘幫了你這麼大的忙，你不在此時上馬，更待何時？」一語把克明提醒，這就不管阿菊嗚嗚咽咽的哭泣和苦求，他就急急的實行非禮，不料正在千鈞一髮之間，忽然晴天起了一聲霹靂，把克明心中一驚，一個跟斗，竟從床上跌了下來。巧雲也嚇得放下了阿菊的兩手，呆呆地怔住了。阿菊連忙把褲子拉上，躲在床角裏，縮了身子，瑟瑟的發抖。這時天色驟然的黑暗下來，而且還洒洒的一陣子響亮，原來天空中落起暴風雨來了。巧雲賊胆心虛，恐怕觸犯天怒，所以拉了克明自管回到房中去了。這裏阿菊嗚嗚咽咽的哭泣了一回，暗暗地想道：他們心思這樣狠毒，預備拖人落水，也無非使我不把他們醜事洩漏出去罷了。現在我置身在這豺狼羣裏，看起來早晚是逃不過被他們陷害的，難道我甘心情願的給他們侮辱嗎？不！不！我不能把我女孩兒寶貴的清白犧牲在這無賴的手中。那麼三十六着，當然是走爲上着了。阿菊既然這麼的一轉念，覺得事不宜遲，遲則生變。於是匆匆的跳下床來，就冒了暴風狂雨，偷偷地奔出後院門，不管東西南北的向前急急狂奔。這時天空雨大，地上泥滑，阿菊奔幾步，跌一跤，七葷八素的直奔到一家院子門口，實在是走不動了。於是她倒在地上，便昏過去了。幸虧這時候，有一個少年，手裏撐了雨傘，拿了藥包，從外面匆匆的回來。一見自己家門口倒着一個少女，全身稀濕，

淋得好像是隻落湯鷄般的樣子。這就連忙把她扶進去，給她斟了一杯熱茶，一面急急的問道：「喂！喂！你這位姑娘是怎麼的一回事呀？」阿菊被人叫醒，便睜眸一看，見自己已坐在一間草堂之上，而且眼前站了一個少年，一時又驚又奇，呆住了半晌。方徐徐的說道：「我……我……迷了路，倒在路上，是這位公子把我救回來的嗎？」那少年說道：「你倒在我家的門口，不錯，是我扶你進來的，瞧你混身濕淋淋的，當心受了寒，快喝杯熱茶。請問姑娘貴姓大名？家住何處？既然是迷了道路，我可以送你回家去啊？」阿菊聽了，吱吱唔唔的回答道：「我姓沈名菊英，我……實在沒有家，我是一個孤零零可憐的女子呀！」那少年聽她這樣說，心中疑惑不定，向她打量了一回，覺得楚楚可人，頗爲嫵媚可愛。這就又問道：「你沒有家？那麼你此刻又從那裏來的呢？」阿菊覺得難以告人，心中一急，忍不住淚如雨下。那少年說道：「沈小姐！你只要從實的向我告訴，我也許可以幫你的忙，否則，我只好請你出去，因為我不能收留一個身世不明的女子啊！」阿菊聽了，只好把自己的身世，向他告訴了一遍。並且說道：「我爲了保全我的清白，所以我是不顧一切的逃了出來。倘蒙公子垂憐，收留落難女子作一個丫頭，我也感激不盡了。」那男子點點頭，表示同情的意思。說道：「你的遭遇果然很可憐，但是我家也很貧苦，不知道你過得慣清寒生活嗎？」阿菊聽了，跪倒叩頭不已。說道：「只要公子肯收留小女子，已經是恩同再造，還說什麼清寒兩字嗎？」那少年急忙搖手道：「快快起來，何必多禮？」阿菊道：「還未叩問公子貴姓大名？」那少年說道：「敝姓陸名士文，家中只有一個老母，並無他人。現在老母病臥在床，乏人照料，沈小姐肯委曲在此，代我服侍服侍老人家，那麼我也十分感激了。」阿菊聽

了，連說應該應該。當下士文到屋子裏去找出一套女子的衣袴，交給阿菊，叫她去換了濕衣服。阿菊把藥包拿去，給老太太煎藥了。這裏陸士文喜孜孜的走到母親房中：陸太太在床上問道：「孩兒！你回來了？瞧這麼大的雨，你淋濕了衣服沒有？其實我原沒有什麼大病，你偏給我請醫撮藥，要知道這個年頭兒賺錢不容易，窮人是沒福喝藥的呀！」士文笑道：「媽！你別說這些話了，我告訴你一個好消息吧！」陸太太忙問道：「你說的是什麼好消息呀？」士文說道：「媽病在床上，孩兒又得到外面去做生意，因此家中就乏人照料，我心裏倒是十分憂煎。現在是好了，天爺賜給我們一個照管的幫手來了，那不是叫人出乎意料之外的喜歡嗎？」陸太太聽兒子一面說，一面還嘻嘻的笑，好像無限得意的樣子。這就莫明其土地堂的問道：「兒啊！你在說些什麼話呢？倒叫爲娘一點兒也聽不懂了。」士文道：「媽！你這才把沈菊英昏倒在家門口，自己救她入內的經過，向娘親細細地訴說了一遍。並且笑道：「媽！你想，有這一位好姑娘來服侍你，那叫我不是放心得多了嗎？」陸太太聽了這話，將信將疑的樣子。含笑問道：「兒啊！你這話可是真的嗎？」士文道：「當然真的，孩兒如何敢說謊呢？」母子兩人正在說着，阿菊已端了一碗熱氣騰騰的藥汁到來。士文遂給她們介紹，阿菊連忙拜見，口叫老太太！我已煎好了藥，你老人家可以喝藥了。」陸太太抬頭向阿菊一望，果然是一個美貌溫文的好姑娘，她喜歡得病兒也好了大半，拉了阿菊的纖手，問長問短的問了一回，並且安慰她從今以後，好好兒住在這裏，給自己作伴。只要她不怕吃苦，自己也決不會討厭她的。菊英從小就沒有娘親，今日得了一個這麼慈愛的老年人像母親一般的疼愛自己，因此也由不得破涕爲笑了。從此以後，阿菊就住在陸士文家中了。不多幾天，

陸太太病體也好了。見菊英和士文兩小無猜的樣子，心中也早有了意思。遂向菊英提親，要她作爲媳婦。阿菊見士文年輕俊美，而且溫文幽雅，彬彬有禮，的確是一個好丈夫，一顆芳心，那有不喜歡的道理？當下含羞答應，於是在一個月圓的夜裏，兩人便結了百年好合。夫婦兩人克勤克儉的過着生活，倒也清苦之中自有甜蜜的樂趣。光陰匆匆，不覺過了十年，陸太太業已騎鶴西歸。然而阿菊的肚裏却已養下了兩個孩子，一男一女，煞是可愛。說起來事有湊巧，白雲鶴別師下山，急急的回鄉前來報仇，這日天色昏黑，齊巧借宿在阿菊的家裏。當下姊弟兩人見面，自然是悲喜交集，冬述別後情形。不多一回，士文回家，彼此介紹之後，大家行禮招呼。當夜設筵款待，甚爲歡樂。晚上，士文便招待他到客房安睡。但雲鶴翻來覆去的怎麼能夠睡得着？想起父仇未報，遂猛可的跳起，偷偷地借了土遁到自己的家中來了。雖然是隔別了十年，但門路還十分熟悉，他一徑就到舊時爸爸的房中。只見裏面燈火尚明，聽有男女嘻笑之聲，輕輕的低語。雲鶴側耳細聽，是一個男子的聲音。說道：「表妹！十年前你是那麻的有勁，但十年後的今天，你還是那麼的有勁！真是令人可愛。」聽女子的語氣，啐了他一口。恨恨的說道：「可是十年後的你，就大不如前了，一點兒勇氣都沒有了。和我交鋒，屢戰屢北，那真叫人感到討厭哩！」那男的又說道：「好表妹！你嫌我老不中用嗎？但我四十還不到呢！今夜不管怎麼樣？我非和你痛痛快快的打一仗不可。」雲鶴聽了房中這些話，實在有些不解其意。於是把眼睛湊在紙窗縫裏，偷偷地張望進去。這一瞧，真是把個雲鶴看得兩頰發燒，不禁吐了一口唾沫。原來房內的床上，正有一男一女全身精赤的在肉搏廝殺。男的就是王克明，女的便是自己後母巧雲。一時怒不可遏，這就

破窗而入，仗劍殺奔床前。大喝道：「你們這一對不知廉恥的狗男女，還認得小爺是什麼人嗎？」克明和巧雲正在尋歡作樂，忽然窗外跳入一個少年來，手執寶劍，惡狠狠的喝問。一時又羞又怕，兩人連忙分開身子，跪在床上，叩頭求饒。說好漢爺要什麼拿什麼，但是萬勿傷害性命要緊。巧雲還要穿上衣袴，但被雲鶴把劍一揚，不許他們動一動。喝道：「我問你們可認識小爺？爲什麼不回答呀？」巧雲和克明向雲鶴呆呆地望了一回，大家却再也想不起來了。遂搖搖頭兒，說委實不認識，千萬饒了狗命才好。雲鶴把劍一揚，只見劍光起處，巧雲狂叫一聲啊呀！身子便仰天跌倒。原來巧雲一個乳頭，被他割了下來。跪在旁邊的克明，嚇得瑟瑟的發抖。但雲鶴的劍光又繞到克明頭上，頓時他的耳朵掉了下來。鮮血像水一般的，直流到臉上。克明痛得跪不住，一個跟斗從床上翻到地板下來。但雲鶴却還要逼他們兩人仍舊直挺挺的跪在地上，不許聲張。克明胆子較大，急出一句話來問道：「我們和小爺無怨無仇，爲什麼你苦苦的要相害我們呢？」雲鶴這才冷笑了一聲，喝道：「你們這兩個狼心狗肺的畜生！你們還記得十年前白寅生被你們害死的事嗎？小爺老實的告訴你，就是白寅生的兒子白雲鶴，今日特地爲父來報仇的。前因後果，我已與你們說了明白，也好叫你們死而無怨。」說到這裏，揮劍向他們腹部直刺，只聽他們大叫了一聲啊呀！頓時之間，兩人的肚腸也拖出到外面來了。雲鶴既已報了大仇，遂把家中細軟物件，整理了一個包袱，匆匆來到士文的家裏，依舊好好的安睡。一宵無話，到了次日，士文見雲鶴還未起身，遂匆匆來敲房門，說時已不早，舅兄可以起來用早點了。雲鶴聽了，方才含笑起身，阿菊端上面水，給他們漱洗完畢，大家共吃早餐。雲鶴向阿菊笑道：「姊

姊！昨夜我已經去報了父親大仇，把這一對奸夫淫婦，都已剖腹而死，並且我整理了許多貴重東西，放在房中，我預備送給姊姊的。」阿菊和士文聽了這話，都目定口呆的驚奇十分。齊聲說道：「什麼？昨夜你不是好好兒的睡在我家嗎？你並沒有出過門呀！怎麼已報了血海大仇呢？」雲鶴笑道：「弟弟已學了一身高強的本領，可以來去無踪，姊姊和姊丈那裏能知道呢？」阿菊道：「既然父親大仇已報，那麼弟弟也可以成家立業，替祖宗增光。所有貴重的東西，姊姊不要，還是弟弟留着自己用吧！」雲鶴笑道：「成家兩字，我早哩！這次弟弟下山來，第一是報父仇，第二是去探望義父母的，所以小弟此刻就要告別了。」士文忙道：「舅兄！你何必如此急急匆匆呢？就在舍間多玩幾天走吧！」雲鶴因為情意難却，只好又住了兩天，方才匆匆的別去。先到義父母范老老范媽媽那裏去探望，不料兩老已經死了三年，雲鶴非常難過，遂由一個姓王的寡婦，領導他到義父母墓前去哭祭了一番。這個王姓寡婦本是范媽媽的鄰居，年紀還只二十幾歲，生得風流美貌，而且家中並無什麼親人。所以見了雲鶴這個唇紅齒白的少年，便殷殷招待，百般勾引。雲鶴想起克明和巧雲赤條條在床上作樂尋歡的情形，一時便情慾衝動，終於被色所迷，和王寡婦發生肉體關係。如此過了半月，雲鶴有事出外，數月未回。王寡婦風流成性，於是另姘他人，把雲鶴置之腦後。萬不料沒有幾天，雲鶴却又回來了。當下知道王寡婦另愛別人，不由心中大怒，彼此一言不合，雲鶴就動了殺機，把王寡婦一劍殺死。從此以後，他便流浪江湖，漸入邪路。把祖師的教訓，忘記得一乾二淨了。這天來到趙家村，在今虎家門口遇見阿芸，見阿芸雖已花信年華，但風流之情，溢於眉宇之間。當時就動了邪念，等不到黃昏時候，就借土遁偷入趙家。其時今虎

並沒在家，阿芸坐在房中，正感十分寂寞。雲鶴仗劍入房，強行非禮。阿芸一則怕死，一則生性淫賤，於是樂而結交。兩人正在巫山雲雨，掀風作浪的時候，萬不料却被窗外的羊萬里所窺見。一時方知師父所以憤怒的緣故，原來是師兄已經墮入歧途，在幹着不正當的行爲了。想起師父吩咐，要提師兄首級回山見師尊的話，一時好生爲難。不知萬里是否把雲鶴殺死？且待下回分解。

第十一回 臨舊地行雲俠格殺淫魔 趕夜路張老實戲弄惡鬼

萬里見師兄果然入了歧路，竟然幹出這樣無恥的勾當來，一時真感到無限的心痛。意欲遵師命吐劍光把他殺死，但到底有些兒不忍心。因爲想起當初在山上，弟兄兩人聚首十年，情好至篤，今日儼然下此毒手，叫我良心上總覺得萬分的不安。那麼這道……到底怎麼樣來解決這件事情呢？想到這裏，自不免愕住了一回，心中又暗想道，一個年輕的人，錯處總是免不了的。假使他能夠改過自新的話，自然還可以重做好人，那我何不向他忠告一下呢！萬里到底是個有情有義的人兒，他在這樣思忖之下，便向房內高聲的叫道：「雲鶴！雲鶴！你是一個受過師訓的劍俠，今天怎麼會糊糊塗塗的幹出這等事情來，難道你十年苦功，要自毀於一朝嗎？聰明之人，懸崖勒馬，回頭是岸。要不然，悔之晚矣！」雲鶴和阿芸正在你貪我愛的時候，突然聽到空中有這幾句話兒向自己警告，一時吃驚不小。暗想，這莫非是祖師爺在警告自己嗎？那……那可不得了。想到這裏，臉兒失色，那裏還有心思貪娛歡樂？立刻推開阿芸，披衣起身，借土遁而逃了。萬里見了，暗暗歡喜，慶幸自己計劃成功，說不定師兄會改過惡習而重做好人的。這時阿芸還

弄得莫明其妙，躺在床上一個人自怨自恨的說道：「這……是怎麼的一回事？老娘正在開心頭上，這小子忽然又匆匆的逃跑了，那不是故意在吊老娘的胃口嗎？」萬里在窗外聽她這樣說，心頭真是十分痛憤，罵聲淫婦，好不知恥，於是破窗而入。喝道：「你這不要臉的女人！你……這樣好淫，豈不丟盡了你們女人的臉兒了嗎？」阿芸見了萬里，糊塗糊塗的還道就是雲鶴。這就笑道：「啊呀！你這個人也太有趣了，剛才強姦我是你，此刻來教訓我又是你，你這是什麼意思？不是跟我大開玩笑了嗎？我的好寶貝！你真有勁兒！我實在太喜歡你了，我們快些兒繼續的工作下去吧！」阿芸一面淫聲浪氣的說，一面把赤條條的身子已向萬里撲抱過來。萬里在這個情形之下，真是憤怒得再也忍耐不住了。遂飛起一脚，喝聲混賬！只聽阿芸啞啞一聲，身體早已仰天跌倒，痛得幾乎哭出聲音來了。萬里趕上一步，把她身子一腳踏住。問道：「你這女人姓什麼叫什麼？你的丈夫是誰？爲何淫得這個樣子？快快從實招來，否則，你休想活命。」萬里說到這裏，把劍兒一揚，裝做要殺的神氣。阿芸方才急得臉無人色，雙手合十，向他拜個不停。苦苦哀求道：「小爺饒命，小爺饒命，賤人名叫阿芸，丈夫名叫趙今虎，他是這裏村中有名的人物。你千萬看在我丈夫的面上，就饒了我吧！」阿芸這兩句話不說倒也罷了，但聽到萬里的耳朵裏，他無名火星會向頭頂直冒上來。咬牙切齒的罵道：「原來當年害死林春花就是你這可惡的淫婦嗎？本老爺還抱好生之德，可以饒你一命，今日既然知道你就是阿芸了頭，很好，小爺便替娘親報仇了。」萬里一面說，一面手起劍落，只聽咻的一聲，阿芸的頭兒，早已離開身子滾了開去。就在這時，忽見一個小丫頭端了一碗點心進來，萬里把劍按在她的肩胛上，喝道：「不許聲張，小爺

問你一個訊兒。」那小丫頭嚇得混身亂抖，臉色灰死的幾乎魂靈也沒有了。萬里又道：「你們老爺在那裏？」小丫頭口吃着回答道：「大老爺和二老爺都在書房裏，好……：漢大人！饒……：命。」萬里聽了，把劍收起。喝道：「你給我在這兒房中待着，不許走開，你要走一走，你的性命就沒有了。」小丫頭流淚答應，還跪在地上，叩頭不已。萬里於是匆匆走到書房來，站在門口，聽裏面今虎和他弟弟得彪在互相談話，語氣是相當的緊張。只聽今虎問道：「弟弟！你這個消息到底可確實嗎？」得彪道：「這是我親眼目睹的事情，其實也算不了是耳聞的消息呀！哥哥！像李龍這麼本領高強的人兒尚且被人害死在小酒店裏，這……：真叫人有些寒心呀！」今虎又道：「你剛才不是說，李龍屍體上還留了一張小紙條嗎？上面寫的是什麼呢？」萬里聽到這裏，也不待得彪回答，就仗劍奔入房中。冷笑喝道：「趙今虎！你不用問了，殺李龍惡賊就是小爺羊萬里。你這無義的狗賊，你還認識羊大成的兒子羊萬里嗎？」今虎和得彪突然聽到了這幾句話，而且又見到室外奔進這麼一個殺氣滿面的少年來。各人都大吃了一驚，猛可想到十年前的事情，知道冤家到了，於是立刻退到壁旁，兩人同時取下寶劍。喝道：「你是萬里小子嗎？當初我辛辛苦苦撫養你，你不思報答大恩，還敢前來行兇嗎？」萬里聽了，不禁哈哈大笑。說道：「你們這一對狼狽為奸的惡賊，你們害了我父親，又害了我母親，還把我活活的打死，又把我妹妹硬生生的賣掉。我一家人若不是吉人天相，豈不是都被你們害死得不明不白了嗎？但善惡總有果報，十年後的今日，也就是你們報應的時候到了。」今虎和得彪聽到這裏，覺得先落手為強，後下手遭殃，他們各自丟了一個眼色，弟兄倆人，雙劍齊下。萬里要給他們知道一點厲害，遂用足內功把

氣光運到全身。只聽叮噹一聲，今虎得彪的寶劍，落在萬里的頭頂上，好像是斫在鋼鐵上一樣。只見火星亂迸，震得弟兄兩人虎口作痛，這一吃驚，真是非同小可。知道不是對手，遂奪門而逃。但萬里早已攔在門口，哈哈大笑道：「你們這兩個狗東西，縱然身長翅膀，也飛不出我的手掌之中了。」得彪沒有辦法，第二劍又劈了過來，萬里把手中青風劍輕輕一格，只聽哧的一聲，得彪手中只剩了一個劍柄了。一時嚇得汗流如雨，只好跪下叩頭。萬里把口一張，只見一道白光飛出，得彪的人頭早已滾下地來。今虎到此，已經木然無知跪在地上，連連叫着小爺饒命。萬里伸手一指，今虎早已呆呆地像泥塑木雕似的知覺毫無了。萬里把他負在背上，借土遁之法，直向玉佛庵裏走來。大叫母親快來，仇人已經拿到，請母親發落。林春花聞聲而出，一見萬里把今虎果然拿到，心中不知是悲是喜？忍不住淚下如雨。萬里奇怪道：「娘親！孩兒已把仇人捉來，爲何反而傷心？」春花嘆道：「爲娘見了這個惡賊，想起當年被害情形，故而痛傷。」萬里道：「母親！不過今日可報大仇，我們也不必難過了。」一面說，一面把跪在地上的今虎用腳踢醒。然後把他綁在木柱之旁，取過皮鞭，交給春花。說道：「娘親！你可以報仇了。」春花道：「我乃出家之人，不願再作惡打人。我兒可代娘痛毆之，以報你父血海大仇！」萬里點頭稱是，拉起皮鞭，在今虎滿頭滿身的抽打起來。打得今虎像殺豬似的大叫，但叫不了幾聲，人兒早已昏絕過去。萬里偏偏把他弄醒，然後再打。這樣打了五次，昏絕五次，今虎的全身已變成一個血人模樣。春花見了，頗覺慘不忍睹，遂吩咐萬里停止毆打。這時今虎有氣無力的說道：「萬里！你……你……還是給我快些兒死吧！你不要叫我再在活地獄裏受苦了。」萬里冷笑道：「今虎！你不要

怪我心狠，要知道我今日的舉動，正是學你當初對付我一樣的殘酷，所以你也不必恨我，我現在問你，你今日受苦，可有冤枉嗎？」今虎冷笑道：「死則死耳！何必多問？我只恨自己當初沒有痛痛快快的殺了你，所以今日才遭到你這麼狠毒辣手。今日不能報復，來生必定向你復仇！」萬里笑道：「你這惡賊，可謂至死不悟，倒要看看你的心肝，不知是怎麼樣的生法？」萬里說罷，把劍向他腹部劃去，只見劍光起處，今虎的肚腸便向外直流出來了。春花在一旁瞧着，暗暗唸了兩聲佛。她不忍再看，遂自管回到禪房裏去了。這兒萬里把今虎屍首拋諸於荒山，然後又回到母親的禪房，見娘親在流淚傷心，於是低低的安慰了一番。不多一回天已入夜，母子兩人，遂也各自安息。匆匆過了幾天，萬里向春花說道：「母親！孩兒要走了。」春花依依不捨的問道：「孩子！你要上那兒去呢？」萬里道：「孩兒天涯海角，到處爲家。將來有機會，一定還會來探望母親的。」春花道：「你在外面，一切千萬小心，免得爲娘掛念。好在我兒已有一身高強武藝，諒來也不會被人家欺侮了。不過爲娘尚有一事叮囑，你自己切勿仗了本領，去隨便作惡多端，這個你要牢記心頭的。」萬里點頭答應，母子兩人，遂灑淚而別。萬里飄流在江湖之上，第一件目的，是要探聽師兄的行動，有沒有歸入正路？第二件目的，當然是做些鋤強扶弱的行爲，替社會維護一點正義。這天來到開封地界，天已入夜，因爲錯過了宿店，所以索性連夜趕路，踏着皎潔的月色，望着四周的景物，倒也十分的好玩。忽然見前面有一個年輕的女子，生得嬌豔欲絕，姍姍而行。這時差不多已近三更天氣，萬里心中很是奇怪，這樣深更半夜，如何還有單身女子在路上行走呢？仔細想來，不是鬼，便是妖，決非人類。萬里心中這麼的想，見那女子還不時地回過

頭來，望着萬里微微的一笑，這笑意是有說不出的美麗可愛。假使稍愛女色的人看起來，一定要失魂落魄，早已心醉神迷起來。但萬里却更加可疑，覺得這個女子一定不是人類，她想迷戀無知少年，來增強她的魔力。因此心中十分憤怒，意欲吐劍光把她殺死。但是還沒有肯定她是個妖精，所以一時不敢魯莽。就在這時候，忽然有個鄉下老頭的模樣人兒，他手裏拿了一根旱煙管，那烟斗是白銅製的，在月光之下，映得雪一般的仗亮。他從樹蓬竄出來，走到那女子的身旁，拍拍她的肩膀。笑嘻嘻的問道：「喂！你這小姑娘！深更半夜的上那兒去啊？一個人在冷清清的路上行走，不怕遇到鬼怪來捉弄你嗎？」萬里在後面見了這個情形，心中暗暗的好笑。這老頭兒真也有趣，他還想吃鬼的豆腐，這不是自尋死路嗎？我倒要看看他們這一幕趣劇了。一面想，一面見那個女子對他顯出可憎的樣子，白了他一眼。冷冷的說道：「我倒不怕鬼怪來捉弄我，我就是怕你們這種好色之徒來調戲我。」那老頭兒說道：「啊呀！你這位姑娘不要冤枉好人哪！我向你這麼的探問，我完全是一片好意，我這麼老的年紀了，我如何還會來調戲你們小姑娘嗎？」那女子道：「這樣說來，我倒還要謝謝你了，不過，你管你，我管我，請你還是別管閒事吧！」那老頭兒說道：「那可不行呀！小姑娘深更半夜在外面行走，其中一定有道理的，不是和爹娘吵了嘴，就是和公婆多了意見，昏昏沉沉的說不定會起了厭世之念，所以我怕你也會尋死，心中有些放不下。正經的，你家住在什麼地方？我可以送你回去。」萬里聽了這話，覺得那老頭兒倒是個熱心的好人，但可惜的，他的熱心反被熱心害了。這時那女子更顯出不耐煩的態度，惡聲說道：「你這人嚕嚕嚕的實在太討厭了，我不要你來發什麼慈悲之心，去，去，你快給我走開一點

吧！」那老頭兒却笑嘻嘻的說道：「我看你的人兒倒是幽幽靜靜，像個溫情的淑女，但開口來，簡直是個罵街的潑婦，真是叫人看不入眼。」那女子聽了此話，不覺變了臉色，很癡惡的樣子。喝道：「什麼？你罵我嗎？」那老頭兒依然笑嘻嘻的說道：「我罵你做什麼。我是說，你對人說話應該和氣一點兒，別這麼兇惡的樣子，叫人看了不好過。」那女子冷笑道：「你以為我這麼對待你算爲兇惡了嗎？可是你還沒有見到我更可怕的臉兒，這才真叫你膽子都會嚇碎呢！」那老頭兒笑道：「真的嗎？」那女子正色道：「當然真的，誰還會和你開玩笑不成？」那老頭兒搖腦袋，吸了一口旱烟，很疑惑的說道：「可是你這話，我却一點兒也不相信。」那女子道：「你不相信，我要不要變換一副樣子給你看看？」那老頭兒笑道：「你現在已經生得這樣美麗了：假使再變換的話，我相信你一定長得更漂亮了。好吧！好吧！你就快些變起來。」那女子見他真的一點也不害怕，遂說聲看着，話還未完，立刻把她嬌小玲瓏的身子變成紅眼睛綠頭髮，鐵青的臉，血盆似的嘴，而且還有一條挺長的舌頭，拖在嘴外足有一尺多長。萬里看到這裏，心中也別別的一跳，暗想，果然是一個厲鬼，這老頭兒不被害死，一定也要嚇得個半死。但理想往往與事實相反，那老頭兒不但並無一點怕懼，而且還哈哈地大笑起來。這不但使萬里感到奇怪，就是那個女鬼也弄得驚駭起來。便大聲的喝道：「什麼？你還笑？你難道不怕嗎？」那老頭兒笑道：「怕什麼呀？我覺得你現在這副臉兒，比剛才更漂亮更美麗得多了。因爲你現在這副臉兒可說是本來面目，並沒有一點虛偽的掩飾。世界上的人，和你一樣，大都喜歡藏了本來面目，儘拿假面具來欺騙人，假使個個人肯像你這麼拿出本來面目待人，這就好得多了。」萬里聽他說得有意

思，不免暗暗的點頭。這時那惡鬼又說道：「我沒有這麼空閒工夫和你多嚙嚙，你再不走開，莫怪我對你不客氣了。」那老頭兒說道：「讓我再問你兩句話？你還有什麼技能再變換什麼臉兒嗎？」那惡鬼道：「我現在是變得最最可怕了，沒有什麼可變了。」那老頭兒笑道：「這麼說來，你差得遠了，不及我們人類的臉兒多，一般世人的臉兒，何止兩副面目？見了富人拍馬屁，見了窮人彈眼睛。遇到上司賠笑臉，低頭服小。對待下屬，則又挺胸凸肚，神氣活現。所以你這一變兩變，真不算什麼稀奇。我要不要也變副臉兒給你看看？那才叫你嚇得胆寒心碎呢！」萬里聽到這裏，不免暗暗的奇怪。難道這個老頭兒也是鬼怪嗎？假使是人的話，決沒有這大的胆量。否則，一定也是個劍俠，他故意的在戲弄鬼了。正在暗想，聽那女鬼說道：「我不信你也會變換臉兒，我倒要看看你了。」那老頭兒笑道：「你看著，別動！別動！」說時遲，那時快，老頭兒趁其不防備，就把旱烟斗舉起，向那女鬼兜腦門直擊了下去。只聽女鬼淒厲的慘叫了一聲，早已倒在地上化成一堆清水了。那老頭兒見了，哈哈大笑道：「鬼啊！鬼啊！你的魔力雖大，但到底還及不上人的狡猾啊！」萬里想不到那老頭兒還有這一下子功夫，一時暗暗敬服。遂趕上兩步，含笑叫道：「老伯伯！你真有胆量，叫小子十分佩服。」那老頭兒回頭一見了萬里，便也笑道：「小孩子！你要沒有了我，恐怕你要被這個女鬼迷死了。」萬里聽他這樣說，覺得未免有些倚老賣老了。但也不去計較，向他請教了姓名，方知是這裏附近村子裏業木匠的，姓張名老實，今年六十多歲，平日酷嗜杯中物，時常喝得深夜而歸。當下萬里低低問道：「張老伯伯！你怎麼知道那女人是個鬼呢？」張老實說道：「我見她走路脚不着地，身輕如燕，飄飄然的樣子。况且對你

眉目傳情，分明是鬼迷人。所以就仗了幾分酒氣，和鬼玩個把戲。此刻想起來，真叫人有些寒斯斯。我還沒有請教小弟弟貴姓大名？怎麼一個人在這深更半夜的荒郊之中行走呢？你的膽量可也不小啊！」萬里聽了，方才知道他無非是醉後的行爲，一時倒也可笑。遂說道：「在下姓羊名萬里，一向飄泊江湖，算不了什麼希奇。」張老實道：「你小小年紀，居然已在走江湖了，那麼你憑什麼技能換飯吃呢？」萬里笑道：「我的技能多了，會鋤強扶弱，會捉鬼降妖，會救人急難，會……真是派也派不盡，總而言之，我什麼都會。」張老實似有不信之意，笑道：「你會捉鬼降妖嗎？那麼剛才的那個女鬼，你幹麼不先把她捉住了呢？」萬里道：「我因爲見你已經在跟她搭訕了，不知你有什麼噱頭？所以我在後面，姑且看一回。」張老實譏笑地說道：「這是你馬後炮的風涼話，小弟弟！我勸你不要說了吧！」正在這時，忽然前面奔來三四個大漢，手執亮閃閃的刀兒，攔住了去路。喝道：「你們一老一小，快快留下身邊銀包，要不然，休想活命。」張老實一見半路遇到強徒，心頭這一吃驚，把剛才的酒醉也會醒了大半。因此跪在地上，連喊饒命，你道這是爲什麼？原來張老實在東家那兒正領取了工資回家，恐怕把身邊錢財被強徒劫去，因此他急得全身發抖，害怕得比剛才遇見了鬼更厲害十倍。萬里見了，連忙伸手在張老實肩胛上一提。說也奇怪，張老實立刻身不由主的立了起來。萬里笑道：「老伯伯！你剛才遇見了鬼也不怕，怎麼此刻見了這三個毛賊就害怕得這一分兒模樣了呢？」張老實口吃着說道：「小弟弟！你有所不知，鬼雖然可怕，但他不會要我銀子。這三個……強盜，不！三個大王，他們要我們銀子。這不是比鬼更要兇惡得多了嗎？」那三個大漢聽他們這樣說，便揚了揚手中的刀兒。喝道：

「不許嚕哩嚕嚕，你們不識相，敢是要我們自己動手嗎？」萬里走上兩步，笑道：「你們不用動手，要多少銀子，我可以佈施給你們。只不過你們以後要改過做人，不能作此不法的行爲，否則，你們死路就在眼前了。」三個強徒聽了這話，不免氣得怪叫如雷，一個個的要舉刀向萬里直劈。萬里笑道：「我是好意，你們還要動怒，這就太不識時務了。我站在這裏不動，你們就殺了我罷！」三個強徒聽了，果然一齊動手，不問三七二十一，的舉刀往萬里頭上直劈。直劈得萬里頭頂上金星四射，而他們三個強徒的身子，却是一個跟斗的跌出了三四丈以外，幾乎爬不起來。萬里把手一招，就有一陣子風兒，把跌出去的三個強徒又吹了回來，跪在萬里面前，大家臉如灰死，叩頭不已的大叫小爺饒命。萬里笑道：「好好兒的勸告你們不聽，偏喜歡跪在我面前討饒，真是不識抬舉。」那張老實在旁邊瞧了，也驚駭得伸了舌兒縮不進去，方知萬里是一個俠客。他忍不住說道：「這叫做不到黃河心不死，到了黃河悔已遲。喂！你們這三個狗王八！還要銀子嗎？」三個強徒聽了，爬在地上，連說再也不敢了。萬里徐徐說道：「我知道你們不是生成就做強盜的，這是所謂人之初，性本善，大概爲了環境的逼迫，所以才挺而走險的是不是？」三個強徒聽了，又連說是的，實在因爲活不下去，所以才爲非作歹做強盜了。萬里打開包袱，點點頭道：「假使果然爲了飢寒的緣故，那我很同情你們。這裏有銀子十五兩，你們各人五兩，拿去做點小本經營，千萬不要再做強盜了。你們不要以爲我沒有在你們身旁，回頭你們又可以作惡，但我的劍光是算得出你們的行動，假使沒有改過自新，我的劍光會取你們首級。你們不信，可以試看。……」萬里說到這裏，把口一張，因爲時在黑夜，所以大家看得十分清楚，只見半天之中，有道

銀光，好像一條游龍似的飛舞不停，使人眼睛閃爍得睜不開來。當時三個強徒嚇得魂不附體，叩頭不已，連連稱是。並且千恩萬謝的向他叩問姓名，萬里道：「咱乃萬里行雲俠是也。」三人聽了，方才拜別而去，果然改過自新，而且到處贊頌萬里行雲俠的仁愛。如是，萬里行雲俠之威聲，名震四海了。這是後話，且表過不提。再說張老實待三個強徒走後，便向萬里致歉說道：「原來你是一位大俠，小老兒有眼不識，剛才多有冒瀆的地方，還希原諒才好。」萬里笑道：「我們不談過去，只講現實，不知者不罪，那沒有什麼關係，何必放在心上。」張老實說道：「舍間就在前面不遠，敢請大俠前去小憩一宵如何？」萬里點頭道：「如此甚好，我們開步就走。」於是張老實前面帶路，兩人來到一間茅屋門口。張老實舉手敲門，不多一回，裏面有一姑娘，手持燭火而出。見了張老實，略有嗔意說道：「爺爺！你常常深夜來歸，有一日路遇強徒，豈非悔之莫及？」張老實呵呵笑道：「可不是？今夜果遇強徒於途，若非這位大俠相救，我懷內所得工資，恐怕被劫一空矣！」一面說，一面入內，一面又給他們介紹。萬里方知這位姑娘名叫蘭貞，是老實的孫女兒。原來這間茅屋裏面，只有他們祖孫兩人居住。萬里見陳設破舊不堪，知道也是貧苦之家，於是把包袱內尚有紋銀十兩相贈。老實驚喜萬分，再三稱謝。因時已不早，遂陪萬里至一臥室安息。只見蘭貞另抱一床被兒前來，秋波脈脈含情。微笑道：「鄉村人家，沒有好被褥給公子蓋臥，這一床被兒稍較清潔，還希公子勿嫌簡慢是幸。」萬里忙道：「何必客氣。」張老實笑道：「阿蘭！你這一床被兒拿了來，你自己怎麼呢？」蘭貞被祖父一說穿，不禁嬌羞欲絕，遂一轉身兒，逃到房外去了。萬里方知這床被兒是蘭貞自己所蓋，意欲退還他們，但張老實笑呵呵的也已

道了晚安，作別退出房去。這裏萬里睡在床上，熄了燭火，把被偶然矇在鼻子上，似有一陣細細幽香；一時心中不免蕩漾了一下。正在這個時候，忽然聽得啾啾一聲響亮，萬里用夜光眼望去。見壁上剛才自己掛着的青風劍，已經出匣數寸。心知有異，遂即匆匆起身，提了寶劍，推窗向外而望。只見一個黑影子，身負一物，向前飛竄而奔。萬里遂躍身上屋，兩脚一蹬，便也飛向半空，追蹤而去。不知這個黑影到底是誰？且待下回分解。

第十二回 故態復萌一張迷魂帕 舊情難滅兩行辛酸淚

白雲鶴和阿芸正在雲雨不停的時候，忽聽空中人語，向自己說了許多警誡的話，一時心中大爲吃驚，便穿上衣袴，借土遁而逃了。從此以後，他也不敢再行荒唐，而且還做了幾件有益於世道的事情，他想這樣子或許可以將功贖罪。這日來到一座荒山之下，時已日暮，斜陽西沈，暮靄四佈，雲鶴抬頭見前面有叢松林，陰森森地形勢險惡，一時暗想，這裏恐怕是盜匪出沒之區，自己倒不得不有所準備。正在想時，忽然一棒鐸聲，擁出四五個嘍囉，爲首一個大漢，生得豹頭環眼，熊腰虎背，手執兩個鐵鎚，足有酒甕那麼的大。他大喝了一聲，說道：「前面的那個小子，快快留下賣路錢來，否則，休想過去！」雲鶴聽了，忍不住哈哈地大笑起來。說道：「此是官路，又不是你私人開闢之路，你怎麼說出賣路錢來？豈不被天下英雄所笑嗎？」那大漢怒道：「我沒有工夫和你說什麼道理兩字，只要你有本領走過去，你儘管走。要不然，嘿嘿！莫怪我鐵鎚無情了。」一面說，一面舞動雙鎚，就向雲鶴殺奔過來。雲鶴那裏放在心上？讓過他兩鎚子，方才

拔出寶劍，和他抵抗，兩人一來一往，足足殺了三百個回合。雲鶴心中暗想，這大漢的蠻力和鎗法都很不錯，自己和他不能力敵，只有智取。於是故作不支之狀，仰天跌了一交。那大漢見了，不禁大喜，手舉雙鎗，向雲鶴頭頂上直擊了下來。說時遲，那時快，雲鶴一個鷄子翻身，早已躍起，落在那大漢的背後。就是這麼的一劍向他背後刺來，那大漢只覺有股涼氣直逼，叫聲不好，早已跌在地上，鮮血滿身，嗚呼哀哉了。衆嘍囉一見大王被殺，便都紛紛逃奔山上去了。雲鶴暗想，這些小盜，留在世上，也是社會一害，我得設法向他們勸規，使他們由盜匪可以做個安分的良民。想定主意，遂也飛奔上山。不料來到半山之時，忽然見上面寨門裏面殺出一個年輕的女子來，大叫那裏來的野小子？敢殺死我的丈夫嗎？雲鶴聽說，知道她是盜婆，這就更不打話，舉劍相迎。兩人廝殺了一回，雲鶴見她劍法純熟，想來也是個名師之徒，一時不敢放鬆，步步逼緊。那盜婆被雲鶴殺得嬌喘吁吁，只有招架之勢，並無還架之力。一步一步的向後而退，直退到寨門裏面，忽然仰天跌倒。雲鶴不知是計，趕步上前，正欲一劍劈下。那盜婆忽然取出一方紅紅的手帕，向他揚了一揚。說也奇怪，雲鶴聞到一陣細香，頓時頭暈目眩，身無氣力，立刻倒了下來。衆小盜一聞上前，早把雲鶴結結實實的細綁起來。那盜婆遂吩咐把雲鶴押到裏面去了。等雲鶴糊糊塗塗醒過來的時候，只見自己的身子已在一間很富麗的臥房內了。這好像是一間女人的閨房，床上大紅繡花的綢被，兼之鶯鶯戲水的枕兒，一切都顯出神祕的氣味。因為自己被綁在椅子之上，所以一時却掙扎不脫。就在這時候，見那盜婆打扮得十分妖豔而出，她的衣服非常單薄。隱隱地可以見到她裏面雪白的酥胸，並那高高的乳峯。她見了雲鶴之後，故作嬌怒之狀，把劍在

桌上一擊。冷笑問道：「你這小子！叫什麼名字？爲何無怨無仇的要殺死我的丈夫呀？」雲鶴也冷笑了一聲，却並不作答。那盜婆說道：「什麼？你是啞吧兒不成？爲何一言不發呀？」雲鶴方憤憤的說道：「你丈夫作惡爲盜，擾亂社會，打劫客商，今日被殺，理應該死。但你既然是他妻子，當然也是理該替他報仇，所以我既被你捉住，要殺就殺，要剮就剮，何必多問什麼呢？」那盜婆聽了，臉上顯出怨恨的樣子，沈吟了一回。說道：「我丈夫雖然該死，但你到底叫怎麼名字？令師何人？快快告訴我，我也許可以放你下山。」雲鶴聽了，告訴她也不妨事，我何必要瞞着她呢？遂說道：「我姓白名雲鶴，師父乃白眉老祖是也。」那盜婆聽了，故作回嗔而喜。遂含笑說道：「令師乃我之師伯，我姓花名月嬌，乃文廣尊人的徒兒，既然我們還是師兄妹自己人，那麼冤仇宜解不宜結，我就不記仇恨了。」雲鶴聽說，暗又想道：文廣尊人果然是我師父的師弟，一時倒暗暗歡喜。便忙問道：「那麼你真的不預備替丈夫報仇了嗎？」月嬌道：「我雖不替丈夫報仇，但是我要師兄賠還我一個丈夫，那麻我在花晨月下，也不至於淒涼呀！」雲鶴見她眉花眼笑，意殊風流，知道她已經有意於我了。但表面上却不明白地問道：「師妹！這可是一件難題目呀！你叫我到什麼地方去找尋一個妹夫來賠還你呢？」月嬌再也忍耐不住了，便一屁股坐到雲鶴的膝踝上去，一手勾住了雲鶴的頸項，粉臉兒偎到他的頰上。笑嘻嘻的說道：「師兄！假使你……嘻嘻！那我是心滿意足了，不知道你也嫌我生得醜惡嗎？」雲鶴被她這麼的一來，全身頓時起了異樣的變化，一顆心兒是跳躍得厲害，每一個細胞開始緊張起來。說道：「師妹！難道我做師兄的可以給你做丈夫嗎？」月嬌把嘴兒吻到他的唇上去，噙了一聲。笑道：「爲什麼不可以？」

只要你不討厭我，我心中實在太快樂了。死了一個做強盜的丈夫，得了一個少年英俊的師兄做爲終身伴侶，那我不是成爲一步登天了嗎？師兄！我們今日有緣，所以相會一處。常言道，揀日不如撞日，來，來，來，我們莫辜負了這一刻千金的良辰呀！」雲鶴見她一面說，一面還把手兒在自己胯間亂探亂摸。一時覺得這麼淫蕩的女子倒還沒有碰見過，心中一陣陶醉，他到底又被女色迷糊了心。這就急急的說道：「師妹！既然你很愛我，那麼你快快先鬆了我的綁呀！我的四肢都被你細綁得麻木起來了。」月嬌連連稱是，當下把他解了繩索。兩人攜手登床，同入羅帳，卿卿我我的恩愛起來。月嬌被他一陣子顛撞，一時撞得心花怒放。緊緊地摟着雲鶴脖子，噯噯噥噥的哼個不停。從此以後，雲鶴竟然在此山上落草爲盜了。一日雲鶴下山遊玩，月嬌在山脚下捉上兩個少年，都是上京趕考去的。因爲這兩個書生羞怯怯的好像女孩兒的模樣，所以引起了月嬌的可愛。她本來是個水性楊花的女子，當時就把兩個書生關在房中。向他們問道：「你們叫什麼名字？到那裏去的？快快從實告訴，或可免你們一死。否則，休想活命。」那個年長的唬得紅了兩頰，全身發抖。急急的說道：「我們是兄弟兩人，我叫常志成，他是我弟弟常志明，大家是赴考去的。請女英雄開恩，放我們下山，免得誤了考期。將來考中回鄉，一定不忘你的大恩。」月嬌笑道：「你們可知道經過此山，也得由我來考你們一考嗎？」志成不解其意，呆呆的問道：「女英雄！你要怎麼樣考法呢？」月嬌走上前去，右手挽了志成的脖子，左手挽了志明脖子。兄弟兩人原是手無縛雞之力，被她左右一挽，兩人就把身子偎到她的懷內。月嬌趁此把小嘴兒向左右噴噴地吻了兩下，笑聲格格的说道：「你們真是書獃子！我要考考你們兩個人是不是童子貨？」志

成方才明白，羞得兩頰發紅，不禁大怒起來。大喝道：「你這不要廉恥的賤人！胆敢戲弄小爺嗎？要知道士可殺而不可辱，你要侮辱我們兄弟兩人，這是萬萬不能！」月嬌聽了這話，一時也惱羞成怒，便把兩人狠狠一推。說也可憐，志成弟兄兩人早已仰天一跤，跌在地上爬不起來。月嬌拔劍在手，冷笑道：「你們這兩個不識抬舉的東西！老娘今日送你們到西方極樂世界去吧！」一面說，一面舉劍直劈。不料就在這時，窗外忽然飛進一枚金鏢，正中月嬌的手腕，這就呀了一聲，手中寶劍早已落下。說時遲，那時快，窗戶開處，跳入一個少年，仗劍直取月嬌胸部。月嬌卒不及防，便倒地受傷。定睛一看，不是別人，却是雲鶴，這就怒目切齒，痛恨萬分的喝問道：「好！好！你這負恩忘義之徒，今日胆敢傷害老娘之性命耶？」雲鶴冷笑道：「得新忘舊，視男子爲玩物，如此淫娃，留在世上，又有何用？倒不如一劍殺死，來得乾淨。」說到這裏，手起劍落，血花飛濺，月嬌早已一命嗚呼了。原來雲鶴回山，一聽月嬌捉了兩個男子，在房內審問。不由心中起疑，遂偷偷地前來窺探，果見月嬌不知廉恥的向兩個少年逼姦，因此大怒，就殺了月嬌，當下志成志明跪在地上，向雲鶴叩謝救命大恩，雲鶴遂放他們下山。一面招集衆小盜，告以大義，不該爲盜，應作良民。把山上的金銀，分給衆盜，叫他們安分守己，去經營商業，以度生活。衆小盜聽了，歡聲雷動。當下一棒大火，把山寨燒爲平地，大家匆匆分手而別，雲鶴流浪江湖，因爲受了性慾之衝動，所以酷嗜女色。這日來到閩封地界，偶然窺見了蘭貞的美貌，心中便動了邪念。到了深夜，就矇了黑面套子，前來搶劫蘭貞，齊巧被萬里發覺，當下追蹤趕去。只見那黑影子飛行甚速，看來不是尋常之輩。於是就口吐劍光，直飛過去。雲鶴見後面有人吐劍光追

來，遂也吐了一道劍光，抵住了萬里的劍光。一面飛身落下地來，把蘭貞身子放在樹林叢內。然後一心想的和萬里鬪劍，只見半空之中，兩道劍光，觸在一處，瑟瑟有聲，火星四射，各不相讓，十分厲害。論他們師兄弟的劍術，原不相上下。只因雲鶴性愛女色，元氣不及萬里，所以鬪了多特，略有不支之狀。心中暗暗想着，難道世界上還有比我劍術更強的人嗎？一時萬分痛恨，便把五毒梅花針放了出來，預備傷害萬里的性命。這五毒梅花針是像引綫一般的細小，人被刺中，立刻中毒而死，十分厲害。萬里見了，急得沒有辦法，只好把手中青風劍擲了過去。說也不信，梅花針遇了青風劍，好像遇了吸鐵石一般，一枚枚的都被吸收了。雲鶴心中這一吃驚，非同小可。就在這時，半空中的劍光，早已被萬里的劍光斫斷。雲鶴知事不妙，正欲遁身而逃。但青風劍像一陣風似的向雲鶴頭頂上急轉直下，雲鶴却失了知覺般的竟沒有了逃避的能力，因此中了青風劍倒下地來。萬里見敵人已經倒下，於是向前走了近來。忽聽有人叫道：「萬里！你……竟殺了我？」萬里聞語，大吃一驚，遂向倒在地上的兒望去，因為他套着面具，所以看不見他的真面目。這就急急問道：「你是誰？你是誰？」雲鶴有氣無力的答道：「我是雲鶴。」萬里聽了這話，不禁大叫了一聲啊呀！急忙把雲鶴抱起，揭去他的面套子。哭道：「原來是師兄嗎？想不到我竟殺了自己的師兄了！」雲鶴聽了，也流下淚來。說道：「師弟！這是我作惡多端，違背師訓，才有今日的下場，我做夢也想不到會死在師弟的手裏，那我做鬼也覺羞愧極了。」萬里揮淚不已，嘆道：「師兄！你的荒唐行爲，師父知之久矣！他老人家命我下山，前來取你首級，特地賜我青風劍一柄。我下山之後，在趙家村的時候，曾遇見師兄和一個淫娃同作不正當的行爲，那時

我不忍下此毒手，所以向師兄警告，希望你改過自新，那知師兄依然不悟，我行我素，因此鬧成今日的慘劇。師兄！我覺得太對不住你了，你無論怎麼的作惡，照理我是不該殺死你的。」雲鶴聽了，連連搖頭。說道：「不！不！你不要這樣說，今日爲兄之死，不是你殺我的，原是祖師爺殺我的，再明白的說一句，是我自己殺自己的。唉！我辜負了師父十年心血，我實在對不住師父了。師弟！那邊樹林裏尚有一個女子，原是爲兄見色劫之，請師弟代爲送還，不勝感激矣！」雲鶴說到這裏，眼中流淚，口裏吐血，閉目長逝了。萬里揮淚不已，傷心了一回。遂匆匆走到樹林裏面，見一個少女還昏迷地上，好像被悶香所薰暈的樣子。於是走到她的身旁，定眼一看，不由啊呀了一聲叫起來。原來這少女不是別人，正是張蘭貞姑娘。這就低低的把她喚醒，但蘭貞還軟綿無力，倒在萬里的懷內。當她睜眼望見萬里的時候，忽然薄怒嬌嗔的樣子，白了他一眼。冷冷的說道：「好呀！我只道你是一個正人君子，原來你是個好色之徒，你把我劫到此地，意欲何爲？」萬里聽了笑道：「姑娘爲何冤枉好人？我是特地趕來救你的，怎麼反而說我劫你到此呢？」蘭貞聽了這話，將信將疑。說道：「你不必花言巧語的欺騙我，我可不相信你這些謊話。」萬里道：「你若不信，可以同我前去看，那個搶劫你的人已經被我殺死在地上了。」蘭貞方才不敢再向他叱罵，遂站起身子，跟了萬里到雲鶴的身旁，果然見有一人死在地上。這就很不意思的紅了臉兒，向萬里盈盈跪倒。低低的說道：「多謝恩公相救，叫小女子感激不盡。剛才錯怪了恩公，還請你原諒才好。」萬里笑道：「不知者不罪，姑娘何必客氣？快快起來罷！」就在這個時候，忽然遠處飛來一團紅光。萬里定睛一看，却是一個尼姑裝束的女子，仔細一看，方知是師父

的師妹悟凡師太。這就跪下相見，口叫師叔到來，不知有何吩咐？悟凡師太笑道：「這個蘭貞姑娘與我有師徒之緣，故而特來帶她上山。」萬里向蘭貞笑道：「姑娘真是好造化，你還不快快的叩見師父嗎？」蘭貞原是聰明之人，當下即向悟凡師太跪下，小小心的拜了四拜。口叫師父在上！小徒蘭貞拜見。悟凡聽了，心中大喜，遂扶起蘭貞。一面向萬里說道：「日前我與令師相遇，談及你的婚姻大事，和蘭貞有緣。所以我今叮囑於你，不要再和別的女子結婚，蘭貞就是你的未婚妻。三年之後，你們夫妻自會團圓一處的。」萬里聽了，不敢違拗，只好唯唯應命。蘭貞却羞澀十分，紅了粉臉，偷眼向萬里脈脈含情的瞷，却又低頭不語。悟凡師太于是又叫蘭貞和萬里重新見了夫婦之禮，然後向蘭貞說聲隨師去吧！只見一道紅光，疾飛而去，連蘭貞也早已不見影子了。萬里拜送師叔後，他伏在雲鶴的身旁，忍不住又哭泣了一回。想起師兄既然被我殺死，那我應該回山去稟告師父，以便覆命。想定主意，遂負了雲鶴的屍身，連夜直趕向青松峯的清心觀而去了。萬里行雲俠說部到此告一結束，作為第一集，欲知詳情如何？請閱第二集，便知分曉。

[General Information]

书名=万里行云侠

作者=冯玉奇著

页数=112

SS号=13258303

DX号=

出版日期=民国38.01

出版社=文立书局